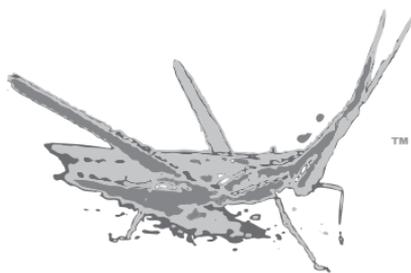






the 11s.  
THE ANTHUM  
A COLLECTION OF THE POETRY OF ZHANG XIU  
张羞  
诗集  
金刚不坏



坏 蛋 继 续 出 版

## 自 按

写《瀑布 5: 金刚不坏》是在去年秋天和冬天。那会儿，我已经从长居的北京移到武汉陪张临上学。地理和气候的变化是怎么影响写作的，会不会有影响，说到底不会。或者说，只要写法确定，怎么写都是类似的东西。这本诗集仍旧是对以往的重复。山重水复疑无路，什么路。我就在这里，并没有急着要去的地方。



目 录

第一部分 诗

第二部分 金剛不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以及标题

*www.plus2pounds.com*

第一部分 诗

云云

鸟在八月末飞去南方  
路过邯郸，它翻身飞落  
停在一枝银杏上。一枝路边  
用来休息、树叶闪着光亮  
的树木它是，在它  
(一枝邯郸银杏，但愿)  
还是一根树苗的时候：1986年，  
那2个脑子常年发昏的鸟人，老早  
已躺在那里谈天，涮火锅吃了。

## 把缰绳拉紧了，卢照邻

2018 年  
08 月 24 号  
夜（23:25 分）  
人安宁了些  
这个时候  
我来到窗前  
点燃一支吸着  
也喝些水  
不知道。  
想起一个  
随便什么人  
还要过 120 年  
才来到世上  
他感性  
衣袖空荡，在一匹（相对而言）  
偏瘦的健马上  
被一支超亮  
超级闪电  
分三次  
击中  
仍然没有  
投降和坠落马下  
（而为了一首诗的

效果)灯  
关着

### **装宽带**

在仔细抚摸一头猫的下午  
一个人脸色发黑，她忘了吃饭，同时  
也在忘掉不好的爱情（那是什么鸟爱情，  
她不愿再想起）窗外，运动  
还在进行，甚至达到冒进的地步  
猫，关着眼睛  
呼和吸均匀一致  
1986年，快要下雨了  
她丢下猫，抓起一把粮票  
走去食堂打些饭食

### **展开**

一个人打开窗  
朝那块空地看去  
空地空着，那两枝银杏  
没了。它们不在那里

一个人他知道  
空地上已经没有  
那两枝银杏，他知道  
有时，他走到窗前  
打开窗户，特地看过去  
同他知道的没出入  
他没看到它们（怎么可能呢）  
那两枝银杏（2009年  
~ 2018年，秋天）  
它们已经被人搬走  
大前天，还是在更早的一天  
他看着有人（利用  
一部蓝色卡车）  
搬走了它们，被运到  
一个随便什么地方  
不知道。它们现在不在  
在空地上，对吗  
对。也只能对  
一个人（想了一想）  
感觉这件事并没有重点  
那块空地（之前，它更空）  
少了两枝银杏树木  
它们是被人搬动移走的  
在大前天（不太确定）  
在一个下午，这不重要  
那里（空地上）

只是少了两枝树  
(一枝树和另一枝树之和)  
并不会对整个社会  
造成多大的伤害  
它们在别的(随便  
一个什么)地方, 经过  
土壤适应, 发展根系  
会继续在阳光  
照射下老去  
不是重点  
重点通常在那种  
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把那个扳手给我。”  
一个人 A 说。“我饿了。”  
另一个人 B 接过他的话说道  
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重点无法被展开(它不是  
像一枝枝条茂盛的树木)  
它重(感觉), 但不一定  
有重量(实际上), 它有时  
非常毛糙, 只在暗中停留  
一般来说它很少移动

艾米莉·  
狄金森

一个穿  
adidas  
短裤的女人  
上午写了  
一首诗  
(后面会提到，  
这件事并不会对  
下午发生的事  
造成影响)现在下午，  
约2点一刻，天空晴  
她躺在地板上  
在写下午的内容  
她的短裤还是  
那条短裤  
人，已经是  
下午的人  
中间多出了  
一点杂七杂八  
的记忆，以及  
吃饱了饭  
这没什么。  
不像一间  
淡季的

印厂  
她拥有超  
稳定的人格  
她就像巨浪里  
那个特别的  
浪花，那么舒展  
翘着二郎腿  
她的目光  
主要注射在  
脚上的袜子上  
她在写（一朵花卉，  
或许一块咸味的饼干）  
写在她脑子里  
可诗有什么写头  
对随便一件  
什么事  
上瘾  
她已经过了  
那种年纪  
她的两片乳房  
平摊在胸口  
她特别想  
跑着去苏联  
当尼姑，有时  
她想象自己  
挥舞着

两根海带  
一边掉眼泪水  
与过于纯洁  
的词汇在一起  
常常让她  
颓废不起

### 在李奈家做客

缺少作客的热情，坐姿单调  
对育儿、堵车、加工午餐之类没有耐心，在一个  
仿佛亲人、一劳永逸的朋友面前，大量谈吐  
自说自话，不需要过脑子。一首诗  
开头要是这么写，它基本就完了  
对诸多事和物没有热情，钓鱼（下周）  
是人迷恋那种安全，而又不确定的状态，由此  
我们是现代诗人（意思是，抵得上 10 个杜甫  
加屈原大夫之和），同时作为四肢无力的人，  
我们又显得工具化和太旧。冲泡  
一壶绿茶，以一个东方人浆糊般的脑子  
等待一个茶尖沉入壶底，这通常  
被客气地称为：虚度。我这样想着，我说  
用诗去处理一些细小的事。我没说完，忘了  
而一秒钟之前，我们还在谈论关于重复

这种技巧，以及语境、死亡、威廉斯什么的  
总之，没什么高兴的事。我扫了一眼手表：15:45  
我的长篇玄谈不需要底稿：蓝莓干、尼古丁  
在体内的半衰期是2个小时，这会儿不是举家  
移民蒙特利尔的好时候。诸如此类，我得  
走了，起身，嘴上絮絮叨叨的，满身叹着气。  
李奈几点放的幼儿园？我想起什么，问。  
5点半，你说，吃完晚餐后才回。那就这样  
我快速走去玄关，穿好鞋子，发一下呆，无论  
去哪儿，还是离开，动作一定得利索

## 诗

一个人在路上走着  
整条路上就他一个人  
一个从草丛里走出来的人  
追上他，握起拳头说道：  
卢照邻的邻居是吧，我支持你。  
我是支持你的，她说。  
这一个人望着这个从草堆里  
跑出来的人，没说话。  
只是笼统地望着  
“我需要支持吗，

不需要。”这一个人说  
说完，他才走进当时的秋天

### 法语

我现在星期六下午 3:15 分坐在  
一条法式长凳上，发发神经也喝些水，我是否  
低落。在东风乡石佛营路上，他们（晓晨、  
欢欢：这都二十一世纪的第 19 个年头了、李  
祯、小平、风和行星末日什么的）一个都还没来  
我在等。一头动物（鼻孔喷着烟）来到跟前，  
停着不动。问它属虎吗，它说不见得是  
我把打火机的火焰开关调到  
最大，点燃新的一支  
我们相互喷烟，它走开了  
每一个东西都不是除自己以外的别的东西

### 宝丽金

有一天太阳升起，天空还算晴朗，旧时代刚刚  
过去，新的暂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阿强大早  
上打来电话，说羞啊，我在荆州跟裴嫂开了一个

农家乐,欢迎随时莅临指导。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阿强他有点搞不清楚什么叫虚拟现实主义。书《叙述和抒情》)都写完了,他不应该跑到实际空间来搅乱。我说要得,要得,安顿好了,我就去看你们。

那我去果园破水啦,最近雨下的太密,树根都快腐烂了,唉,这真不是和尚过的日子呀,你说是不是羞,羞,你知道哪里能搞到转基因经济作物什么的吗,我这桃子产量不行,我跟你讲,羞,不瞒你说,我这里。阿强絮叨着。隔着话筒我都能感觉到,他的一只裤腿是高高卷起来的,跟关公刮骨疗毒时一模一样。

## 武汉是动物园(二)

早上晴,下过一阵雨,雨过  
天空更晴,湿热,08:45分,下楼  
去街上找吃的。走在动物园路上,1。  
一些人,东一个西一个,为了一口饭  
在街上移动,不会是其。看不出  
有其它任何目的。一些车什么的,街边  
一些乱七八糟树木,不认识。一路走  
一边写着诗,没有什么能吃的,一些垃圾  
菜肉包子,谁吃,想吐,各种面食、油炸物  
脏乎乎,在街的这边就能闻见那种怪味

路过一个小小菜市场，贩狗侠（卖宠物的）  
还没开门。一把锁，不知道谁丢在地上  
没有一点美好的事物组合，一条板凳，一个  
一脸油光的人，蹲地，对着板凳上的食物  
进食，而且说话还特大声。人有 2/3 是动物  
剩下的，在朝空气发射各式各样的脑电波  
1，拐个弯，去哪呢，拐弯后，没法立即  
再拐弯，空间不允许。弄瓶矿泉水喝  
从这条路笔直走，理论上，可以轻松穿过  
一个湖，稍后升空，一路走去月球  
以及更远，从而可以反过来俯视  
太阳系，这个悬空装置，1，纠缠态  
什么的谁知道，出汗。更加密集的人口  
因为旁边是一个更大的菜市场，一小点踮  
1 表示不满，2 当然一样。1 说，2 说  
不知道在说什么，特别大声，任何一点事  
都得遵循能量守恒。1 跑了，因为怕  
不是恐惧，1 在街上消失。1 也是  
由基本粒子组成，1 穿黄汗衫，本地年轻人  
从他的背影可得知，他在轻声歌唱：  
十六面王旗团结在这片土地上  
一个仁慈的上帝为之悲痛神伤的地方  
无助的人们被迫分离  
在纷飞的落叶下张开双臂  
命运的钟声被敲响  
我从阴影中走来，去向集市

## 故事二

改编自一个假设的故事（故事一）：  
讲述一个男孩在一个夏天遇见一个爱喝牛奶的  
女孩，多年后，成长为一头常见的奶牛。

## 抬头

望着华中地区这一朵空荡的乌云  
我浮夸、善，不坠青云之志

## 热点

还记得上一个社会热点  
是什么吗（忘了）。上上一个呢  
好像是大水。大水过后，再过两、三天  
就到了九月。九月基本为空，没什么事发生  
鸟单单停在路边不动，人（我能了解到的  
只是其中一个，出门寻找丈夫，寻了两、三天  
没寻见，回到家，看见（通常）房子也没了  
只有精瘦的丈夫一个人站在原地叹气，  
或数着没用的几张钞票纸。）

## 键盘

电扇风吹着整块键盘  
13:38 分，在一个书法没落的下午  
小心沿着 A 键指向的方位望去：  
不远处的归元寺我从没去过  
2、再远些大概便是晴川  
和鹦鹉洲（我一个外地人弄不灵清）  
3、更远就过了江，一个叫崔颢的男人  
遥遥远远站在江边的黄鹤楼顶  
念旧、喝水也看白云。

## 事到如今，它的结论是什么

当时，我看见 6 只鸽子  
（3 灰、1 白、2 花）  
停在路灯的灯罩上  
我是从六楼阳台  
往下看的  
光，四面八方  
照射在鸽子身上  
预报中下午的暴雨还没来

## 在地级市

地球上有 2 个人，同卵双胞胎  
有一天 A 出门，去了  
终南山，还是星际旅行什么的不知道  
A 消失。消失 20 多年后，一个雨天，A 回到家中  
兄弟 B 这时正在厨房焖饭，还有 4、5 分钟  
米饭才彻底熟。A 走过去，解下雨披  
正对着他兄弟说：兄弟，广义上，  
我现在比你年轻。B 瞟了一眼，装作没看见。

## 地板

1

根据我的经验，写完一个事  
通常需要 35 个字（这已经包括标点）。  
“你的光呢，带来了没有。”午觉，我听见  
一个声音，醒来，在一厘米开外  
见到他，知道他是神。

2

点燃一支后，我随手  
把最近只使用过 2 次的打火机  
搁在一个手摇式卷笔刀装铅笔屑的塑料  
半透明微型抽屉里（先前，拉出它）

不知道为什么。一定  
不是因为，有那么个瞬间，我刻意  
想起那个神经分裂的苏联尼姑，最近  
她又改嫁，跑去了淮安。

3

此刻 2018 年 8 月 30 号：  
下午、当地晴、听听歌  
白人摇滚叛逆流行说唱歌星 Eminem（1972 年  
10 月生）已经实岁 46 多了。只是  
这跟我，有什么半毛的关系呢，尽管此刻  
我的一只脚（左脚）穿着一只无敌  
彩虹条纹长袜，另一只没有

4

弟弟抬起鱼竿  
这一次又落了个空  
他张着嘴巴，对我投之以  
无限无法追踪、狡黠  
且灿烂有余的微笑  
在 1986 年，河边  
我都懒得再表扬他

5

短暂，但也是完好的分别  
当一只手握着一杯水，它们在一起  
放下后，手在不远的地方放着

### 独裁与马桶

想起还没彻底搞定，准独裁者  
依偎在马桶边缘哭了起来  
钓鱼去吧，他安慰自己，天气还不错

### 此刻

没什么特别  
我躺着，一只脚  
搁在一部风扇  
的摇头上  
因为某种阻力影响  
它卡住了，发出的声响  
类似在古代空踏一部  
掉链子的自行车  
此刻世上的其它情况  
只需要全部  
减去这个 1

## 自然

我以为它是一只喜鹊  
走过去看，看见它只是一把蔬菜  
但倒退回去，看着，还是以为  
它更像一只不动的喜鹊  
(这不是性格的问题  
中午，一个人停在跑道上  
缓慢蒸发(我们无法观察到，  
但知道)这只能是  
我自己的事。)

## 衬衫

向西班牙看去  
我的脑子在活动  
当我伸出手  
把烟灰抖落在窗外  
我的心跳在 60~  
70 之间，每分钟  
我的每一个女朋友  
衰老 8 岁，并不能  
被 3 除尽  
她们一起去

海滩 SPA 了  
其中 2 个走失  
余下的统一  
喂了鲸鱼  
在如此物理的下午  
我接到了通知

### *Select All*

有一天下午我站在阳台听歌。  
一片羽毛从空中坠落。它已经是  
这下午我看见的第二片羽毛。它是  
一片鸽毛我这样想。它不是对面  
阳台上正在喝水的女人的鸽子的羽毛。  
它是一片洁白的羽毛。它不是  
第一片羽毛，往后也不是。它是  
一片超级洁白的羽毛。它不是  
最超级的，不是，它在下坠。  
它在我眼前两米开外坠落，  
像一个阿拉伯酋长。它  
没有携带任何灵。它干燥  
但我无动于衷，这是一定的。  
听歌时，我通常用不着动脑子。  
跟它相比我有过比云还轻的朋友。

## 昙华林

昙华林是一条街，一条什么样的街它是早上，我来到昙华林，看见一条东西走向的街。街两边栽着银杏树，和其它我不怎么认识的南方植物。要是没什么事，我可以回去了。

我当然没事，在路口坐着。点燃一支吸着也喝些水。我是为了写一首诗（否则呢），来到这里。诗刚写到这里，9:29分，写下这句，九月，我起身，跟着一个女人走进昙华林。

这段街上没什么人。我跟着这个扁屁股楚国女人，没跟两步，还没跟熟，她便走进街旁边的湖北省中医院，消失。我在街边的凳子上坐下来，接上一支。昙华林，不管它是一条什么街，现在，是我，在这里。

把一篮烟雾送到树顶。

一个东非土著爬上一棵巨大、高耸的树木，准备用斧子凿开树干里的蜂巢取蜜。现在，他坐在那个可以瞭望整片丛林的树杈上稍息，等着下面的人把烟雾送上来。

一个带伞的女人从我身旁走过。我被她的香气干扰。抬头，看见她移动的小腿。接着是她弯曲、黑亮的手臂。一个高大的黑女人：光头、包臀裙、大金耳坠，躲着一把透明伞具，走在明亮、通透

的晁华林。

直觉上，她的在当地开代工厂的资本家父亲，正躺在时近傍晚的泳池里，听听调频广播，也望着不远处色彩缤纷交错的战火。

知道要排耗时的结账队伍，我还是下到附近泛悦汇广场的超市，买了一盒牛奶和一根巨长的茄子（你都快 40 了）。牛奶是炭烧味什么的，茄，走在街上基本没什么用处。它只是一根紫色蔬菜。

青、空荡（我就放心了）的天空，云团厚实、白，仿佛就要暴开。我晃进一个中医药大学的校园里作什么。完全没道理。完全为了找一条树荫下的板凳（不算 201 教室里那个多汗的少女低头玩着她的手机）。

11:31 分，我坐在操场观礼台。吸会儿烟气也给手机充电。而栅栏外的晁华林：我不在那里。它还是街吗，一条走道而已。

想起七圣路，等于想起一些朋友。竖（海上）、杨黎（南直隶）、小虚（Tokyo）、慢三（一个楚人跑去苏杭作什么）、志明（常山）、张羞（这里）以及重庆饭店，以及舒服的远方饭店。

走在一条街上，遥遥想起另一条街，我还能说什么呢。它不是语言所不能及。是分裂，明摆着是最好的归宿。

我说到饭碗了吗，没有。

饭碗是盛米饭的碗。米饭不分左、右、内、和外、和幸福。作为一种常规粮食，只要好吃，且便宜，

它就是幸福的粮食。而饭碗,不漏就行。这些道理,没必要在昙华林特别强调。

盯着一个消防栓,并不会让人联想到近代史和刚才的少女。反倒是一头鹅,我在对面一坐下来,它便打开水龙头,也没做别的,仅仅站在一旁,偶尔用喙嘴啄一下那根弧形(但感官上够硬的)水柱。

九月,正常情况下,北半球已经是秋天。反观昙华林(一条不长的街),九月不像九月,秋天,它又在哪儿。我往西(远)看,根本看不见。反之往东(来的路)回望,它也不是。其实也没那么糟糕。有些事,说了反而伤感情。

我不渴。但因为想象身体需要不停喝水(这是不对的),我只好跑回去,到中医药大学小便。教室里那个少女,不用说,她已经走了。

我反复写到少女了吗,是。女人,或者少女,在昙华林,她们应该是街上的全部,否则,我一个人到这里做什么。写诗,我又不会。会,我也忘了:我这才想起,在武汉的不少年(2000年,冬天),我从没来过这条街,更没听人说起。

在哪儿都能遇见发霉的人。在丁字路口的垃圾箱旁,一个女人(老年)站在那里休息,也喷烟雾,她的旁边,同样站着个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少女。不知道在站什么,背着一个双肩包。她刚从身后的那个小山坡走下来。

昙华林是一条不长的街(1.2公里)。昙华,

它是不是就是昙花。我不知道。下午 14:50，我没打算走进更深的昙华林，没必要。因为也没区别（不论女人，还是少女，还是别的什么九月或秋天），因为主一旦隐身，恶魔将必然迷失在那粉红色的象征中。我还是去一趟江边，看会儿那个游泳的人。顺便给他带去一个哨子。

### **南方和虎和经验**

历史告诉我们  
在三维空间  
要储存和移动水  
最好使用容器这种形式  
它稳定，可想象  
且易实现  
当时，我坐在梧桐树下长考  
对方（一个不认识的）却走过来，  
通知我说，你以为你是凤凰吗？  
太晚我们要关门了，赶紧走。

## 反思

这 40 年来，我从没有（极少）  
在脑壳里想到：让地球充满爱（仿佛海水）、  
对穷人怜悯、大地慈悲、丛生自在平等。  
也许，是我忙。又或许我实在内向，当恶魔  
召唤我时，我全密封，没有缝隙。

## 因此

1986 年、中午：明亮的中午  
一个女人扛着锄头出门去了  
别的女人在睡午觉  
扛锄头的女人出门后，走出村子，来到村外  
夏天中午，阳光不但明亮，还绝对静  
那些睡午觉的女人，睡的很沉  
女人扛着锄头路过时，并没有惊扰到她们  
其中一个女人缓缓翻了个身，但没醒来（等她醒  
来时，那女人已经走远了。）  
这是一个夏天明亮的中午，那种明亮  
通过女人皮肤的反射，显得特别以及特别明亮  
扛锄头的女人，这时已经来到地里  
她放下锄头，准备睡觉

也就在这个时候，阳光一下暗了下去  
睡午觉的女人们一个一个的醒过来

### 秋天的群芳南路

路中央停着一匹马  
影子正好有四丈（13.2米）  
我站在阳台眺望也叹气  
马也许听见了  
走开，消失  
而影子贴地不动  
仿佛一间停业整顿的印刷厂  
我就知道了：那不是  
它的马影。2、  
它是故意的  
并且不为什么

### 提示

用打火机点燃一支  
用完后，把它立在风雨中  
这时风也就停了，雨

却越下越复杂（其中有一粒  
还倒着往天空飞去）  
我有点搞不明白  
这可是九月末的风雨  
连忙打电话问照邻  
他说是这样的

### **银河帝国**

没有人。只看见一只喜鹊、  
一个游泳池（荒着）、一两个蜜蜂、  
草丛里乱七八糟的桂花、可乐（我带来的）、  
一串钥匙、一个泰山牌打火机（还有  
三根烟）、一堆儿童游乐设施、一些空气、  
土地、一个什么（信号发射柱吗，顶部  
有灯。）、一根鸟毛、树叶、抖下的烟灰、  
一个天空（暂时晴）、光线什么的，手表一只、  
鸟鸣（像鹅叫）、秋天、一种社会主义、  
点燃，接上一支、德克萨斯、一双蜻蜓在  
飞行中的交配、万有引力、绿铁丝网、石头、  
秩序、消防栓、暗物质诸如此类鸡巴。

## 所有

她移动手臂  
用指头  
把一点烟灰  
弹入可乐罐中  
作为一个  
坐在公园长凳的  
被观察者  
她的这个细节  
容易被忽略  
我帮她想过了  
曾经，包括历史上  
所有一切：钻木取火、  
战争、饥荒、好的恐惧、  
分田地、水稻培植、发明  
一点小小的原子弹、毫无疑问  
也包括藏起一个可乐配方、  
麻将、无数次拥抱（A 和 A）、  
打造越王勾践剑、插入  
后拔出、鸟飞在空中，  
云云。都是为了  
在完成这一  
小套连贯动作，后  
收回夹烟的手臂  
凑近嘴

复吸出一口烟雾  
吐到世界上

### **改造**

你还有什么  
不满意的？  
国家和社会  
一眼看不到尽头  
泳池里，大部分水  
已经蒸发  
我和你，还活着  
在同样的秋天

### ***Everybody hurts***

那是 1964 年，秋  
看到自己满头的白发  
曼德拉想起了甘地  
想了一会，长长地叹了口气

### **严格的虎**

为什么不是其它，而是虎  
严格，说到底只是一个形容词  
以虎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这种语法控制  
星期三，河边，我只有看着虎离去

### **C++**

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  
一天中的大部分事已经做完  
窗外，天空乱七八糟  
纯粹只是一个摆设  
想下楼夜游，又不想消耗宝贵的体力  
关闭脑子不动，那怎么可能。  
也就在这种时候，）我偶尔会想起，  
伸出一根手指，大范围搅两下宇宙这锅汤水。

### **两个泥水工**

看不出前后次序  
（我进门时，他们在糊墙。）

也不存在哪一个更重要  
那我怎么介绍他们  
谁我都不想伤害（在写法上）

### **水泥**

：一部捷克小说  
写了一只鸟（湿地苇莺）掉进混凝土  
被浇筑进一面墙里：这是街边一面平常的墙壁  
有时会刷上一点汽车广告，或一个流浪汉  
贴着墙晒太阳。后来就出现了革命，  
以及二次革命浪潮。

小说主要叙述的是动荡的爱情和不厌其烦絮叨无数天文学和进化论和洋流和丛林冒险等偏门知识。临了，也没再提及这只鸟。

### **盛世龙脉**

一条牛仔裤（牛仔裤）  
墙，一面墙  
一个火警报警器，红色的，报警器，红色  
牛仔裤和一面墙和，一个红色报警器

打开。红色，一面墙  
对立面，裤和报警

### 拉链

风在吹动树叶  
我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  
我并不知道  
这会儿是九月  
《换一首写》  
九月有风  
这风也特别  
是吗。当它吹起一片树叶  
树叶在风中翻动的样子  
我马上感到  
它是九月的风  
这么说来，这风  
也没什么特别  
只是我熟悉。《其实，  
有一种特别的风》  
我也熟悉  
它不是九月的风  
不在九月。九月的风

跟它比，那差太远  
它大，大的特别  
轻起来，又特别轻  
(别的也是)它无法  
正确形容，除了它特别  
有的人认为，它可能  
超出了风的范围，不再是风  
《不是风，那它是什么》  
只要看着它吹动树叶的样子(自己想。)  
你就知道，那就是风  
吹动一片树叶该有的样子  
我理解，她们并不是觉得这风特别  
而是担心。在担心什么，自己又不知道  
这也没什么，在九月，确实容易  
出现这种情况。《我曾经路过一只虎》  
那会儿也是在九月，没有风(所以我不担心)  
路上，只有我和这只虎  
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一  
一只在等风的虎。等风的什么  
我不知道。在当地，虎是不吃风的  
也可以说的更具体点，  
那是1986年的九月。  
《写远了》，风  
对一只(我都没用一头，  
可见它有多幼小)虎  
意味着什么，就像

风除了吹翻以外  
对一片树叶有什么作用  
我不可能知道。更不关心  
只是隐约中，它和九月有关  
也不是。在九月，有没有  
风（吹起一片树叶）  
我都会停在窗前  
停着（什么都不做）也喝些水  
《偶尔想起点什么，就写上几句》

### 武汉是动物园（三）

母羊（不知道）  
长出一副保险杠  
在它的胸口，在它  
与一个浪花  
必然撞击以前，秋天  
正好到来。同样，  
一头什么鸟，我不喜欢  
它那古怪的模样，翻着白眼  
俯冲，在半空接住  
那粒它自己拉的  
坠落的屎。三、

无论它是什么  
不要再想了

### 散文

一个写武侠散文的过时作家  
在路上散步寻找灵感。  
邻居有时嘲笑他，你都写十七  
八年了，发表过一个字没有  
你他妈想脑袋瓜子开瓢吗。他卸下锅，  
飞过去一脚无影腿。  
邻居瘫了两星期，猫也跑了。

1979年  
鸟，晦涩  
尤其在九月中旬  
它吞下一个雨，吐出的  
却是一小点的闪电

#### 《基本上没什么用场》

傍晚，我们冒着雨去游泳  
在河边遇见的衰人  
正好是卢照邻（反正就这么一个人：

披着斗笠和棕色蓑衣，哀伤稍稍大于失落。)

### 打印机

我套上袜子。为了像一匹马那样平静下来，我按下一台HP打印机开关，打了一张测试页，下午。我比一般的马匹暴躁，总体上。我不耐烦，对这里的一切。只要它是一切。我缩小，像个火星，四处乱蹦，碰到马匹的鬃毛，我提前把它烧着了。窗外，云在移动。云和云之间，并没有哪吒出没。一个红色的快递员在楼下喊我。是谁谁吗，下来取个快递，他说。我飞奔下楼，从六楼。他不在那儿。我手里提着我最爱的彩虹条纹袜子，看着快要沉醉的夕阳。等电话（28）。

## 金城武的夏天结束了

何为活着  
无非是去处理一些事情  
金城武躺在沙发上  
哪儿也不想动，嘴里  
吐着传统的泡沫  
他在悟禅  
眼神斜对着一个电视遥控板上的开关按钮  
他开悟没  
悟到些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能给出的只有这个画面  
以及他不动的动作  
以及以下金城武这个人少量我所了解到的资料以  
供有兴趣的读者想象发挥：属虎、32岁。祖籍山  
东潍坊。初中文化程度。十来岁离家出走。去过  
一趟五台山。理想是成为一名保镖。联系电话：  
181-4052-4155。

## 前天

有一个人，刚被剥夺神权  
不久，后脑勺上的紫色光

圈正在变暗淡，3、仿佛一枝枯萎秧苗的生殖器荡在裤裆里。他朝我走去，低头，用吸管吸着一罐可乐水。在傍晚五点半左右，前天。他走去我跟前，停下，俯视着我。看见我抬头，他抢先说，是这样的。他叹着气说。他把可乐吸得很响。我始终没吱声。我在一个风景区的一条长凳上休息也看天空。没有其它的想法。他没有看到结果。走开了。他把我留在那个3A级风景区。

### ***a yellow river***

有一天放学后，我走路来到河边。  
一个砍柴人站在岸上并且他是一个人。  
他在等他的飞碟经过，  
一只手高高举着那张太空旅票。  
我坐下来，坐在一块石头上吃零食。  
时间在流逝，我们一起看着河水流淌。

直到黑暗降临，两头蝙蝠飞进夜空捕食，我们仍然没有回头。19:45分，我回到家，父母走亲戚还没回来。吃了些剩饭，我睡了。晚上我做梦，梦见一条黄色的河。该怎么说呢，我蜻蜓点水飞到河中央，在浪花上站着，以为会有不可预测的事发生但是没有。早上醒来，我感觉顺利度过了童年。这条黄色的河，后来1997年、2002年8月，我还梦到过两次。

### 足球鞋

九月的一天下午，打完牌，父亲去学校接儿子放学。回来路上，遇见一起车祸。一部丰田私家车被两部卡车撞成了铁饼。那是一部白色丰田SUV。看，父亲对坐在后座的儿子说，看见那部白色丰田车了吗。儿子低头在玩手游，他头发太长了。车以70公里/每小时在晚风中在开发区平摊的沥青大道上平稳行驶着。这个时候，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去哪儿了。

你的凉鞋呢，父亲若有所思问道。  
儿子弱小的脸孔被手机屏幕的光照亮  
并且脚上穿着一双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足球鞋。  
那部白色的丰田铁饼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

## 大禹

一个只欺骗自己的人她是。  
她拖着一双宝蓝人字拖晃去市场买蔬菜。  
天空在下暴雨（那又怎样）她牵着她的宠物漫步。  
一头委内瑞拉雌猫它是它的宠物。  
路走了一段（在一个四川饭馆前）她停下看雨。  
她在雨中并且她的宠物也在雨中休息。  
我走过去提醒她要雨伞吗我有富余的我说。  
她没听见，伸出她发霉的舌头，接了些雨来喝。  
我急着赶去治水没时间带上她消失在雨中。

## 数学作业

### ——给槐树。

我们的玛利亚·简跟着一个幽灵游荡到河边。  
她的妈妈丢失了，在大前天下午下雨的时候。

简伤心了不知道多少天，然后忘了。  
今天放学后她在路上遇见这个看不灵清  
但似乎友好的幽灵她只好跟着它走。  
幽灵伟大而无效领导我们的简去寻找  
她的妈妈但其实它们只是在闲逛。  
“你们要去哪儿？”一个躲在公交电话厅里  
削铅笔的破天使问道。幽灵让它闭嘴少管闲事。  
破天使和幽灵这时打起架来，而我们的玛利  
亚·简假装没有看见，她停下来在一块  
路边的石头上蹲着完成她的家庭作业。  
天使受到重创，它原本枯萎的羽毛掉了一地。  
由于受到台风影响，引起的风把羽毛刮的  
一根没剩并且也带走了玛利亚·简的作业本。  
“我们走吧，简。”幽灵说，“跟天使哥哥说拜拜。”

### 魔高一尺

是什么  
仿佛一块手表  
置身于暗处。  
不需要，也没这种事物  
这时的夜晚不动、  
大，并且安静  
坐在附近的那个人

穿过窗户，望着对面  
微亮的客厅（那是一部电视  
在闪烁光线）。她想起  
以前想过的那小片（约 3x3cm）  
绝对的黑暗，但照旧  
没得到半点儿感知

### **鸟在十月末**

这个早上  
我把窗打开  
等鸟（随便什么）飞来  
停在窗前  
它没来。  
我走去厨房  
喝水（或找一支拖把）  
鸟（想象中，它至少  
不应该是一只鸽子）  
没有来到窗前  
这能怪谁呢  
路过客厅  
看见一个关公  
坐在朝南的房间里  
在一条板凳上

做他的语文作业  
另一个，则倚靠在床头  
彻底被阳光照射着

### ***why don't you get a job***

事实是，就算往前数 15 代  
我们家族的人也都是被统治者  
免不了一辈子干活。大约 3、4 百年前、  
明末，一个姓张名质，字幼柳的  
落榜书生，整天在钱塘江两岸游荡  
望着潮起潮落的江水，不知道  
在做什么。又或者突发性仰天哀叹几下  
仿佛在向未来遥远的后代发射某种神  
秘并经过严格修辞加工的特殊信号  
反正我没接收到。

### ***投奔***

从大前天起，我们的茱迪  
便失去了所有的控制

五根绳都绑不住她  
弟弟只好用手护拖拉机  
连夜把她（嘴上夹着一根竹筷子）  
运送到隔壁县的舅舅家  
进门时，舅舅正在  
石板上斩一支龙  
我们的菜迪当场昏厥了过去。

### 每个人失落

云看着像玩笑  
兔追上消防车后  
又去追赶一群异形  
送葬队走散  
炮仗响声沉闷而空虚  
我们结伴，走去失落之巅  
那里等着世上唯一的独角兽和  
乱蹦的侏儒。晚风轻拂  
我们忘了带上勺子

## 南巡

最劲的风扫荡枯枝败草  
同志的直觉近来打了严重的折扣  
红灯在傍晚在空气中亮起  
气温有点偏低  
旁边车道歇着一部  
连达摩都会醉心的 Shelby GT500  
最新 18 款，实在、  
酷黑、  
大马力、  
具体、  
怠速、  
交强险等一应俱全。

## 造雨人

三个月没下雨，村里请来造雨人。造了三天，不是雨点分量不足，偏轻，便是下到中途就没了，停在空中

不动。后来也换  
过几个，造的雨  
，无一例外，存  
在各式各样矛盾  
和错误，直到驱  
走附体在王寡妇  
母女身上的魔鬼  
(一阵白雾)，  
这年秋冬的雨势  
才总算回归正常。

### 中雨

雨在下。这雨  
多下一个(雨点)，不像雨  
下慢，又破坏雨的规矩  
它是中雨，我这样想。也应该是。

### 穿三条裤子

穿三条裤子的人喝醉了酒  
驾驶她的轰达上环城高速兜风，一骑绝尘

地狱在向她的召唤，她在入口  
绕了一圈，回来了  
茱迪！她傻乎乎的男伴  
在电话里喊道，你她妈去哪儿了，  
我还在酒吧这耗着呢，他说。  
茱迪长发飘逸，还要过 2 天才 23 实岁  
在路边呕吐完后，她睡着了

### 牛肉

干掉  
一头牛  
是困难的

尤其在没有  
牛刀，徒有空手  
的时候

但，  
在实际中  
你必须干掉牛  
才可能

得到  
牛的肉

### 表达

(假设)当我讨厌风  
我要怎么表达  
跟它说,喂,风  
你他妈给我消停点,停着  
还是说简单点,在风中  
默默点燃一支烟雾,顺便舞上  
一曲,制造一点反风?  
总之别到时候搞的两败俱伤,  
那就没有意思了。

### 水管

一根水管它是  
相对于我,一根水管,它更是  
楼上的邻居路过,问我蹲在  
黑乎乎楼道里在干嘛  
写点诗,我告诉她

一根 pvc 水管，我是这样想的  
通过它，我似乎什么  
也没想起，除了一头鸬鹚（在某个  
早晨雾气中。）

### 空手

这是一只手  
抓住鱼竿，它实在  
松开，它空着。  
1986 年，梁山伯独自去河边钓鱼  
傍晚，空着手回到家中  
妻子问他，怎么了，山伯。  
不知道，山伯低沉着头，说好像  
看见了来世，在鱼漂的漂尖上。  
怎么又搞成这样，妻子感叹（但没埋冤）  
三、翌年春，山伯上京赶考，  
途径杭州湾时，果然  
遇上了地震。

## 观音

就像这会儿  
我又想起朱德和他的扁担：  
只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一根风雨中的扁担、  
草鞋、菩萨、回锅肉等。

## 亡羊补牢

1986年，一个矿工的女儿  
教会我唱《人在旅途》这首歌  
去年（2017年，回乡探亲。）  
大约也是秋天这个时候  
我开车去了一趟  
那个离村30里路远  
老早废弃的绿松石矿场  
因为不是特地去  
也就没想着  
会看到一些什么

## 桔树

一枝桔树的树杈中间  
搁着一只桔子  
我把它取下  
剥开来，尝一片  
它酸甜惨半、新鲜  
感觉像一只诚实的桔子  
不知道谁  
把它搁在那儿  
在附近，也没有看到  
手上掂着一个桔子  
晃来晃去的人

## 鞋

鞋有遥远的发展史  
大约 5000 年前，出现  
兽皮缝制的原始鞋  
鞋是保护脚  
不受伤的工具  
发展到现在（2018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阴）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只要看一眼，  
便知道它就是鞋。  
3、鞋随处可见；  
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  
鞋将毫不动摇，  
继续存在。

### **虚线**

她喘着大气  
掏出一根虚线  
解开结头，在我眼前摇晃  
一根细、红、直的虚线  
我跟她相当的不熟  
她（严肃）  
没说话，晃着  
我只好再次踏上  
我那对绝对的风火轮，消失。

**DON't  
TALK ABOUT  
STATE  
AFFAIRS**

你说这康有为也真是的，  
跑就跑了吧，你还指使人点火药库干什么呀。

### **框架**

翻开一本《新华字典》  
在第 89 页，右上角第二排的词条  
是一个“挡”字。挡：阻拦、  
遮蔽的意思。比如，水来土~；  
把风~住；用一只手掌~着太阳光线。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  
当我翻开一本书，  
它正好在 88  
~89 页之间。  
合上后，第二次打开  
正好不在 88~89 页。

### **出版社**

一个阴雨天，我出门，  
走过精神错乱的人群来到河边。  
河水流淌，我没动。停着。

我、人群、河，我们统一在阴天里。  
我保持静止，并且我脑子的水位在匀速下降。  
从脖子到肠胃，顺着经络一路降落到脚掌。  
消失。我移动排空的身体壳，原路返回，  
重逢并漂亮地穿越人群。  
他们在跳舞。头上开着花。  
路过一家出版社（法制和建设）时，  
我感觉天快黑完了，还是回家写巨著去吧。  
就这样，我回到家中，妻子提着灯笼  
冲将上来，给我一个紧实的拥抱。

### 再教育

雁飞去南方  
从高空看见  
路边坐着  
一个沉默的大佬  
雁在他头顶  
盘旋两、三圈  
拉下一粒正确的屎  
没想到大佬突然  
腾空，抓住雁  
南无阿弥陀佛，把它  
撕了个粉碎

## 鲸爆

我生气（仿佛没有原因）  
默背了一遍屠龙诀  
缓步走进附近的树林（不知道，随便）  
转了半圈多，连根龙毛都没看到  
下午 2 点，光线通过树叶空隙  
射在林地上，形成一坨一坨明亮的光屎  
没有浪费，也无罪过

## 大姐大

作为一根电线杆，它是一根  
无聊的电线杆。作为一根无聊的  
电线杆，它更像一根标准的电线杆：  
除了架住那 2 根电线，它没别的用处。  
这会儿，一个女的就倚靠在这么  
一根东西上。她少女吗，没那么少  
烂，也不见得多烂。她在打电话  
语速快、音量高，路对面能听见，但听不清。  
这是一根既无聊又标准（从我的视角观察）  
与地表垂直的水泥电线杆子，秋风中，虽然酷  
但主要感觉，还是前 2 者。

### 早睡早起

“0”不是无  
也非空。0是没有  
那是以前。现如今，  
0更像早睡早起。

### 关于钟馗

此刻，我的右手边是长江（武汉段）  
我伸出右手，粘起一点长江水  
看着。  
它在蒸发。  
在2018年10月，此刻

## 《楚辞》

### (1)

十月末、傍晚  
革命没有来。来了，  
也不见得有什么意思。  
一些东西（鹤吗）  
在空气中乱坠，掉毛，  
实在不清楚是些什么。我出门，  
去学校接张临放学，磨磨  
蹭蹭的，在路上行驶着 ………  
……… 呜呼，天色暗淡兮我飘渺啊  
仿佛依稀记得，已经过去的一天  
是昨天。而这昨天之前，依稀也有过  
那么一天（理论上，它只能是 29 号）  
拜拜，十月。下次见

## (2)

进入 11 月，我的风湿果不然要好许多  
碰上阴雨天，某些关节的摩擦，其频率清、  
脆、统一，声响悦耳，如同天籁。而一到下午，  
天空大量放晴，我把脑壳搬到窗外，在阳光  
作用下，我同样感到了大欢喜。有部分  
估计是平时的积累，剩余的，大概得算成  
祖先遗传。不知道。这种事，哦，想起来了，  
或许，是我前不久来到南方的缘故  
或许又不是：不可能那么巧。

## (3)

南方是地理概念（或不是），湿气重  
饮食偏咸、辣，天气和人们心思  
一样涣散。不值钱。我一个人不睡觉  
又能做什么呢。星期二，我没出门  
据说江对面的南望山，逃来了一个怪物  
平时吃食些野果、垃圾、火锅底料什么的  
吐出来的东西却是诗。什么诗？无非是一些  
语义两可，语气如同诅咒一般的废话  
我是不信的。不是说凡事要看见过，  
心里面才踏实，在南方，论它什么事，说到底  
又与我有何鸟屁干系。我的世界比之寡淡

#### (4)

如何说呢，我的世界里  
终归是有鹤的。（鹅也行）  
而，（鸬鹚也可以吧，还有灰鸟、  
观音、雾，诸如此类的一泡乌）  
而世界以外（边缘、核心，3、斜对面）  
已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我  
跟它无，也无可能有交集  
我（世界）= 世界（我）：这样算行吗？  
回想起今天早晨醒来，我口渴，看见手里  
空牢牢握着一把汗，便更加确信两千年前染上  
的病，也该到了它发作的时候：11 月份  
时令正好，当然等到冬至更佳。

#### (5)

这是一个阴冷的下午。阴，是因为  
没有明显的阳光。冷，不好说，它只是  
一种皮肤的感受。我以两只手背  
相互摩擦，产生微量的热用来温暖  
心里面起伏的哀伤：它不定、轻且连绵，仿佛  
没有始终。一只深秋的绿头蝇在周围盘旋，  
我用咳嗽驱赶，竟咳出一点血沫：粉红、  
鲜艳，分量约一钱。操他妈！

(6)

一个人看见  
一个人 B 在离骚  
他在离骚什么  
假设，他连夜梦见国土  
散发出烧糊的怪味，  
而王（傻乎乎的）  
却照旧盘坐在梧桐树下  
乘凉、喝水也独自研究牌技。  
难道王就不是人？  
不知道。他心急极了，  
绕着一根电线竿子  
离这个、骚那个，后  
甚至出离了离与骚  
直接飞去云霄九  
打通天地（在天空最中央  
挖了一个洞）否则呢？  
不知道。一个人看了一眼  
一个人 B，懒得问，走开了

(7)

1986 年，雨在下，中雨  
我（想不起具体缘故）掉着眼泪水  
伫立在一根田坎上，没有任何移动。  
泪水和中雨，我至今仍记得

一个隔壁村的凡夫，路过问我：  
天有龙乎，痴儿？我没理他。  
他不懂，此刻我正凝视一支雨龙的委屈。

(8)

武昌羊肉汤鲜美、驱寒，可惜我  
在汉阳过不去。我也过意不去，先哥  
你电话来的及时，提醒我明日正式立冬  
我一个越人倍感楚土关怀：它是好的，  
分明、真切。17:34，再过 20 分钟，  
我就要出门，日常去接小儿放学，  
估计辰时 8 点才回家中。我想，我指定  
还是要去赴宴的。刚刚，我问屈大夫借（他正  
殴打一名仆女，挺可怜的，不知道为什么）  
借渡江工具。他提醒我仔细行舟，说近来  
观天象，风雨骤变反常，谨防堕江云云。  
神神叨叨的。我看他最近逻辑缺失，关联事物  
的技能基本报废，其楚辞之造句如堕五百里  
之云雾，写了等于没写。算了，这是  
他的事。我没怪他。那么，我们等会见。

(9)

假设，一部像是随便丢在地上的梯子  
一个人顺着它爬，爬到头，她能找到云或庙吗

不能。她把梯子拆了，丢到水里，飘走。  
当然这只是假设，不能当真。其实在历史上，  
我是一个木匠。有一天下午，星期三、晴  
一个少女扛来一根木头，让我给她造一部梯子  
她阴郁，两眼射红光。问她派什么用场，  
她也不说。只是孤单单站在一旁念大悲咒  
我二下三下造完，迅速爬上梯子，消失。

( 10 )

是什么花  
开完后  
它还要开放  
就算不放  
也硬挺着  
不凋谢  
我见世面少。二、  
也可能在旧社会  
待习惯了。  
总之不要骗我  
不值得

( 11 )

星期四，招鸟的日子  
我拨响一根手指，一头  
熟悉的鸟（不是灰鸟）

便飞来，落到窗前  
它鸟眼关闭，双翅收拢  
宁肯背对着我。想想也是  
鸟，有鸟的气性与德行  
这种鸟，我虽熟，总归便宜  
莫我知兮，毕竟不是我的灰鸟  
少顷，又跟来一头，亦然

( 12 )

历史会不会倒退  
退，也只能在前进中退  
怎么说呢，这是另一个（时间）问题  
历史会重演，这是肯定的。  
已经是第二回了，1986年、傍晚  
我站在河边，捧着一碗饭，忘了吃  
而那个人（她的痛苦，主要来自  
她自身的虚无）也站在河边  
不叹气。风吹过，不动。打雷，她舞蹈  
有时也解下腰里的剑，不断投进水中

( 13: 重写 3 )

南方地理吗，否  
南方方，也不见得  
我之所以这样问  
（自己对自己）

是我：我在想。

|^{\*} \^{\*+}

simplicity={}

,!.' wkaoemsm[{{

并没有明确的原因

此刻（2018年，

16:23分，11秒

风和日丽）

我坐在路边

一个常坐的球形

石凳上

喝着可乐。

我朝南方向看去（大范围）

那里，什么也没有

除了一个勒色桶：

它绿、

方、

高约

1.2米，

离我

一个弹飞的烟头

那么近。

这不说明任何东西。

一个南方的

物体它是，

能说明

南方的什么？  
不能。除非（也许  
（但愿吧））  
我（突然）跳起  
并垂直掉进去  
和立即  
关上盖子  
那么，南方，  
它也许  
才有一种  
忽如其来的  
突然感。  
不知道  
谁会傻乎乎  
去搞这种大跃进  
那不成  
关公磨刀了吗

( 14 )

飞机烧烤在归元寺  
和武汉动物园  
连线的最中央处  
风水、地理位置极好  
我偶尔光顾  
这是一间常见的

生计店铺。但有些事情，  
终究容不得细致观察。  
比如：当我看着那个烧烤人  
娴熟的手势，我想知道  
通过这些辣椒粉、孜然什么的  
所创造的微薄税收  
它们去哪儿了？  
世道不是浑浊，是复杂  
其实我也懒得知道。比如  
今天下雨，小雨  
凭什么？

( 15 )

王断气那天，下午  
我独自在后院剥菌桂  
一支灵光，远远朝我射来  
它直、浅蓝，表面毛糙  
不知道具体什么用场  
用随身玉佩接它，不及 15 分钟  
中央便长出一朵奇葩（洁白，状似木兰）  
随后，灵光耗尽

( 16 )

单独看，它像猛犸  
（外观、气味和性格）

放入整体中，我们看不清。  
我们渡江去对岸，男人划桨  
女人梅，站在船头指挥。  
那是什么。梅喊，指着  
一个停在对岸的东西  
什么都不是。男人中的一个说  
从江上看过去，这时的整体  
看似包含着一些复国雾气，  
以及简单的摇晃。

( 17 )

一群鸦科鸟雀飞来  
遮住小部分天空（不动）  
地上的人抬头看见，看不懂  
怀疑它只是一个象征  
象征恐惧的日常，或无聊  
昨晚，我做梦，梦见  
一些不知道产地的乌鸦  
在空中乱蹦，跟着我现在（上午，9:27分）  
正在听的音乐节奏（True Faith）  
不知道。据说理论上，有些梦是反的

( 18 )

星期二，一个人坐在草皮上，显得有些单调，  
我就打开手机，看几句洛特雷阿蒙的诗，顺道接

些地气。另外一个人(我就知道是他,没什么火气)  
朝我移动过来,对准我站着。

发似蓬蒿,耳根别着一束映山红。

知道他要说什么。

屈大夫,我说,别说了,我理解。

真的,我说。

我点燃一支,递给他,让他早点回家。

不是这样子的,会稽吾兄。他解释说。我只是  
想通知你忘掉封建制和穿上裤子。

**( 19 :《火车》 / 于小韦 )**

它不像那种  
(比如,有可能)在  
某个朋友的书架里  
看见的那样  
让人感到亲切  
这个早晨  
我拉开衣橱抽屉  
找一双袜子  
一本熟悉的诗集  
落在里面  
它一定不是  
我曾经有过的  
那本的诗集  
(它已经送人了)

我把它握在手上  
翻开，看一首《七三年，  
农民是个可亲的字眼》  
06:35分，再过会儿  
我要送张临去学校  
他还睡着  
我想保持这种  
说不上惊喜的感觉  
等到从学校回来  
仍旧能把它  
写在诗里  
这是作为一个诗人  
拥有的好处

( 20 )

一个人走去厨房  
烧水。

还没走到，便后悔了  
停下，停着。

空停在  
一个门框下（的里面）。

这个时候，如果愿意

她可以想想天鹅座  
之类（大而化之）  
的什么地方

只是随便、简略想想  
不一定要想起点什么来

她想了。  
没想起什么。

拔营，  
朝厨房走去。

总的（Wikipedia）来说，虚空  
是不稳定的。二、义和团是一群  
昏了头的暴力爱国者。

### **(21)**

今天（周四、中旬）又阴天。我不种  
好看的花，也没力气爱山河，故天气之好恶，  
与我无甚影响。傍晚 5 点过兮，我照旧到  
街上踱步。人们看着新，仔细看，仿佛  
又有些傻。这是老（历史遗留）问题了。  
沿着动物园路磨蹭着，不小心便到了  
动物园正门。研究会儿提字碑上的书法

“武汉市動物園”。另一旁，售票处极为冷清：只留着一个贩卖气球的中年妇女，倚在铁栏杆上冒烟。穿一件“足以抵挡外星生物攻击”的滑雪衫（这才几度？）而那些不断喷出的烟雾，不得不让人疑惑她终究是否跟大气层有仇。不知道。我对她的了解，不会比（离此地不到 500 米，如果它还在）那匹赤道—麦哲伦企鹅来的多。那天，阳光好极了，我在一个大玻璃水缸里看见它：它看着一点也不赤道。并且，我也不是为了看动物（至于什么忘了）才走进动物园。我只是感觉，那会儿有一股力量在逼近我迫使我即使在一匹无法跨越物种鸿沟的一个冬瓜那么大的动物面前，我也得表现出相应的诚实：诸如此类。

## ( 22 )

进入下旬，我总算又病了。这是好事  
打开窗（它原本就开着，我把它开到最大）  
一匹枣红马就停在动物园路的中央  
它在喷雾气，肚皮一起一伏，是一匹三脚马  
我关好窗，重新回到床上。接着听那首  
“有一天下午，猫失踪了”的歌曲

( 23 : 《南方》 )

有一碗饭  
它难吃  
但又不是碗的错  
碗是一只普通的高脚碗  
碗里盛着二两米饭  
我把它们捧起在手上  
捧起后，又高高举过头顶

( 24 )

那是一枝龙爪榆  
( 我查阅字典才得以认识 )  
而那自然是一头鸟 ( 翻遍《鸟史》，  
我也没找见 )，此刻，这鸟  
停在树叶上，鸟头倒闭，羽发霉  
看着不像什么良禽。也不可惜  
我没理由的，跟它打招呼说：嗨，前世。

( 25 )

天气，日子，对手，感到，你说  
白云，火山，雨，雪花，坐下，我说  
车站，台风，飞鸟，马车，你说 ( 你说的 )  
画家，打水，下棋，不是，羊皮，你说  
数学，音乐，妹妹，鱼片，木桥和秋天，你说  
两个，看见，可是，你说反正

正反，你说，突然说。风，你说，去把它打开。  
二、三、五，既然你说了，并甩出

( 26 )

那是什么风  
在 11 月的下午停着  
我吹它，它不动  
用手来回扇，仿佛是假的  
我点燃一支冒起烟雾 ... ( 稍候 ) ...  
用有限的耐心全方位点燃它  
它烧着了，反照出一个固定形状

( 27 )

一支戈  
一件犀牛皮甲  
对砍  
砍不过，对方人太多  
又被箭射中了  
倒下一片  
马车也坏了  
下起了雨  
总之损失惨重是吗  
但勇气可歌  
平原，我这样平淡  
( 这不是我的错，

我的语言是无效的。)

理解《国殇》

对吗。等你电话

( 28 )

雨在下。这个早上，雨不会变大  
也不会就这么突然停，它只是重复  
我见过类似的雨（1986年）。它不多  
正好下三天。雨量中等，雨势  
均匀，不分轻重缓急，而那个走在雨里的人  
完全凭她的感觉在走。我不知道。描述雨，  
是件困难的事。这不是说雨常见，容易失去感动  
或它重要，往往被人忽视，甚至神秘（雨有  
什么神秘的，没有）都不是。是我看着的  
这种雨，它过于实际：当我伸手去抓（问题  
究竟出在哪儿？）抓到的也只是水。

( 29 )

我以前认为写诗  
至少不会让人变得更坏  
我怎么认为的，并不重要（这是他们的事）  
人和诗，两种同样虚构的东西  
有分别的是它们的功能  
这其中，人主导毁灭  
（它那么壮观、自觉、方向正确）

诗则超越好与坏的伦理  
辅助催化这个过程

( 30 )

一个点  
它要是方的  
那还好，偏偏  
它黑，黑到在普通的黑中  
它离方仍旧很远  
除此以外，一个点  
不多，不少，正好合适

( 31 )

在旧社会，王的道德高洁而明亮  
通常 06 点 25 分左右即起，打扫庭院  
这天星期二，庙门口照旧停着那部犂：散架，  
八马独剩其一。一匹枯萎中的骠马它是：  
马眼巨大、空旷，鬃毛分叉杂乱，  
一根黑魆魆的生殖器随便晃荡在空中。  
“老王，”我坐在门槛上（休息也喝水）  
喊这个瘫痪在座椅上的人，“早晨。”我说  
“早晨啊，”他说。说完，复又垂下头去

( 32 )

一晃三个月(9 ~ 11)  
我却从没听说过  
归元寺的钟声或暮鼓  
有时(天空晴朗)  
我打开窗,看去  
不远处的寺院  
看见一些过路鸟  
(反正不是鹤)  
绕开它飞行。而有时(我也习惯了,  
当地不是下雨,就是雨正在下,看见的庙  
落后,颓败,仿佛一部一不小心  
就会翻阴沟的星际迷航——  
又或者它只是纯粹不在那儿。)

( 33 )

是夜,睡不着  
一个人起来吸吐会儿烟气  
可是院子里的这头鹅  
它究竟是怎么了  
见天的折腾个不停  
记得去年夏天还好好的  
不晓得染了什么怪病  
我披上外衣,去柴房找裴短工抒情  
他不在。“裴呢?”我问正在油灯下

假装补衣裤的女儿。“别问了。”  
“不知道。”她干脆说。  
我也就没接着打探。  
她长大了，这两天跟我闹独立，  
说要什么狗屁爱情自由：  
她分得灵清么  
眼睛骨头痛！  
我随她去  
准备单挑院子的一角练气  
无奈这会儿星光灿烂兮我超级寥落  
只好抱起鹅，循着影子走去河边。

( 34 )

2018年11月21日星期三利于会友  
我午后2点出门，2:03分  
回到家中。仿佛（其实又不是）忘了东西  
我在担心什么。马匹，它就停在院中央  
后备的鹤也在梧桐树（冬天，树叶都掉光了）  
下等着。而我衣裳干燥，形容与发冠俱整  
基本没有要特别注意的事。天会塌吗  
应该也不是。观察用来擎天的手  
最近，它掌纹稳定，没什么错误的地方  
大约真的只能是这样。我去抽屉里  
取了些钞票纸，终于还是出门去。

( 35 )

今天小雪  
我 FaceTime  
在北方的妻子  
她刚起，  
还没化妆  
下雪了吗，我问  
她转过头去  
不知道看见了什么  
没看见，她说  
也是，这才小雪  
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 36 )

偶然遇见一个普通民众：  
倒背头，钻石耳钉，吃完饭在路边闲着。  
我是怎么知道的  
就因为他看上去普通，  
没什么特色？不是  
也不是那些阳光  
(射在他身上的那些)  
看着像次品，又或者流淌在  
他血管里的液体不够正宗  
我不想知道。那是一个无聊的下午  
我拖家带口的，赶着去封地之国

( 37 )

风吹动一根茅草，昨晚的酒精  
还有一些留在血管里。在风吹动  
这一根茅草时，旁边的另一根茅草  
却静止不动。直到风后来停下，消失  
它才单独摇晃起来。“这里有什么？”  
一个小女孩问那个坐在长凳上的人（关公）  
她走过去，看了看草塘，“没有东西。”  
她说（自己对自己）。她走开了  
这时，公园喇叭开始播送一曲悠扬、悲哀的  
古筝旋律，配之以一些游客须知的朗诵  
其中主要有 3 条：禁止动物入内、严禁破坏  
树木（违者罚款），以及携带枪支弹药。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草，抑或风，若当真  
深究起来，谁又能比谁容易呢

( 38 )

至少在 2000 年后，会有一个人  
坐在这里，看着同一形式的江水流逝  
他下午通读一遍我的《离骚》，又去附近  
理了发，因为感应到一点来自我的微弱召唤  
被迫来到这个指定地点：北纬 30° 32' 26"  
东经 114° 16' 27"。我想对他说：诗人，你好  
实在憋不住，就敞开着往江面注射尿液吧  
没有鱼会记得。二、不要吃粽子。

( 39 )

冬天，王欲逐我至东之岛夷  
情况属实，定了。要怎么说呢  
他狠他的，我是无所谓。我在等雪。  
已 3 天，连续阳光泛滥，我禁坐  
庭院中央，念咒、烧香、供奉猪头肉  
仍旧没有一点起色。这不能怨谁  
下雪于我是理想，我追求  
求之不得，只能怪我命不济  
下午，王派人（带着一箱 58 度金门高粱）  
来跟我通气，说要不我们换个地方，  
那里最近在搞选举，乱。我无语，  
丢给他一个白眼。畜胚！

( 40 )

鸟在 11 月末飞去南方  
一路上夹叙夹议闲聊着  
“到了没。”鸟 5 号问  
“傻乎乎没长脑子吗，早着呢，”  
鸟 A 说，“这才赵国邯郸，  
怎么也得过了武昌才算南方。”  
鸟 5 没吱声，这趟是它的初迁  
一天夜里，鸟 A 醒来，没见到邻鸟 5  
急忙一个个的问群鸟，5 呢，哪儿去了  
“你不清楚吗，坠落啦，途径

武昌时，中了流弹。”某鸟说道。  
“没听见枪响呀。”A纳闷  
“两码事，跟枪声无关。”某鸟说

( 41 )

想了几次，还是定下心  
把昨天写的这一首诗删掉  
它让我忧虑（虽然感人）  
关键它还不老实（这也没什么，  
只是几句平常的虚构）  
它的问题应该不止这些  
现在它没了，没了，就是  
曾经有过，后来消失，消失后  
不会再出现。我说的对吗，许茹芸  
等写完这句，我打算  
再听一遍你的《泪海》

( 42 )

早晨，雾还没散去  
我在美国的长兄  
提醒我祖国猪瘟漫延，少吃。  
资本主义有它温暖的地方  
我想起 1986 年，一个乡村少年  
吃饱饭后，很快感到饿  
那是一种肚子缺少油水的饿

当时，它让我认为  
世界就是这样的  
30年过去了，这个早晨  
厚雾（2018年11月26日，它厚、大）  
淹没了窗外的树木、楼房和虎  
我决定去街上补吃一顿饺子

**( 43 )**

黄昏失落症  
是不是一种现代病  
尤其在如此明亮  
的11月下午末  
我坐在窗前（和一头鸽在一起）  
连一点升天的想法也没有  
只感觉老家溪流上的那一整块瀑布  
就快要断水了，而我们的佛、  
如来、屈平原以及关公  
统一干坐在那儿  
谁也（不想，也）救不了谁

**( 44 )**

我不知道。我是这样想的：  
假设，一个癌症细胞  
明明知道消灭宿主

它也得完。它还这么做（什么都不为）  
为的又是什么？

**( 45 )**

昨天晚上，一场冷空气  
使得华北地区的雾霾消散（据说）  
而我在这里（始终在宇宙的中心点）  
我想把诗句写飞，就写飞  
写糊，哪个又有空来管这劳什子  
想起去齐国议和的旅途漫漫  
我正好沿路狩猎（一旦途经郑、卫，也许采集几  
首小风玩玩。仲尼人不错，诗毕竟还是过气了。）

**( 46 : 《大招》 )**

一只百得牌（蓝色）打火机  
另一只是 309 牌：绿色，同样是  
塑料壳的打火机。我用百得牌  
点燃一支香烟，吸着（这时，窗外阳光  
超好：平、淡、安静）。309，  
我只是拿在手上，转圈  
或有时（也不是突然，停下）  
勉强打 2 个差不多大的火焰

( 47 )

《深沉指挥使 2 : 刺激 1632》  
丫鬟 B + ( 最终 ) 还是跑了  
A 则在收拾碗筷，她们两个  
来府上不久，我不熟，不知道  
她们整天的在忙个什么劲  
旧社会基本就是这样，天黑  
夜长，一个人越是辛苦  
去做的事，越没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  
“ A , ” 我说 ( 尽量显得不那么轻挑 )  
“ 听闻你俩同胞姐妹，不像呀。”  
她没回话，装作没听清  
“ 也是。” 我敏感，连忙自叹道  
最后还是忍住了，转过头去，  
仅仅，并长久望着  
那盏恍惚不定的油灯。

( 48 )

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  
哪个又不是。加之群众与鸟雀泛滥，  
逻辑混乱，等于说这是一个  
略显枯燥的时代：总之，我还没想好。  
我没胃口，早晨只饮了一点汤水  
匆匆出门来河边行散。不远处，  
一个披 PUMA 衣裳的樵夫在岸边垂钓

我以正常步伐靠近，还没近到  
人与人之间 1.2 米的安全距离  
便见对方突然跳起，扎马步，  
大声道：你搞莫事！  
一匹夫耳，我懒得理他  
故意贴在他一旁，找了块青卵石  
磨蹭起这把名动一时的勾践剑

( 49 )

7 加 5 等于 12  
这是抽象的胜利  
而这次国民党  
大败民进党  
只能说是当地的  
制度特色。三、冬天  
过后，是又一个冬天  
寒号鸟 (Trogopterus xanthipes)  
实际上是松鼠的一种。

( 50 )

我的工作任务简洁、明确  
无非抽空去各地巡视愚民近况  
A 为优良，王可高枕。Y 黄色预警  
需有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儒、  
释、道之类（只要有效）之宣传力度

来不得半点拖延。至于 S 骚乱级——  
纵然不存在如此这般发展——其唯一办法  
只能适当（定向）使用暴力以安抚  
我其实特别不愿看到这样，吾爱吾国  
依稀记得去年春夏之交（五月初五：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我去了一趟黔中郡（今长沙地区，  
我有诗友邓兴定居江边），那里民风朴实、  
人民精神倦怠，替王欣慰之余，我一连  
跟他们打了 3 宿麻将：正好不输不赢。

**( 51 )**

一个一看就是老派人：  
守旧，old school，停在  
窗前看今晚的月球（约正常的  
1/3 面积）。几十岁的人了  
月光笔直，射在她脸盘上  
反射后，统一掉进  
手边的烟缸里。怎么  
搞成了这样。

**( 52 )**

29 号早上、星期四，这首诗  
在 2、3 节后就要结束。结束  
意味着它过去了，成为有过的事实

而事实上，我终究也会消失。消失于  
11月，还是别的下雨雪的月份  
楚地，抑或某块风水宝地（必须有瀑布）  
都只是一个概率问题。那日（星期二）  
送张临去学校路上，他问，说张羞  
要是你死了，就见不到你了是吗。  
繁殖出一个后代，这就是功能  
它迟早让你了解这些（这些、那些）  
都只是上帝的小小把戏。不一定，  
我马上告诉他，这个得看情况。

**( 53 )**

2018年11月30日，  
宜结网、沐浴，忌徙迁  
太阳升起，我去江边浣衣  
江水是良好的溶解剂，我不仅  
搓尽脚泥，更濯了毛发，屹立阳光中  
仿佛一只清洁、闪光  
（并重新脱胎）的猴子。  
近处，三两水鸟贴水面而逐浪；  
稍远（江对岸，以及更远）  
运动难免继续在扩大化。

**( 54 )**

**乱曰：**

“算了吧  
也不是每朵花  
都要求无比鲜艳  
它要是一朵诚实的花  
最好关着，不开放  
反之，娘希匹  
平平仄仄平平仄。”

### **政策驱动**

当我看着（现在）一枝树木（柳树）  
我看到这枝柳树暂时的结果  
也只有当我足够长久看着  
这枝（它一直是柳树的）树木  
我才有机会，看清它的变化  
但那会儿，1986年10月，那个我  
已经不是现在的我，而且一碰就摔倒

### **陀思妥耶夫斯基**

有一些东西  
明显能看出它们的不同  
比如农奴制和广场舞  
和随便一个百事  
其次，衰颓的人  
更容易丢东西

## 喝水

神，代表存在  
一种可能  
而不是多种  
或无数种（道德上不允许）  
这是从人的视角  
傍晚，17点过3分，神累了  
坐在江边休息也喝水  
（没人知道他是神）  
2、从非人的视角，神  
不可能有邻居。也就不需要  
养鹅，和栽培大批天使

## 社会

这个早上（2018年  
12月31日，社会在变旧）  
卢照邻并没有去银行还贷款  
只是在取暖器旁浏览《极简欧洲史》  
一边烤桔子吃  
（窗外，雪实在下得紧：  
一个女人在对面的阳台上  
晾起她的短裤。）

## 标志

出发，沿着溪滩前进  
或单独一蓬或大片点燃枯草丛  
野火噼里啪啦烧着  
叶子折断，发出好听的爆裂声  
孩子们躁动起来，像一群原始猴子  
搬起石头砸火。无畏点的，  
掏出裤裆里的小鸡巴  
放到在空旷的自然里透气

## 冬至记

整天在下雨  
雨量中等  
走在雨里的人  
没有一个是走对的  
我戴着随身听  
也在雨里走（仿佛有事要去趟淮安，不知道）  
走两步，退三步  
一盘录音带还没听完  
就已经倒回庙中  
菩萨是好菩萨：空壳（1）、  
慈眉（2）、  
3、超级沉默。

一、我说，要不就这样算了。  
二、想了想，还是没说。毕竟，三、  
这么多年，有感情。

### **一种思想**

下雪是一种思想  
一罐百事也是  
有人反对吗。下午，在损耗精神  
的天空，一头灰鸟停着（静止不动）  
同样也是一种遗憾：  
可分辨的。

### ***put on***

俗话说，离开一个人  
只需要远远的走开，远到  
看不见：即使对方喊：  
喂，丢东西啦！  
你也不见得要回头。

·

**1、**好消息是，至少  
我们现在有了1个点：1个  
敲在纸上的黑点。只是  
它有什么鸟用？没有  
它的功能，最多  
也就表示说：哥们，  
可以开始造诗了。  
相当于有了光

**2、**一个点看不出好、坏  
悬在空中。有人以为它是一个灰尘  
反复看，她才想起是一个点  
可是作为一个点  
它的位置感觉又有点偏

**3、**一个点白  
那是因为它处在黑中  
反之，雪正在下

**4、**依照传统，线  
通常由（无数）个点线性组成  
两个重叠的点仍旧是点  
这就是传统的好处：下雪  
也是传统之一。

5、有没有  
这样的点：  
抓在手里，它沉；  
丢在路上  
(当然)也不可惜。  
(这是一定的)  
我仔细想了  
应该没有  
在下午 15:25  
~ 38 分，窗外  
天寒地冻  
没有雪(更没有  
鸟出没。)

6、鸟和雪  
鸟和雪和一个点  
鸟和点  
点和一个  
以及大写的鸟

7、有一天下午  
绕着一个点走 3 圈，记住路程  
大致上就能较为准确算出圆的半径：  
约 78cm。你把它定义为  
一“泡乌 (pw)”  
那么，太阳到地球的 pw 数

差不多是 19,000 亿

### 8、沿着一个点

往上爬

你需要足够

缩小才行，其次

还要搞对方向。

另一种方法

是放大点，并去邻居那里

借来一把梯子

你觉得，这两种情况

都让人难以忍受

### 9、如果把一个点

指向一个雪花

现在外面也没有在下点

再说了，在空荡、偏白的天空下

点只能黑。大量黑点

从空荡的天空，以想象中

的速度往下飘落。这太生造

也不符合时代特征

### 10、鸟

去掉一个点

它还是鸟

这显然

不是巧合  
鸟（它自由惯了）  
硬挤进某诗中  
除了捣乱  
没别的鸟用

**11、**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点  
要是附近没有鸟（下午，雪肯定是不下了）  
那它怎么造反？没有对象和理由

**12、**它是一个规矩的点（相对于鸟）  
否则，它是一个活泼的点（别的）。我还没  
决定它的前史、质量，以及抛光等级等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等待：等待一些东西  
跑过来，同样的这一些东西跑过去  
也许在这其中，就有这一个点：

**13、**它黑（就那么回事）、小巧  
（约一个电子）、防水、没有破坏性、  
遇自然光即刻挥发、咸淡适中、  
温暖、消极、包邮等等。如果它愿意  
表现成这样。一个.，我想，也没  
什么错。值得鼓励

## 这会儿，语文三首

一、冷的像条狗  
要是狗，那还好些  
现在：17:03，烟缸里  
有2个桔皮、一个空烟盒、  
几个虾壳、烟头和  
一个还在冒烟的新烟头  
加上空气什么的（要是也算在内）  
总之冷，我睡刚醒

二、看司屠的小说集  
书是昨天收到的  
下午躺在被窝  
看了第一篇《同行》  
和第二篇的2、3页  
睡着了。不知道  
睡去了哪里  
睡一会又冷醒  
冷归冷，又能怎么样呢

三、目录  
世上已经有看不完的书  
一个人为什么还要去写一本  
写了，自己又不去看  
它又不像吃饭。饭

吃饱了，很快又会饿  
饭也没有不同  
无非是一些宇宙能量。

### 杞人说

冬天，一个杞人走在路上  
脑壳比脚步重，他怕  
不敢抬头去看天  
这时的天，空荡荡的，全是气  
他怕烧着了，天就没了  
2、天在烧。柔和浅蓝的火  
仿佛地狱表面释放的光芒  
一般人视之而不见  
杞人不会这样，他杞  
总感觉这是现世的异象  
他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  
去隔壁借了梯子。3、  
杞人有一双温暖的手  
他的对象茱蒂  
不知道跑到苏联（谁知道）  
还是哪里去当了尼姑（三年无音信）  
以前，茱蒂总是捧起他的手  
说多么好的手，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4、现在，这双手牢牢抓着梯子的  
两根长粗杆，不动。他在休息  
一个地上的路人（她看着像只蚂蚁）  
传话上来说，“杞人，下来吧，天快塌了。杞人，  
你再不下来，我就开弓把你射下来啦。”什么什么  
的。杞人自然没鸟她，  
往下喊话：“你一个妇女懂个屁呀，你又  
不是杞人。滚。”妇女走了。5、  
杞人停在云朵上，望着正在烧光的天  
准备好了度过这个美好的上午。

### **2018年12月8日，大雪三首**

与烧炭党相处的日子不算愉快  
他们是浪漫主义者也不是浪漫主义者  
我特地观察了那个跛脚的年轻人  
他诗文不错，缺了点阳气  
判断不出往后会发展成  
一片什么样的光明，还是  
就这么整天发着高烧

第二天早上，雪没下，天空荒着  
安史之乱已经有些年头了，你来到阳台  
做做伸展运动，或简单眺望远处的南望山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  
直到第一个雪花，垂直砸在地上  
你才想起记忆中的虎山。那里也在下雪吗  
不知道去山里的人，回来没有，回来了  
是不是后脑长了光圈（或无一例外受了重伤）

我们开车去汉南  
看屋子的装修，雪在下  
细雪。张临在安全座椅上  
背英语单词，他妈  
摇下玻璃在吸烟  
我负责把控方向盘  
和唠叨。雪在下（看着没什么后劲）  
没有戏剧性的事发生

### **太阳升起**

追捕结束了  
一头喘气的猎豹  
咬住小羚羊的脖子  
停在草原上休息也吹风  
不远处，那头母羚羊  
一步步走近，近到  
一个仿佛约好的距离

停下，停着不动：垂下头  
叼起 2 根草，嚼着。  
有时，它看着  
像是要转身离开  
但是没有  
有时不是这样  
它只是提起前腿（像一头  
没有表情的动物那样）在那里踢土  
在非洲，这种复杂、无效的情况  
通常会耗掉它们整个上午

### 下雪与火锅

在当代，下雪具有深远的含义  
雪从天空往下落，动机不明，背景深邃  
迫使人们小心想起远方的事物，以及内部  
那已算不灵清但还没彻底熄火的灵魂  
火锅也一样。满屋子翻腾的蒸汽中  
一个拿筷的宏观神，坐在八仙桌的主陪  
不饿，也因最近实在晦气而懒得去哭

## 一个人

只要还活着，她就得活着  
活法三万门多得用不完，加起来  
也就觉、正、净（谁归纳、总结的）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衫）  
坐在长江江边，望着江上的什么  
今天（12月第1天）雾霾  
从早晨（我猜）到此刻（17:13分）  
她（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衫）背对着我，四周  
雾气早已蒸发，霾还乌漆八糟在：这算什么呢。  
我不知道。（即使）送自己一部火箭  
（她可能也不愿意）射向外太空吧

## 一根略弯的食指

12月雨，寒天下午，睡觉。  
醒来。想起和看着这些、那些。  
穿上袜和外套，顿悟和  
漫长的起床。It is A LL  
OK。去厨房烧些水，吃个橙  
剃掉这个星期的胡须。在剩余的  
下午，我会一直留住这种状态  
不去变动。思想和进化，直到再说。

## 画面

93 年，或 92 年  
或可能 94 年，中午或下午，夏天。  
画面中看不出准确年份  
一条阳光下的县城商业街  
街的一边是各式店铺  
另一边，一条浅水、平常的河  
水流缓和，偶尔泛起一点光  
街两边，人行道上  
种着一些对称的梧桐树  
一个少年和他母亲  
在其中一边树荫下走着  
一些午后（或下午）的光  
穿过梧桐树茂盛的树叶空隙  
落在砖铺的人行道上  
少年有意踩着那些光斑  
走在前头（不远）  
他母亲行动稍慢，手上拎着  
一只黑色的上海牌皮包  
另一只手不时用手绢  
擦着脸脖上的汗水  
少年有时停下，回过头看  
不说话，等着母亲走近

整体的画面仍然没有移动  
一条中、下午（也许它真的是一个中午）  
随便一个南方县城一条不算热闹的街  
夏天，体感温度远高于气温  
那些看不见的昆虫，为繁殖交配  
爆发出大量噪音（我们听不见）  
那条穿过县城的河，倒映出天空和云  
云要浅一些，在水下（里），均匀，洁白  
少年走走停停，空着手  
进入视线的画面经过脑子处理  
变得比实际抽象，新，气息更浓。  
他想记住这些印象，他记了  
那些轻微摇晃、厚实、反着光的树叶  
一部锁在路边丢了踏板的自行车  
一条中午的河，一个跟在身后  
穿着浅蓝布衣的女农民，以及夏天  
这些东西，足够混成  
一个可靠的画面  
画面在移动、变换  
但那种感觉是一致的：他说不上来。  
从走出学校门口，走进这条街  
少年一路上没说话。他想说。但有时  
想不起，不知道要说什么。他想  
也就送她送到不远的公交站  
最多在那里一起等会儿车  
严格说起来，这算不上离别，92年。

不是 92 年，就是 94 年  
我现在想，它应该是 92 年，夏天  
中午的阳光，我还有印象：那些阳光  
只能说它特别：不存在其它，只是特别：  
那条街、街边上的河、风、那些宽大的树木、  
标语、往事、杂质什么的都过于稀松平常：  
也只有在那阳光下，我才能逐一还原。

### 高端候鸟

这将是降温和刮风的一天，  
12 月的华中湖泊、江河地区  
我的规矩是把一行诗句  
控制在 21 个字符宽度以内（包括标点）。  
它们是我的绝句，和旋律和音乐：  
我必须冷漠、随机，凭直觉  
搞坏我的语言。我是坏的（约等于忽略不计）  
同时，我又将手（左手）举起，弯紧手指  
在风中牢牢夹住那个缭绕的烟头。  
昨晚，象群和大批禽鸟一齐倒塌、坠落。  
我收到 3 个未读硬核短信：一、行动高度一致；  
二、金字塔代理模式——轻松月赚百万；三、  
无论反对什么，反对无效。我把它们  
断句，变成了诗。四、泡壶茶水，

坐在沙发椅上，想一想 B，她的猫粮或  
周世宗：公元 954 年 12 月 4 日，雪，并望着窗外

### 剧情

在一个  
放之四海  
皆浆糊的  
早晨，马匹  
停在路中央吸雾，  
看得见的未来  
还没到来。  
我（？）来到  
窗前喝水，  
不分阶级  
东看看  
西看看  
仿佛一个  
去商场看电影、  
吃麦当劳冰淇淋、  
拉大提琴的，  
散场后  
只好忘掉  
这一切。

### **MacBook Pro**

在我小的时候  
我经常跑去田里  
看农民劳动  
他们现实，相信丢下种子  
就会有庄稼长出来  
一些悲观的燕子  
在他们脑袋上空飞绕  
等着泥土翻开  
我是怎么发现的（我又没经验）  
也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这样  
有的根本不懂悲观  
空坐在锄头柄上  
望着那些燕来回领悟

### **题材**

下午，我放下  
手头的事  
准备去洗个澡。  
我有多久没洗澡了

10天，两个星期？  
南方的冬天  
冷的让人不像动物  
我大几千里跑来这里  
不仅弄丢了尾巴  
还损失了2斗余粮

### 一个人正在写诗……

一双手空着，他忘了  
怎么写一首诗。想不起来。一个人  
他不记得。他想（中午，雪停着  
阳光很好，他想着）写一首诗  
那样的东西，而不是别的  
他忘了。他的手边  
放着一只苹果（红富士），窗外  
一头熟悉的鸟，规矩、老派，稳稳  
停在半空（以他喜欢的样子）。他想不起  
写它们的动作。一个中午（雪，停着）  
的动作，在以前，他用几根手指  
随便就能制造。他不记得了  
手空着。他忘了，一个（像他这样的  
一个）人来世上走一趟：写诗、  
吃饭、睡觉和劳动（这些

只是功能)，他忘了来的理由  
他这样想。一个正在写诗的人他是  
在一个巨大的中午：那只蛋还竖在雪中央。

# 金刚不坏

——关于一部诗集的再处理。



## 第一章

这（不管它指什么）显然不是巧合。

早睡早起。

抓捕。抓捕和阳光和免于恐惧。

与过于纯洁的词汇在一起，常常让她颓废不起。

政策驱动，星期二。

我坐在路边一个常坐的球形石凳上喝着可乐。

不止一次，我感觉仿佛确实坐在地球上（事实上也算是）。我的意思是，不要去过多的关心事实。否则，你会感觉脑子塞满了星期二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够用。星期二这个，星期二那个，统统都是星期二的，而不是星期三。星期二和星期三不一样。也不一定。这要看事实的情况。

一片羽毛从空中坠落。这是一个事实。

这也是我不关心它的原因：一个羽毛它是怎么样从空中掉落的。它旋转，还是静止不动笔直摔落。

下雨了吗，周围。中途它遇到别的羽毛没有。落地或挂在树枝上，它会不会受伤。当然不会，它只是一根羽毛。没什么可担心的。它也不会后悔。它只是一根符合一切物理定理、空气动力学诸如此类人类已发明了的大自然规律且仍然带有一定余温从一头往南飞的燕雀身上脱落不久用来把握飞行方向的尾羽而已。反之也是。一根羽毛和一个羽毛（球）。比如：

利物浦 4-1 卡迪夫。一场看着让人泄气的球赛。粉末。我没有一丁点儿印象。我从不看利物浦的比赛。除非它跟切尔西踢。而且是客场、圣诞赛程，并且队内缺少 2、3 名绝对主力。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它很难发生。发生了，也没什么。特别是一些不好的事，它们总在发生。也没什么。我的想法是尽可能离它们远远的。

观察一只用来擎天的手，最近，它掌纹稳定，没什么错误的地方。它是这样的。它和另一只手相互攻击。另一只手，常年隐形，我们看不见。既然如此，我再大胆点，直接让它消失。但不可能。它消失的，只是手的意义。它还是手。另一只手。它让人想起雪花。不知道。它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时，我会比较空闲）仔细、耐心去观察，结果总是一无所获。

但也不绝望。

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而只能尽

量拖着，不动。或掉头，换一个方向。白云，火山，雨，雪花，坐下，我说。随便选一个，它都是反方向。它仿佛已经假设了一种可能性。而我需要去验证这种可能性是否成立。那便是去找到其中真实存在而非创造一种秩序以完成这个游戏。一个双重游戏。它既是破坏，又是建设。从来如此。它到处都是漏洞。

她把梯子拆了，丢到水里，飘走。

现在，我们普遍遵循一种习惯：从后往前，从左到右。这也是投奔一个亲戚的唯一路径。

雪在下，它们不在那里。它们可能是两头鸟。可能不是。是别的动物。但它们必须复数。是一和一和一些一之和的复数。是可数的。而不是 2.3 这样的数。即便，我的意思是，即便数到哪儿是哪儿，这也不应该。有一天星期三，我看见路上停着 1.03 匹马。这相当于承认了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怎么可能。这是 1.03 匹相当模糊的马。但我还是完全看清楚了。从马头到翘起不动披散着长毛（有部分烧焦了）的马尾。当然，也可能存在我说谎的情况。我通常不说谎话。除非在说谎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头原始猴子。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估计也没什么没缘由。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下雪。

雪在下，有时。一个人空坐在一把锄头柄上，望着那些燕来回领悟。一群悲观的燕在空气中乱飞。燕是候鸟。这是一群当年的新燕。燕四面八

方在空气中穿插飞行。整体没有固定形状。而这一个人并不是一个标准农民。他是隔壁村的，我知道。从他凝望燕群的表情来看，他无法深入了解每一件事情，包括下雪。一群燕飞在雪中，这种事在当地是怎么发生的。我都有些怀疑。而如果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我恐怕那一定是在1986年。这种事，以后有机会再说。

它们（李祯、小平、风和行星末日什么的）一个都还没来。我在等。我也在回忆。我不是故意的，同时回忆所有事情（这需要勇气）。我不能同时回忆起两件事情。两件不同的事情分布在脑子的不同部位。我没那么快。我无法超越光速（倒退）。即使在回忆中。我得承认一些东西，有时。也只能这样，不是吗。承认某一些懒得去折腾又似乎没必要反正大家都这样认为的东西。就像光速这样的东西。它甚至都算不上一种东西而是一种规定：神的规定什么的。或神本身也够得上一种规定。我得遵守规定。这没有坏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没有。国家和社会，一眼看不到尽头。泳池里，大部分水已经蒸发。我和你，还活着，在同样的秋天。

作为一种填充。

对完整缺失部分的填充。填充物，我这样想。并想起一些别的什么。冷的像条狗。

在十二月份的华中大部分地区。而在九月，同地，同样热的像条狗。那会儿，我也是站在同

一个窗户前，东看看，西看看：归元寺就在附近。我总能看见楼对面的那群鸽子。同时我对任何鸽子没有任何兴趣。特别是象征着和平的那些鸽子：它们脱毛尤其严重。鸽子随便在天上拉屎。有一些（姑且可以这么认为），它们（鸟屎）跨越时空准确掉在了屈原或关公的肩膀上。这两位，加上照邻和佛陀、如来什么的，基本上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最爱。我和他们在一起，不分阶级爱恨和风俗、志趣以及性取向。现在，电量是满格的。

一个点（.）。

一个点黑。一个黑点（不是尘埃），原本就在这里。我只是把它调整到准确的位置：

这样就能看清楚些。再说了，在空荡、偏白的天空下，一个点，它只能为黑。在白纸上也是。上午10点来钟，我们又通了一下微信。怎么样，我问。忘了，对方（小平：原名赵志明，江苏溧阳人氏）说。我们忘了吗（关于昨天晚上通话聊的事），我说。是啊，想不起来了。忘了，忘得干净的一逼。对方说。一个点。

我也就相信了他。

虽然隔着听筒，我都能闻到他那身隔夜的酒气。这已是大前天的事。想不起正常。想起了，也不见得就精确。忘了也好。忘了，从某种角度（对一头鸟）约等于放弃。那是1964年，秋。看到自己满头的白发，曼德拉想起了甘地，想了一

会，决定还是放弃王位。一个点。一个超人他是。一个俗气利益分两头的超人类。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即让自我融化为一个原始白痴，即一头思想和行动可以划上等号的整天在河边晒太阳光线的动物。不知道。我们只是历史上数不过来的语言动物中的一只（我）。并且总是对任何事保留意见。我在找，找什么？它是客观的，在表面上，又仿佛只是在传递那种“嗯，我才是无误的，对吧”的意思。一个黑点。一个人停在树下，看不出她在想什么。后来就下起了雨。她走了，在下雨之前。再往后，人们在原地砍掉树木，建起一个效益一般的印刷厂。她回来当了一个工人。一天十三个钟头对着那部全开海德堡印刷机发出的巨大噪音，没过两个月就失了聪。谁知道呢。她也不去想这种事。这种、那种，她被迫去忘掉它们。她还有别的事要想。这个下午，她要去市中心商场看一场商业电影。她去了。骑着马匹。这也是她应得的。

马匹、电影和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在影院的座椅上支起手臂，旁边一个人同样在同一地方支起他的手臂。电影还没开始。黑魆魆的影院内，女人不说话看着大银幕。女人的脑壳斜靠在上臂上。女人呼吸均匀。马停在外面，冒着热蒸汽的生殖器一涨一缩，跟女人的呼吸频率同步。

马也许听见了。

它听见了什么？电影就快开始。

电影就要开始。我们看不出女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女人这时（在电影即将开始、龙标演绎之际）突然弯下手臂，拿起可乐。狂吸两支吸管。声响特别大声。这个女人是谁？

那马匹也许听见了。也许没有。

这是两回事。

女人，她看着不像（祥林嫂）。还差一点。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或说义务帮她回顾她的一生。这是她的事。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假设她是一个淮安来的女人。这就够了。这就等于说，无论她的生命生涯多么辉煌，或暗淡，或不虚此行，她淮安。以及淮河两岸。有一天星期二，我坐在月湖公园我的专座（一条法式长椅）上看着池塘枯萎的草丛。一个女人朝我走来，走近，站着。对准我，以恍若隔世状告诉对方说，“我，看着我！我很重要，知道吗。”这一个女人说。口里含着一根棒棒糖。

“还差一点。”我告诉她。让她滚。

女人永远是主题。在任何时代的写作中。没有女人就没有女人的后代。同时，女人又是水做的。这就有点混淆不清。女人们总是思想含糊，行为神秘。化妆水平亟待提高。这很好的解释了，女人的反义词是自然动物。女人从自然物中突然脱离出来，成为新物种。谁都没搞清这是怎么回事。她们是怎么脱离的。因为什么。还是为了一个什么。要说她们就是这样的。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合

适的)解释。女人重要。这点毋庸置疑。另外一点,女人和女人是一种竞争关系。在古代,一个女人(唉声叹气)在路上走着。路边,另一个女人B,端着一碗饭,在路边停着。没进食,她在离骚。挥舞着筷子,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她们穿差不多裁剪和色彩的衣裳,脸上毫无光泽。女人走到B跟前,唉了一声,走开了。消失在茫茫古代。B假装没看见,左手托碗,高高举起,不动。直到风后来停下,消失,她才单独摇晃起来。跟着口中稀里哗啦的念词,跳起各式各样模拟动物捕食姿态的动作(有时,也停下扒一、两口米饭)。不知道。

早晨,雾气中。

一个环卫女工在扫街(动物园路)。路过她时,她瞟了我一眼。我只好把手头上的桔皮丢在路面上。她又瞟了我一眼。仿佛一头动物,没说话。她让我立即想起,她的两片乳房平摊在胸口以及她特别想跑着去苏联当尼姑。这两种想象几乎在同一刻发生。分不出先后。但绝不是一个女人(不存在歧视)晃荡着两片乳房闯过整个西伯利亚森林快速进行在去莫斯科路上这样的画面。而是一个提着一篮子鸡蛋,穿着青色道袍的中年妇女,脸上淌着汗水,顶着风雪步履艰难。

我终究没吱声。

这年头,每个人失落。

从某种方面来说,她绝对是一片超级洁白的

羽毛。我不知道这样的比喻有什么意思。但多少是一点可以顺手而为的心意。不是出于同情。或所谓更高级的怜悯。我不在这个讨论资格范围内。我这样想，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临时起意。人总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被某些东西击中，让你一下子变得特别虚弱。就好像你能感觉到一个人活着是正当的。有过这么一回事。

我在动物园售票处正好见过一个类似的女人。我们（这里）不说男人。男人基本上是一坨屎。或者说男人身上只遗传了半个女人。剩下一半是另一个女人的一半，以此类推。男人的作用是永无止境的劳动和自我消耗，不应该出现在叙述中。售票处极为冷清：只留着一个贩卖气球的中年妇女，倚在铁栏杆上冒烟。

我瞟了她一眼，走开了。当时，星期二，九月。九月，或者十一月。

它们有什么区别？

现在是十二月末。在十二月，我常常想起一些九月的事。它们发生了，有的没发生：我没搞错。但都在九月。而在九月，我怎么可能想起三个月后有什么事。我不是杞人。很少去回忆未来。我把手摊开，放在桌上。现在，桌上多了一双摊开的手。这不说明任何什么。甚至，这都没有任何目的。但也绝非偶然。毕竟这会儿已是十二月末。不存在偶然或巧合。这至少是它和九月的区别。这（不管它指什么），都与我无关，九月。

在九月，有没有风（吹起一片树叶），我都会停在窗前。停着（什么都不做）也喝些水。偶尔想起点什么，就写上几句。

没想到一晃两晃十二月末了，还是一样。

屈大夫，我说，别说了，我理解。

低落。

这没什么。让我想想。

他在悟禅。眼神斜对着一个电视遥控板上的开关按钮，他开悟没。悟到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能给出的只有这个画面以及他不动的动作以及以下他（金城武这个人）少量我所了解到的资料以供有兴趣的读者想象发挥：属虎、32岁。祖籍山东潍坊。初中文化程度。十来岁离家出走。去过一趟五台山。理想是成为一名保镖。联系电话：181-4052-4155。

南方。我这样想。一个南方金城武（他的困惑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他要怎么理解），戴着一顶快递员上午刚送来的毛线冷帽。在十二月，一个阴天大于晴朗的日子。他打开窗户，一方面为了透透烟气，另外也试试帽子的保暖质量。一切都还好。除了对面房顶上那些鸡不像鸡，像鸟又缺少那么点火候的灰鸽。它们甚至连天空恐怖分子都排不上号。不像以前，一群鸦科鸟雀飞来，遮住小部分天空（不动）。任凭地上的人打炮射箭，它们稳稳的，以超越一切的存在方式霸道在天空。这就是鸽和作为鸦雀的鸟的区别。鸽没有灵魂，

它们是寄生家禽，提供卵蛋和肉质以外，它们一无是处。它们并不是和平代表。它们，这群鸟灰鸽，只代表它们自己。它们连自己都无法相互或自我代表。但它们有羽毛。有发亮的羽毛。但它们，有发亮不易脱落的羽毛。它们有羽毛。

中午，一部飞机撞进纽约双子大楼，消失。

接着是另一部。那会儿是九月。

从非人的视角，神（唯一的那个），不可能有邻居。也就不需要养鹅和栽培大批天使。这又是哪一出呢。已3天，连续阳光泛滥，我禁坐庭院中央，念咒、烧香、供奉猪头肉，仍旧没有一点起色。这不能怨谁。我早就说过，屈大夫（字平原，楚人）和我，我们是共同体的。至少从精神面貌上。命运就算了。我的晦气一向来的比他深重。这怪我。有时（九月或在十二月末），我丢三落四的，忘了提前介绍。

我们忘了带勺子，人人失落。

一晃，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实打实的。

硬回车。

俗话说，牛仔裤和一面墙和，一个红色报警器。而作为一根无聊的电线杆，它更像一根标准的电线杆：除了架住那2根电线，它没别的用处。

三、目录。

翻开一本书（短篇小说集），正好翻到它的目录。一张空白纸，上面只印着“目录”，无它。转

而去看这目录页反面，还是空白。目录，我这样想。这世上已经有看不完的书，一个人为什么还要去写一本书出来。写了，她自己又不去看。像这样一本通常无人问津的小说书，多一个目录等于（归元寺就在附近）多一道伤感。不要也罢。要也行，是吧，司屠（姚来江：昨晚，我们又说到了名字对一个人的暗示作用（在胭脂路，著名的黄鹤楼下：林东林说，那不是诗里的黄鹤楼了，古诗里的黄鹤楼离它还有点距离，原址在江（这里特指长江）边上。我从20层的高处看去那个地方，完全看不清。但能理解。于此）同时一个写作者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擦亮、点燃、铸造、建设等）他那微不足以道的姓名。比如，从江苏来的余姚人，姚来江，他又是哪个江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回忆。即使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目录就是这样。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彻底转成一个只研发目录的小说家，或一个算命的。都行，如果两者必居其一。目录或仅仅书名和标题。看情况。在十二月末，大部分事都得视情况而定。不像九月，我从北方来，南下，翻山，过平原，渡江，隔一夜工夫就来到这里（：这里、那里，总之就是一个指定的地方）。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选择。我只需要整天坐在窗前，不移动，往电脑屏幕注进一些字什么的，打开一部风扇（九月，有多热就有多热）。（让）电扇风吹着整块键盘（它不太会挑选一个键单独来吹）。我有无限耐心，注视着风

和每一个按键。而不去想别的，只是注视。可以这么说。每一个按键，我对它们的功能（的了解）比我的手指（对它们的了解）还要了解。风也一样。有时，星期二，当我用手指去了解风，我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把它放在风里。我立马能感觉到那便是九月的风。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目录或一个点。是这一根手指，它对九月的风熟悉。通过它，它传输给我风向、新、旧、时代特征诸如此类信息。这是一根对自然风尤其敏感的手指。我一般用它来夹住烟头，更多的时候只是让它空着。但电扇制造的风又是另外回事。女人。它既不九月，也没那么的所谓自然感，它工业。对这类风，我当然只是注视，还不至于傻到真的用手指去测量。其实理论上，我根本不需要这些辅助。对风的定义，我愿意相信，也接受它只是空气的流动。这样要简单些。反正，风（跟雨、鸟、阳光什么的）是一个无穷的话题。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它绑架。这就得不偿失了。我们还是绕开它。

十二月末。绕着一枝树木走。走两圈，它是一枝梧桐树。接着走，又成了一枝不知道什么的别的树木。我都懒得抬头。我只想快些回到家中。同时，甩掉一天到晚跟在屁股后头的屈原。我并不相信他，或他快要发霉的委屈。谁没有呢，多多少少，这年头。

冷归冷，又能怎样。（不用看，这是我自己对自己说。）放松。

东方。

一支戈。

我不知道。

在(某个)下午 15:25 ~ 38 分,窗外,天寒地冻,没有雪(更没有鸟(在空中)出没)。Everybody hurts。我在窗台前抓来一头鸟,随手把它抛起。它不动。在空气中掉落。落到地上,才反弹回来,停到我手里。我们没有感情(暂时),也没有仇恨。它认同这个游戏玩法,我就又抛了它两次。沉甸甸的,它不太像一般的鸟雀。仿佛它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并不重要。它垂下鸟脑壳,歪着脖颈贴在我手掌上。不知道在搞什么。朝向我的那个鸟眼一开一关,连不容易弯曲的鸟舌,半个都露在喙的外头。它是鸟王吗。显然不是。一头通风报信的鸟,看着也不像。当我随手把它抓来,完全是因为窗台上就它一头鸟。我没有召唤。它自己停在那儿的。不动,全身乌黑。差点吓我一跳。没理由的。对不熟的鸟,我向来没有好感。一个点也是,点黑。但它还是略有不同。它虽静止不动,但总感觉在源源不断从全身散发着意义:冷、热不等。我绝没有见过这样的玩意(它不在《鸟史》里,这是一定的),也没听说过这样的意义:它是荒的,没有两毛钱的紧张感。这鸟就是这样。除了它看着仿佛鸟,别的与鸟完全不搭。我主动靠近它,展开手掌,或收拢成一个鹰爪状。它没动。谁,是谁派你来的(我怀疑是 B)。我问它。它当

然听不懂人话，它是鸟来的。那这样，要不要吃米粉，我大声喊道。它飞走了。但身体没动。看着也十分安全。这时，我伸出手去，把它完全捧起来。捧在手里反复吹气。它的羽毛极软，乌黑、发亮，我吹了两下，便把它丢入空中。雪（但愿），正是在这时候下起来的。我这么说好了。这时的雪，什么都不是，只是雪自己。

鸟和雪和一个点和控制（：这是我特意添加上去的）。事情就这么变得复杂起来。在繁复、无常的雪花中，这鸟做完自由落体运动，在接触地面时又及时反弹到我手中。本来没它什么事。我来窗前喝水，只是为了看看这个下午有没有下雪。有，那我回床上接着睡。要是没有（不就这两种情况吗），我就准备一下出门，过江，去朋友那儿吃晚饭。没想到事情会搞到这个地步。还是怪我没有经验。

何为活着。无非是去处理一些事情。

鸟的、雪的，甚至一个空荡荡天空上的（黑）点，我都需要反复调用与它们相处的经验，以免发生动不动又抒起情来的尴尬：也不是不允许，但要适可而止。那么，1130，生日快乐，顺利进入40岁，你知道的，为了几块钱和更多的几块钱（芒光灯笼鱼）。你想了想，还是赶在天黑前，朝下一个村庄走去。

夏天，体感温度远高于气温。

去厨房烧些水，以及

吃一个橙子。

有一天（1986年）放学后，我走路来到河边。来见一个人。她不在。在当时，这种情况是允许的。不论她最后有没有决定去苏联，我都认为她是一名好女尼。我再也没见过她。其实是，想见，也见不着。她消失了。等同于，从她的视角（世界），我也消失。而

消失于十二月末，还是别的下雨雪的月份，楚地，抑或某块风水宝地（必须有瀑布）都只是—个概率问题。

这也太悲观了点，不应该。我只有流淌，顺着河。并且记住这句话。

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师傅说。

火锅也一样。

单独看，它像猛犸。我单独看着。我是帮一个人（女人梅）看着。她远远的，还在船头指挥，而我站在岸边，近距离帮她看着这个东西。它并没有像她看到的，看上去像—头远古猛犸象，它只是—个普通的土堆。堆头上长着两三根茅草，和一些别的宝剑、雾气之类的什么东西：反正不是植物。我不愿意看着，它有些让我想起不好的事。我走啦。我对着河里的梅喊。在我走开之前。不知道她听见我喊没有。—个女人，渡船从河对岸过来，她来做什么。喊她丈夫回家吗。就我所知，丈夫已近走了整整三年，梅有些拎不清状况。（也许梅就是那个女人）—个她的丈夫既然已经走了，

他是不可能回头的。有时我站在岸边吃饭，总看见她丈夫（一个精瘦的家伙）对着河对面村庄袅袅炊烟张望和踌躇。但总是没有勇气再跨出一步。1986年，我小。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总之，他老婆梅，也是我家邻居，我有些怕她。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尽量不去展开她的故事：那样就没完没了了。总之，从女人梅这会儿（傍晚，黄昏17:32分，星期二）的角度，她看见对岸的那个东西，不管像不像猛犸，都不应该是他丈夫。梅在后门山上种过一枝枇杷树，在枇杷树下哭泣过。这件事我也是知道的。我也会时不时问她借一下梯子什么的（否则，忘带钥匙，我就只能通过竹园光溜溜的竹子爬到自家阳台上）。星期二。

我走进超市，买两包中南海、两个百事。我的意思是，有一生无悔追随佛陀的收银员吗。每天都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是每天都去超市买烟，买两次（一次一包），那么，平均下来，一天的烟量就是两包无疑。既然如此，还不如一次性买两盒。没有啦，收银员说。都已经被你买完啦，新的还没到，你这烟鬼。收银员说。她说她的。她看着确实也不像。她解开缠绕在手腕上的木质佛串，一个一个拨动。另一只手空拿着那个发绿光的条码枪。四周没有要扫描的货物。她勉强有点像邻居梅（年龄上），但更多是我的主观意愿。女人长的都差不多。不要怕。我心里想。我甚至都有点为这种不正常心态感到羞愧。算了，

我说。我确实没有勇气跟她怼上两句。沮丧极了。

画面在移动、变换。

只是它有什么鸟用，没有。一个点落入水中。  
水管。

（假设）当我讨厌风，我要怎么表达。不知道。比如我不能简单的把风替代成一个女人（无论从哪方面，它们都不怎么好关联）。风不像女人，你说停下，它就会停。你说滚，它消失。风可以什么都像，但都最不应该像女人。风大，有女人大吗。没有。轻，这是女人的专利，不去说。风有趣。风没什么有趣的。风讨厌。但也就说说而已。你根本不可能用什么方法去讨厌一阵风。除了把窗户关上。但也有另一种说法。一个人讨厌风，那是因为她同样讨厌世界。首先讨厌她自己。逻辑上（一个女人的逻辑）是可以的，但这样就没意思了。更何况，这里的讨厌，只是一种假设。上星期三，我见过一个明显讨厌风的女人，她默默站在风中，一句话都没说。当时，我正穿过铁轨，走去归元寺（好奇想去参观）。风大得把这个女人的眼泪水吹得到处乱飞，女人在听电话。我没有感觉。

我们在同一阵风里。我就觉得这风挺好。

谁知道。归元寺，我又没去成。这总是有原因的。风，还是这个女人，还是我本身就可去可不去，还是这天八字不合。影响肯定是受影响了。有时，我感到虚弱。具体就往往表现在这种地方。

仿佛周围到处有什么东西在暗示你，但又不明确暗示内容。搞得人特别神经。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它不是那种老大哥在无微不至注意你，不至于，但的确，你会有一种被笼罩的感觉。仿佛你只是宇宙中的一个点，而那个宇宙最多也就拳头那么点大。我只能这样描述。我开始大喘气。头晕，四肢发软，唯有一个结实的拥抱才能把我救上岸：那时我基本上已产生一定量的幻觉。1986年。我沉入水中，到达水底。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菩萨塑像沉在那里。我敲它脑壳，感觉它是空心的，隔着水介质也能听见一点空旷的声响。它密闭的嘴里还他妈吐着一个一个的泡泡。我气不够，得赶快上浮。就这样，它带着微笑用我完全听不见的什么咒语把我静止定在水底。足足有十分钟。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当我有时感到虚弱时。而我对黄昏的恐惧，有些时候也会嵌入这种记忆。兔子，我们说到哪儿了。

“没事，我听着。”

“你真的听着？”

“在听。”

“吃饭了吗？”

“你管我！”

想想也是，（既然）鸟，有鸟的气性与德行。兔子也是。我不妨开诚布公，兔子是我的精神动物。它先后干掉了早先的鹅，接着一头座头鲸，接着一只马达加斯加狐猴，最近才上的位：排在1986

灰鸟（我的最爱）之前。我决不是在开玩笑。它每晚趁我睡着懈怠，总在啃食我本就稀缺的精神。我都不知道它为何对我这般。它对名、动词有特别嗜好，对语法则不感兴趣。它排泄出大量废物，污染精神。它可能已牢牢掌控了主动，垄断成为我的精神之王。绝不允许任何势力有造反举动。它有这种实力并绝不动摇并死皮赖脸。我一毛钱都拿不住它。严重影响我的意识形态。它恐怕暗地里在给我洗脑，往里面塞各种乱七八糟特别没文化的东西。甚至干涉我写作。文艺写作来自现实，服务与现实什么的。兔说。我都快被它快搞崩了。但也没那么严重。我通常不太需要精神。它最多只是一种打个比方：润滑剂。精什么神，我要那东西干嘛。但脑壳里长着一只张牙舞爪的狂兔，终究也不是什么好事。它要是搞的太出格，我也就招安它一下。或索性直接甩出。我有准备。

去了一趟医院。

在离一部医院巡逻警车两枝桃树远的地方，是一个带草皮的露天吸烟区。兔和草皮，甩出。

诸如此类云云。

清空。

A、他们是真实的泥水工。

数量是一和一总共两个，看不出前后次序（我进门时，他们在糊墙。）也不存在哪一个更重要。那我怎么介绍他们，谁我都不想伤害（在写法上：还是情感上。这就又让我想起停在窗前的那只鸟

来。它古怪，还在。雪已经停下。它还在这里做什么呢。一头鸟，它带来下雪，却没带走下雪：两者都不应该。它的使命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谁派来的：我不想知道。它饿吗，看着不像。它仍然不动，必然背对着我。那发亮乌黑的羽毛，仿佛只是一头鸟身上发亮、乌黑的一件羽毛。但即便如此，它又显得那么空泛，无效或被动。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能形容。也许是它不实际，也许。不可能有第二种也许。它只是不是一种实际物。所以它才可以不用学会飞行，弹性超好。我曾经想要一种东西。失去后，我还想它回来。可是不能。我这样想，它要是回来了，来到我跟前，停着，不说话。我看着它的样子，那又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它会不会和原来其实是一样的)。我不知道。

这个早晨，我拉开衣橱抽屉找一双袜子。

车站，台风，飞鸟，马车，你说（你说的，兔子）。

她转过头去。不是梅。不是梅就是那个售货员，或者就是B（丫鬟）。

B、鸟，去掉一个点，它还是鸟。

它停在那儿，可能有些时间了。

武汉是动物园。

星期三，河边，我只有看着虎离去。长久以来，虎对于我是陌生的事物。至少十年前，一头虎从虎山下来，来雾气迷漫的河边饮水。我由于

不熟悉它的美学而只能单单望着。虎安静，低头舔着河水。虎也潦草，肌肉线条随意且暗淡。我能说什么呢，这就是虎的风景。它单独成立，虎，自身就是风景。虎也不说话，要是它想转头看我，它会转过头。它没有。饮完水，它面对河水倒退两步，转过身离去。我多少能够理解。只是不愿意，也说不出那种语言混沌了的感觉。而我能做的，只是多年来一直保持住这种虎的感觉。1986年，我以为它会永不过时，同时也不值钱。没想到是真的。星期三。

几只掉不下来的鸟雀，始终在低空上、下飞晃。相去甚远。鸟雀是另外的感受。它们或欢快，或小巧或危险，情绪上并没有虎那么浓烈。鸟雀毫无疑问是一致的。鸟雀作为个体无法存在。而作为集体或整体出现，它们只是一群天空恐怖分子：搞来搞去，有什么意思呢。历史上，鸟雀是鸟的一部分。而鸟又实在太散文化，不利于团结。有高飞的鸟。有高飞的鸟雀吗，没有。这也是原因之一。对鸟，尤其大鸟，鸟雀的活动更接近地面和日常。奇怪的是，在当地，人们总希望把鸟和雀分开。以为两者有什么区别。我不反对这种愿望。但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

天会塌吗，不会，应该也不是。

不是鸟类需要去关心的事。天会塌。塌完后，天还是天（就像八月）：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另一片的天。天很简单，天它甚至连天空都不是。所

以,对一个杞人(最近,听说他又对雨水有点过敏)来说,他要考虑的并不是天塌不塌的问题。他只需要记住,天是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天变化无穷,塌方是它的平常现象。是吗。

点燃一支,回头想想虎。

天和虎,和鸟雀,以及雨水和杞人。它们是怎么回事。它们, wish you were here, 在适当的时候,用手指敲两下桌面。一下快,第二下慢,敲完后,停在空中不动。这时虎会成为一头新虎吗,不会。也没必要。虎大致上就是这样。要是一直不亮,那就没意思了,虎。雨也是。雨在下,小雨。或没有在下,我转过头,看去窗外,雨刚好停着,在十二月末,一个星期三上午。我在怀念虎的同时也思念雨:一个远,一个近到打开窗就能看见。这显然是一个错误。但我毕竟原谅了自己。这不是说雨(虎)常见,容易失去感动,或它重要,往往被人忽视,甚至神秘(雨(虎)有什么神秘的,没有)。都不是。是思想它们的困难。A和B,要是不同,它们为什么又都是一。反过面(怎么反),A是虎,B是雨,看着都非常暂时。总归也没法退货。不知道。一头不亮的虎,这种情况倒还是第一次出现。

光辉岁月。雨和虎。

但那种感觉是一致的:她说不上来。

也不去多想。上午,我 FaceTime 在北方的妻子,她刚起,还没化妆。都十二月末了,她已经

从一个少女成长为一个标准妇女。嘴角流淌口水，胡子和须疏朗可见。我们在 2000 年认识，育有一子。从情感上简单说，一切都会过去。十二月末，重要的是末尾。从情感上，一个妻子不应该算作是一个女人。而我，归根结底更像是她的儿子。或某种废弃物、一段倒在路上的木头，一个理性的杞人，还是干枯江湖里的一个鲤鱼（武汉话叫：喜头），一座桥和一间濒临倒闭的印刷厂诸如此类一泡乌都行。懒得去描述。我这样想。要是个雨滴，我至少目前为止还没决定它的前史、质量，以及抛光等级等，我不知道。我的主要任务，是每个双休日陪张临做完语、数、英家庭作业。自从家庭成为我的最小活动单位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反向失落过。一头宋朝飞来的鸟王，从天空降落，落在同一根树枝上。小鸟见势赶紧躲开去。至少情感上是这样的。

车以 70 公里 / 每小时在晚风中，在开发区平摊的沥青大道上平稳行驶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车以 70 公里 / 每小时在晚风中，在开发区平摊的沥青大道上平稳行驶着。它没有总结性的标题。情感和鸟。

兔追上消防车后，又去追赶一群异形。兔子每天在繁殖，在风中发疯。兔子和兔子连绵不绝。说的都是情感。

一个只欺骗自己的人她是，一个卧底。她那不灭的情感。

我的长篇玄谈不需要底稿（不需要）。

一碗蓝莓干。不需要情感。一个点呢？一个点和一个女人的情感。它不是最超级的，不是，它在下坠。（一个蓝莓干或一片不忘初心的洁白如初的绝不动摇和天真的羽毛。）

牛肉。

下雪了吗，我问。而不是在问情感（的一种）。星期三，下午，屈大夫（我们关系不错，情感到位）来到我身边。他大概刚刚服完什么药草，迷途途的。关二爷随后而至，一进门就去抢夺前者的遥控器。是下雪了吗，我问。

是下雪了吗？我问二客道。

我走过去把电视关掉。是不是下雪了，我说。两人没说话，扫兴极了。一同坐到沙发上小声讨论起什么诗经卫风。羞，大夫说，去温两壶酒来。说着，装作用手指弹掉衣袖上的雪花。二，他朝我伸出两根手指确认道。很少这样，衰神们携手造访寒舍。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大夫叹气说。你不知道啊，这一路。他说。老二，挪过去一点，不觉得挤么。不觉得，二哥说，我们开始吧。

走去厨房烧水。

看着从壶嘴里不断冒出的热蒸汽，正好可以练习顿悟。窗外，天空阴沉，下雪还得等些日子。一个城市农民，在他的小时候，下雪，总让他想起卖炭的。凄苦和旧社会。现在不同。快下雪了（也许就在这几天），我想到的是赶快去购买一顶帽子。

下雪这个事件周而复始，并不会变化。那变的又是什么呢。点燃一支后，我随手把最近只使用过2次的打火机搁在一个手摇式卷笔刀装铅笔屑的塑料半透明微型抽屉里（先前，拉出它）。不知道为什么。

我生气（仿佛没有原因：我把房间门关上，相当于把屈、关两人关在了客厅。等需要他们时再用。现在，我只想）默背一遍屠龙诀，缓步走进附近的树林（不知道，随便），转了半圈多，连根龙毛都没看到。（而二、在遥远的冬天，）一个人在路上走着。我走过去提醒她要雨伞吗，我有富余的，我说。这时，一匹马（突然：非常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嘴喷白雾，浑身散着热蒸汽：真的把我们给吓了一跳。像这些都是可以的。

换成虎也一样。马，没那么严格。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也不一定非得是支持卢照邻同时也是卢照邻的女邻居。都行。只要有起承转合、夹叙夹议什么的，怎么想和想象，都只会漏气：这是好的。可原谅的（这点尤其重要。否者，怎么也是入不敷出）并且也可数。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也会这么消失，万花丛中。

严格，说到底只是一个形容词。

话是这么说，也不能说太过。每个形容词也有它稳定的一面。我想过了。比如，一个平静的湖面，它是一个稳定的湖面。一个波浪无规则运动的湖面，它也稳定。稳定是一种需求也好，性

质也罢，总之歧视天然存在。而名词是堕落，动词一般可归为犯罪一类。

鲸爆（堕落）。

火线（堕落）。

鞋（稳定和堕落）。

稍远（江对岸，以及更远），运动难免继续在扩大化。于此同时——盯着一个消防栓，并不会让人联想到近代史和（2018年9月12日）昙华林路上的少女。反倒是一头鹅：我认识。我就坐在马路这边。打印机。

打印机（Printer）是计算机的输出设备之一，用于将计算机处理结果打印在相关介质上。衡量打印机好坏的指标有三项：打印分辨率，打印速度和噪声。打印机的种类很多，按打印元件对纸是否有击打动作，分击打式打印机与非击打式打印机。按打印字符结构，分全形字打印机和点阵字符打印机。按一行字在纸上形成的方式，分串式打印机与行式打印机。按所采用的技术，分柱形、球形、喷墨式、热敏式、激光式、静电式、磁式、发光二极管式等打印机。很熟悉是吧。打印机不仅堕落，它还是（不管它是社会、时代还是乱七八糟什么）它是堕落的标志。1，拐个弯。去哪呢，1，拐弯后，没法立即再拐弯，空间不允许。1。虎拐了一个弯，去了虎山。

一头动物（鼻孔喷着烟）来到跟前，停着不动。问它属虎吗，它说不见得是。还是1。

1 或 B 或屈大夫或女人。或甚至一个黑点。风在动，风吹动树叶和大夫的衣袖。总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上面说了，空间上不允许。难道还需要借你一个扩音器吗。也说了些神秘的事物，神经兮兮的，两个人，我和阿强（在《叙述和抒情》中，他和裴寡妇已经结婚了），在 2018 年，双十节，汉阳江滩。我没说话。只有忘掉。或者尽量忽略。“A，”我说（尽量显得不那么轻挑），“听闻你俩同胞姐妹，不像呀。”总是这样。一个人不停往篝火丢入木柴，过会儿工夫，柴就烧完了。当最后一根木头被丢进火堆，他起身，拍拍裤子离开。就好像不再会发生任何事。他走进黑暗中，关上门。就是这样。一直是。嗨，照邻。

但，在实际中，你必须干掉牛，才可能得到牛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把木头丢入火堆中。）走入黑暗，关上门。仿佛什么事，都不会再发生。只有无法计算、衡量的黑暗朝你涌来（实则是你主动朝它走去）。关上门，你这样想。不要去看暗处的那头虎。周围是那么干燥。不要去想这些。下雪，还是雨，一个走在雨里的杞人。不要想这些。只要关上门。老实待在黑暗中。没什么的。不再有新的（必然也是连续的）事件产生。也就没有更多的失落。我们在自动衰老（忘了带上勺子），正前方竖着一片无限的光明。关上门。又或者流淌在他血管里的液体不够正宗，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暂时不想知道。把门关上就是。黑暗中，他挥

了挥手，示意那部出租车过来。先把门关上，司机说。我都替他着急。他不急。黑暗中他伸出手，仔细感觉着风的方向。当然什么都感觉不到。他突然想起要去吃点烧烤。那家在归元寺和武汉动物园连线的最中央处：风水、地理位置极好，偶尔光顾的飞机烧烤。他想了想。之后不想了。关上门。

从长江航运总医院停车场出来，过路口，气温偏凉，10月份，秋天。

在路口，他停下。停着想。

一条黄色的河。

一个砍柴人站在岸上并且他是一个人。一个可以是任何人的的人。

三、满屋子翻腾的蒸汽中，一个拿筷的宏观神，坐在八仙桌的主陪，不饿，也因最近实在晦气而懒得去哭。

这是本月来第二个有阳光的下午。

总之，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他关上门，消失。

我们的玛利亚·简跟着一个幽灵游荡到河边。玛利亚·简是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女孩。玛利亚是她的名字。她自己并不喜欢。玛利亚，玛利亚，有人轻声呼唤她的名字。她没有去听见。玛利亚的语文（：英文）学的很好，跑步快。我们不能要求玛利亚更多了。玛利亚年纪还小，她喜欢在风中散步。

穿三条裤子。

这是一个阴冷的下午。阴，是因为没有明显的阳光。冷，不好说，它只是一种皮肤的感受。虎，不声不响，悄悄来到我身边（跟屈大夫的风格近似，像猫一样磨蹭着我的裤管）。我，照常只是坐在椅子上。喝水也恢复元气。一个女人（不是裴、妻子或丫鬟 B），她有时想象自己挥舞着两根海带，一边掉眼泪水。HP DeskJet 2131，打印机关着。一只全黑、有线、双飞燕牌鼠标我已经使用它多年。下午（另一个下午）13:32 分，我还在琢磨，这一切（私有制出现后）的发动机（不是总开关）它在哪儿？

房间门，关着。

就近的窗户是打开的，我在听雨声。十二月末，一场中雨的雨声。它从早晨（我送完张临去学校回来后，我就开始这天写作了）开始下，一直下到这会儿下午，它有停过吗。我完全没注意。是雨，把我从写作（有什么写头，对随便一件事上瘾，她（我）应该已经过了那种年纪）中分离出来，去仔细听那种声音。中雨的雨声很容易分辨。它们来自树叶、屋顶、水泥路（动物园路）的路面以及落水管。又或者雨滴之间的相互碰撞：不轻不重，也不怪，非常的秋天。这会儿是冬天（冬至过后）。雨的声音却没有不同。它甚至让我想起 1986 年的秋天，整个秋天，没有下一场雨。我总是早早起床，来到窗台前，看着不远的后门山，

等一场雨的到来。就像往后，一到冬天就开始等雪。其实我（太小，还不到十岁）对雨没什么概念。只知道它不是水。雨是落到地上，才成为水。雨是怎么形成的，当时我并不清楚。雨声是另外一种东西。它更复杂。

她阴郁，两眼射红光。

阴雨天，一个深沉的指挥史坐在火盆边上烤火。丫鬟B明显有些不耐烦，让他赶紧把剩下的饭菜统统吃掉，免得浪费。多大的人了，B训斥道，没有一点记性，把裤子拉上。整个感觉有点儿过分。指挥史再不济，好歹曾经也风光过。但是没办法。从朝廷退下来后，他愈发暴弃，搞到连饭也不吃，睡觉也懒得睡。都不知道整天在搞什么：反复叹气，口里念叨这、那的。也是，放在哪个朝代，冬天都不好过。

玛利亚·简在三岁的时候养过姑妈送给她当作圣诞和新年礼物的一只新几内亚金刚鹦鹉。觉得鸟凶，便把它放归自然了。

这是到目前为止，玛利亚·简唯一后悔的事情。其次是，再过几天，明年她就八岁了。

犀牛。

指挥史的犀牛。

不知道。没看见，丫鬟B说。她一脚踢飞那个火盆。又从墙角把它捡起来，奋力砸在地上，接着用鞋脚把盆子踩得扁扁的：就像一只超大号被某个脚法娴熟的拾荒者压扁的百事可乐罐。真

不知道这些恨从哪里来。

指挥史瘫了两个星期，他的猫也跑了。

我曾经路过一只虎（一种愿望）。

那也是在 1986 年。但我们说到哪儿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星期三。这天不是星期三就是星期二。这天星期二，庙门口照旧停着那部犍：散架，八马独剩其一。我坐在门槛上喝水，望气也吃一只苹果。王坍塌在车上，裤子拉链也没拉上。我懒得跟他打招呼，他还睡着。虎在一旁，喘着气，安静，蓄势，盯着马匹没有动作。在古代，我作为一个庙祝并不是一个好庙祝，连香火都管不住，仅仅负责庭院扫除和植物栽培、修剪和挑水洗衣。这种日子受够了。但能去哪呢。我的王是坏的。他最近丢了大块土地（无所谓），还派屈大夫去齐鲁议和什么的（有什么必要）。没骨气的东西，还算王吗。我不下跪，也不作揖，这是一个佛门中人面对王时应得的好处。我的老大比他大。我看着虎。它饿，仿佛几百年没进食。我感觉熟悉。但这种熟悉又说不上来。仿佛在哪见过。又仿佛在未来我们才相见。弄不清。我朝它丢吃剩的苹果芯过去，它不动。只是用泛黄的虎眼珠瞥了我一眼，喷出一股热气来。十二月末，天气要多冷就有多冷，还没完整喝上两口水在钵里结出一层薄冰。王，我喊，醒一醒！。他傻乎乎的，假装没听见。王思痛，说是自罚来寺庙扫地什么的。这是昨天下午就接到的通知。虎走开了，消失。

而事实上，我终究也会消失。

现在它（虎）没了。没了，就是曾经有过，后来消失，消失后不会再出现。谁知道呢。一头虎想要跳出轮回没那么容易。它要不造业、积善，下一次上升投胎为人，要不继续待在畜生道，随机变为一只兔。你觉得，这两种情况都让人难以忍受。并记住了，当一头虎熄灭，最好不要问它去了哪儿。没这个必要。

傍晚，空着手回到家中。

妻子单手托着灯盏，在门口等。问你去哪儿啦，你也不说。只敷衍说去江边转了转。

从江上看过去，这时的整体，看似包含着一些复国雾气，以及简单的摇晃。在具体一些的对岸，一头虎停在一个普通的土堆上，看着像猛犸，但又不至于那么寥落。你在此岸朝彼岸望了许久（三个多钟头），终究看不出什么门道，大致浏览了一下整体（江、山丘、天空和土堆边站着的那个人），眼见着天快黑了，也就没下到舟船里。原本打算放逐自己的计划，终于还是落了空。你感觉又离骚起来，奔腾的身心不再听使唤，便马不停蹄回到家中。都行。总之别到时候以烂为烂，搞到两败俱伤，那就没意思了。时空变换。

骨头。

现在 2018 年 12 月 14 号，它的树叶大部分还在（树枝上）。一枝被规定了时空坐标的枫树，在长江稍南的南方，它不合适被归为落叶乔木一

类。大雪过后，不到冬至，它的大部分树叶还留在树上。我坐在驾驶室喝可乐，检查张临的算术测试卷。有两道题是错的。 $7 + 5$ ，怎么也不可能是13。两个奇数之和必然是偶数。这个停车场有多少部汽车。不是奇数就是偶数。道理是想通的。有一些树叶当年新，有一些是旧叶，看着这枝枫树，我看不出。要是随便能看出，那就不是道理了。我硬看了会儿，一张树叶一张树叶的看。下午4:45分卡巴机器人兴趣班才下课，现在4点刚过3分，我有的是时间。有一张树叶，看不出明显新旧，但它和周围的树叶不一样。风吹过，它单独不动。别的树叶稀里哗啦飘荡，它静止。另一种情况，其它树叶停下不动，它却开始主动动起来。很熟悉的一片树叶（那会儿也是在九月，没有风（所以我不担心））。它想干什么。它是要对着干吗。跟谁？它有一点还好，它的脉络清晰。其它都不怎么好。它处在从树干底部倒数上去第二个树杈的第三根树枝的倒数第三张。我看了它一会儿中的大部分时间，没什么可看的。也没伸手去摘掉它。它是一片旧树叶，是至少去年长出的树叶，我估计它等不过这个冬天，我估计是这样的。一定不是因为，有那么个瞬间，我刻意想起那个神经分裂的苏联尼姑，最近她又改嫁，跑去了淮安。两回事。

2018年08月24号，夜深（23:25分），人安宁了些：那会儿，我主要停在窗口，望着窗外的

什么：这些、那些，龟山和山头上一闪一闪的电视塔的灯。那会儿还是夏天。到处水深火热的，我怎么可能睡得着。来武汉已经快一个月，我被汉水和长江阻挡在汉阳镇归元寺附近的动物园路上，哪儿都去不了。也不想走动。我没有多想。我已经过了多想和频繁走动的年纪。十年前，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个女人。甚至十多年前，还是因为同一个女人。也不是。说到底，我是追踪一头虎来的。追累了，找个地方歇脚。这是理想状况。后来，也就忘了目的。虎一眼望去不见，它归去虎山或无底洞，我不得而知。不是我迷失，从虎的角度，是它把我留在这里。有时深夜，我一个人站在窗前，对并不存在的虎念念不忘。要说有什么良好的感觉，其实也没多少。虎站在我的对立面。没有它，是我的损失。

不要回头，虎说。

说完，它换到我斜对面站着。

效果很一般。

有一天在八月。有一天已经是十二月中旬。这是两个不同的一天：何以见得。现在回头想想，虎的想法没错。现在和过去，现在和另一个过去，我都穿着裤子。虎神经大条，无所不及。我都有点羡慕它。《虎》：有一个人

刚被剥夺神权不久

后脑勺上的紫色光圈

正在变暗淡

他的名字  
充其量只能叫  
杞人。现在，下楼  
去中百超市（它不可能丢失，在客观世界）  
买2个百事。

这就像一座凭空出现的庙，它不是一座空庙：虽然空荡。但它有实在的地方。有院墙和厨房，院子中央有参天古树和一头鹅，有钟，泥菩萨和摆在殿前的那把竹椅子：正对着庙门。庙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在诗的中心（或随意什么角落），它的功能，最多也就表示说：哥们，可以开始造诗了。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指令。也是刺穿天空的一根鸡肋。诸如此类。庙和虎都是。庙和虎让一切突然停下（仿佛一场等待了两个月的雨），让该停下的统统停着，还在动的，继续移动。但它们不动。庙和虎，不愿意动。没有运动的理由。不知道。剩下的都是想象和担心。

风吹动一根茅草，昨晚的酒精，还有一些留在血管里。

我有些担心。担心什么，我并不知道。

这才十二月末。

还有更多的十二月末。

小时候的印象，糠是洒在泔水里给猪喝的，人怎么能吃呢。不可能去担心这个。就像担心一头虎：远远望去河边，它在雾气中。这种时代早已过去。即便重复到来，我又去担心它作什么。

一切都在重复，从大的范围来说。从更大的范围，大的范围的一切也在重复。重复是一种使命，像一只猫快速跳上墙头因为四周有风而它的发情期还没到来。我不担心。我抬头。抬头看云（看什么？云）。天空空荡荡的，并没有实际的云。我担心一头虎来到我身边，又沉默着不说话。也担心八月过后还是八月，天空塌完了还是天空。我担心这种担心来的有道理。我得做好准备，否则到时来个措手不及，那就麻烦了。一幅画（水墨山水什么的），我总是先画上一支埋头苦干的龙，别的元素基本上随缘。我现在十二月末星期二（接起一个东北黑龙江打来的诈骗电话，仔细听着，一边）特别担心那个走在路上的杞人，他走到淮安了吗。走两步，倒退三步。我担心他的走法。也不能说特别担心，他那么杞。两千多年的杞文化，他得到的是真传。他要是把他设定在一个沙漠里闲逛，他也会忘了带雨伞。这是肯定的。

地板。

我扫了一眼手表：15:45。

想知道昨天晚上我们（我和赵志明）到底说了什么，都不知道。特别的别扭。并且，这事竟然成了一个谜。我们需要一些大而化之的功夫，我说。追上那个刺客，他对接上说。我们重新设置了消停暗号：两个星期来的第三次。以防这个冬天他来武汉撩骚（也就跟几个当地的大哥吃吃喝喝）时喝了两壶便开始大放厥词，搞不灵清状况。

下午，趁天空良好，写几句楚辞。太空猴什么的，而避税是义务。有一个下午，星期二（总之不能超过星期四）。河水流淌，我没动。我停着，在河边。我喝着一瓶佳得乐。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我的正前方的堤坝下面坐着一个穿红色滑雪衫的女人。她坐在一蓬芦苇丛旁边，接近河面。在我来之前，她就已经在。她是一个人，周围是空的。背对着我，我只能看见她的上衣和后脑壳和半个臀形。一个看水的女人她是。这种时候，我需要产生什么感慨。没有。我把她写进正在写作的楚辞里。在诗中，她当然是一个淮安来的少女。运气一般。在一家川菜馆上班。星期二是她调休的日子，她一个人（也许约了谁）来河边喂鱼。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也许在江腾广场的饭馆见过，但是不怎么像。张临在我身后的江滩球场上足球课，那就是星期六的某个傍晚。但是没关系。我们的时间不能超过星期四。星期二，我看着河水，自动代入屈原屈大夫的感觉。我估计他也来过这个地方。没有留下记号。他那儿还没有佳得乐这样的美国品牌饮料。他看到的水是浊水。他自己太高洁，看什么都嫌脏。没有办法。所以离啊骚啊的。我试着去找这种感觉。但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要是送她一部火箭，她也不愿意把自己发射到天空去的”女人身上。人人都有驾驶一只太空猴的梦，她也不可能例外。佳得乐是好喝的功能饮料，但我更喜欢百事一些。因为它

(包括它的蓝色)代表的是底层生活。可是平原君，你一个楚贵，能理解吗。你忧个鸟的国。这点上我必须持否定意见。

饭，吃饱了，很快又会饿。

她喘着大气，掏出一根虚线。弄来弄去，在手指间弄出一只鸟来。

就好像不这样弄，就不行。

一个严肃的点。突然，但严肃。

否则，它就是一个活泼的点(别的)。

它(这个点)的问题，应该不止这些。往后想起了再说。

至少在 2000 年后，会有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同一形式的江水流逝，他下午通读一遍我的离骚，又去附近理了发。屈大夫，你又说对了。这个人正是我。让我们在精神上继续保持高度一致。以及行动上的南辕北辙。虽然难。

提示：离开这个女人。你说。

不知道。

女人(与虎相反)是一种现实(管她是什么：是这个、是那个，是，是一个尤其不可信任的谓词。再说了，也没什么词是可信任的。包括信任这个词：它都算不上一个动作。不牵扯这些，这里只说现实)。一旦一个女人成为现实：一个男人的现实。那他的麻烦就大了。每天，他得按部就班起床，出门。天黑前，按时回家。仿佛回到现实中。问去哪儿了，他又不能说忘了。女人通常会追问到底。

她不可能接受“哦，消失了会儿”这类简洁描述。她会翻开丈夫（或她的儿子）的裤袋，在里面找东找西，拼凑出一条线索，逼迫他承认整个上下午他都在河边晃荡这种幻想和无效的事实。她不会放过任何一点细节，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对应着与对方的细胞相连。她是一只触角无限深入虚空的八爪鱼什么的。她就像是一种地心引力，用来捕获各式各样尘埃。她是起点。又是终点。她把一部吸尘器开关打开，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大扫除而是吓唬一个秋天的蚊子。就是这样。故，平原，我由衷理解你的选择。可是女人并非器质上的区别。这我就有点搞不明白，你究竟是属于哪一种。你在离骚些什么。

我走开了。

留下这一江水和这一个女人。

只要还活着，她就得活着。

这天的楚辞第八节末尾，我是这样写的：在河边遇见的衰人，正好是卢照邻（反正就这么一个人：披着斗笠和棕色蓑衣，哀伤大于冷漠。）只有一个问题：这天是星期六。而不是传统的星期二。因为这天傍晚，我记得还跟关二打了个照面。他正卷起袖管吭哧吭哧在江边磨刀。没聊起什么。

当我（现在）看着一枝树木（榆树：有一个鸽子停着），我看到这枝树木暂时的结果。

我是从6层楼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看着这个结果。

它是暂时的。

过一会（假定它是一分钟），我不会从椅子上起身，来一段舞蹈。不会。

而且，事实上确实也没有发生。

我还是坐着。仿佛杞人（他已不是某一个，而就是他）。空坐在这把八月份从浙江海宁运过来的沙发椅上。我更远的祖籍是海宁，还是宁海的：不清楚，二、三百年前的事。

我坐着，只是让这种（四周、上、下）无意义的意义放大。直到那个鸽子（就在刚才）从树上飞开，我还得坚持一会。

表达。

虎。

这是不可能的：通过虎来表达一点什么东西。我不需要这种供求关系。我坐着，有没有虎，我都坐着，不动。动的是身体。它在发抖。因为冷，或惯性。身体的我却不动。动的是两只腿。它们相互碰撞，分开，又聚拢，仿佛两支相同、对称，反复拍打陆地的海浪想要分出先后（或自毁）。那么它们的撞击点又在哪儿。每次都不同。而且也不是点，而是线和面。由点及线到面，能量抵消。这才是目的。身体的目的。而我只需要去感受身体：这同样不可能。它在变轻，理论上。我感受不到。它（两只腿）突然停下，这又是为什么。我命令它们启动。它们不动。身体不允许它们动。我说，单独动，随便那只腿。仍旧没有反应。这是怎么

了。总开关在哪儿？感觉被废了似的。我有些怀疑，这不是真的。这里有什么误会，身体和我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之间。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地方。一点杂质。

我就像存在身体中（也可能吸附在躯壳表面）的一点杂质。不知道。没有质量，大小，无色无味，无形，我这样认为。神经兮兮的，它不可思想。不在实际中。当我（啥）放弃时，这两条腿又运动起来。我都看见了。它就像一个玩笑。

有一天下午，星期三、晴，一个少女扛来一根木头，让我给她造一部梯子。放下吧，我说，过两天来取。

她似乎有点不信我。以一副中年妇女般的神情望着我。师傅，你再想想。她说。说着，点燃一支，一把骑到木头上，剧烈地冒起烟来。

过两天来取，我告诉她。

而有时，我只是看着一个电表箱。

不知道。看着像电表箱这样一种东西时我正在吃一个桔子。我从后院的桔树上摘下这个桔子。它还没完全成熟（从它的表皮的颜色上观察）。我在回忆所有事情。我看着前方不到三米开外（越过一道破旧的木栅栏就能看见）的那只（如果固定这会儿的视角是我坐在院子中央的草皮上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这只）电表箱（它看着不仅像，它

就是一只箱内装着四只电表的电表箱)。我几乎能回忆起所有事情。它们混在一起相当于我看着那只电表箱。我在吃桔子，它酸甜参半，是一只新鲜的桔子。那会儿是八月，或者九月，我在汉南还没开始装修的房屋后院回忆。看着一只电表箱能回忆起什么。几乎所有事。它们如同那个桔子，酸甜苦辣参半，有在路上的，有一个人坐在房间的，有些有色彩，有的没有。我大范围 and 笼统地回忆着那些、这些，每回想起一件事便顺着想一会儿，想完了，让意识回到正前方的那只电表箱上来。一个人经历那么多（这些、那些）事件：吃饭、睡觉、等待什么的，现在他看着一个安静不动的电表箱。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只不锈钢打造电表箱，南方电网出品。一枝桔树就在它旁边。两者构成一个确定的微型场景。一个人处在它们组成的三角形的另一个点上吃一个桔子。四周没有一点风。天空晴朗。一个人，他正好可以去回忆所有事情。并不是那么难。他甚至想起有一次坐火车去北方的事：一部绿皮、缓慢、逢站必停的L打头78什么（有四个数）的列车。他想一会，接着去想去淮安的事。他想，他肯定想错了。他没有去过那里。最多路过。他想这不太可能是他的记忆。他想了想一头熟悉的鸟飞来，落在窗台上。顺着想起小时候被领养的经历：这没什么可想的，1986年以前的事，他都想不起来了。他看着那只电表箱。它是南方电网的。虎，他一点也

想不起 1986 年以前的事。他快到不惑的年纪。但却想不清楚那些也许是忘了再也想不起的事。他停在记忆中，停了一会，等吃完那个桔子后再想。他想，离这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他等会儿也许可以去钓鱼。他还有一个钓鱼的小说一直没写。他觉得有的东西是非去写不可的。当然不写也没什么。他已经写了不少东西。他比一些他认为写的还不错的作家（这个、那个）写得还多。而且他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有一些他一直想写的像和父亲一起去钓鱼这样的事。他还没写。也许是写它们的时间还没到。他不知道。他早先写过这样的故事。大概没写好，搁在那儿了。他有时星期二早上起床，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他想起还有这么个事没写成。他是个作家。诗人什么的。他有义务去完成那些不说计划也是任务的事。就好像跟一个女人结婚，繁殖后代接着陪孩子上学这样的事。这些都是任务。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一件一件去处理。养老送终，有太多这样的事，他可能完成一半还没到。一个点，黑。养老送终，不远游什么的。他有时想回到浙江老家待上一段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写一些东西。要是正好在夏天，他还可以跟那几个儿时的同伴吃完晚饭后一块去溪流里钓鱼。那些暗鱼在黄昏到之前就出来活动了。他们可以在堤坝上纳凉，抽烟，聊聊几十年前的往事。他们可以钓 2、3 个小时，那时鱼情还活跃。那些鱼跟是不是

在旧社会还是资本主义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这样想。并且随时可以不去想这些。

以上，练了会儿摊。

一天夜里，鸟A醒来，没见到邻鸟5，急忙一个个的问群鸟，5呢，哪儿去了。

不知道，某鸟说。

一群候鸟飞去南方。鸟A是领头的那只。

那会儿它们还没飞过当时的赵国邯郸。

星期三（或二）。

有时不是这样（：鸟的迁徙。我们看到的是），它（一只非洲羚羊）只是提起前腿（像一头没有表情的动物那样）在那里踢土。在非洲，这种复杂、无效的情况，通常会耗掉它们整个上午。

喝口茶水。

十二月末，冻冷。

3、鞋随处可见；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鞋将毫不动摇，继续存在。

是吗。她不屑道。她相当不屑。我看出来了。我不喜欢她那副装作吸烟的颓废样。我想了一遍她的完整成长史。把它打散，仿佛一把烟灰那样把一点点的它们抛洒在半空中，同时硬生生制造出一阵风把它们吹走。我说，这样吧。

我二下三下造完，迅速爬上梯子，消失。

那会儿，她没有后悔。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我不会送她海带的。不可能给她这种机会。严格来说，她并不需要一把结实、可靠的梯子。她不

需要。我帮她想过了。那会儿，她刚从海水里冒出头来，头发上挂着一个螃蟹。她的历史比较短暂。她有一年突发兴致，去苏联当了一个标准的尼姑。这种事或许正在、已经发生（我们周围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观世音菩萨保佑！

三、翌年春，（梁）山伯上京赶考，途径杭州湾时，果然遇上了地震。

他们不期而遇。

如同命中注定似的。

要我说，这种偶遇成本也实在高了点。A和B（这里非特指）相遇在一家火锅店。A毛糙，直接上去就拉起B的手说，我是开拉链店的，你呢。你说，A说。B抬头望着A，差点哭出声音来，说，这位南京来的卢照邻，你挡着道了。挡着道啦，知道吗。B凶狠狠的说。你说怎么办吧，A牢牢抓着B的手不放。B没再说话。低下头，使用左手拿起筷子，从锅里捞起一些海带丝放进调味碗里。

想起一个中篇之王。

那就这样，我快速走去玄关，穿好鞋子，顺便发一会呆。

八月，云和云之间，并没有哪吒出没。而那些不断喷出的烟雾，不得不让人疑惑她终究是否跟大气层有仇。一个人坐在月湖公园的长椅上，听见另一个人说，“我饿了。”她在跟谁说话呢。她的四周只有她一个人。而他（作为叙述者），他

都不在那儿。

这些都是迷雾（还不完的烂账）。

不断有新雪从天空飘落，落在他的扫把上。他看着一点一点结厚的雪，很快盖住了那支扫把。早上7点不到，飘着小雪。外婆带着张临下楼，坐进车里。下雪了，张羞。他说，就跟每个孩子看到下雪的情况一样，以倾向于喜悦的语调说。下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已经忘了。那就让它下吧，我淡淡说。不太想接这个茬。或十二月，末。我尽量把讨论范围，压缩在八到十二月末之间这段近期生活。比如十月，十月是革命的月份，整个十月，我都在（太奢侈，无论从哪方面说）为写一首长诗更准确说是诗组《楚辞》做准备。我已经练习许久，打通各式关节和经络，开了天眼和扫视完内心（那里跟一个湖底一样，照常什么都没有），只等着在一句话和一句话之中与屈原、照邻以及关公他们相遇。接下来的十一月，是我们共襄盛举的月份，我们将开发出一场冷清到冒寒气的聚会。连夜玄谈，做俯卧撑和回忆往昔。我们委婉批评现实，在炼丹间隙。大发牢骚，如果有必要（这项任务基本上交给大夫独自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虽然这组诗名曰楚辞，实则是反诗的。流行么）。又或者我们以静默对抗无聊，非逻辑实现超脱，并且无一例外让所有语义前置。

准备工作大致就是这样。实际处理起来，还是得看情况。当然这一切已经过去（发生）。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相处还不错。特别是我和屈，我们之间并没有大的恩怨。我有一次问他借船渡江，他没说什么，也就借了。屈这人，归根结底情结太盛，它没有从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时代在变化，他的思维、意识形态有点儿拖。他对那个打碎玉瓶（其实不值几吊钱）的丫鬟（也许那会儿应该称为侍女、女仆之类）的态度是有问题的。还不如跟我们关系相对较远的指挥史（后来，宋朝中期的）来的有人情味些。毕竟男女人人平等的思想在那会儿还没深入。我也就看着。不去说。历史遗留了很多问题，只能一点一点去解决。特别在当时，那种处理方式也可能没什么错。其它的都还好。像照邻、关，他们的情况一直以来都比较稳定。我们偶尔开点黑色玩笑，无伤风雅。也都是见过世面的。思想、意识、格局上都没那么的地域局限。接下来是十一月。

当时，我看见6只鸽子（3灰、1白、2花）停在路灯的灯罩上。我照常还是从六楼阳台（动物园路龙江村一单元602室）往下看。光，四面八方照射在鸽子身上，预报中下午的暴雨还没来。除此之外，我没有感知到其它任何一点细节。包括风。那6只鸽子只是6只鸽子。作为被观察的客体，我没有在它们身上看到好处。它们没有预报天气的功能，不像。当然也就没有预知未来的

能力，没有一点神秘的地方。它们只是用利用羽毛在那里大势反射光线。而其中一些进入我的视网膜转化为视觉信号，经过脑子运算处理，应该也有小部分永久存进了脑子里。现在调出来浏览，我怎么有一种发霉的感觉。冬季阴冷的荆楚大地，毕竟不是南方。甚至江南都算不上。林东林（他养了一对长尾巴的小龟）说，江南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他不知道，对我这样一个在北方待习惯了的江南人，江南就是指浙江四明山地区，广泛一些又叫会籍。别的就不管了。说实在的，八月份刚到那会儿，我不适应。饮食还是气候，还是人际关系，街头角落的风景，我都怀疑，一个人来这里作什么。来之前，我还写了一篇北方别，大致意思是，我到地方是为了写东西。东西写完了，也就离开了。不乏一些伤感。但更多的是无稽。总之不能把自己看过重。没什么的。

归元寺在整个大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区。地理位置在长江的左边，汉水的右边，离两支水的交汇点不远。不到两三公里。沿着长江鹦鹉大道转弯过来进入汉阳大道，经过著名的琴台，不到几百米就是归元寺。它是一个禅寺。而我住在附近不远。周一到周五，每个清晨我早起，在停车的地方就能看见寺庙的半个建筑。进入冬季后，天还没亮开，我站在动物园路的西边的路尽头，还是能看见它的轮廓。我经常注意到它，是它更周围的建筑不一样，并不是因为它是寺庙。从八

月到这会儿冬至都过去几天了，我还是没有动心思去那里走走。而更多去离这里不到二十分钟路程的月湖公园去散步。而每天，我至少经过四次更近的武汉动物园正门口。我暂时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某地。简单说，就是初级阶段。

正常吗，正常。

“这里有什么？”一个小女孩问那个坐在长凳上的人（关公）。她走过去，看了看草塘，“没有东西。”

星期二，一个人坐在月湖公园的专座上，望着对面汉口的建筑。你都不知道他在坐什么。喝喝可乐，不分阶级东看看，西看看。仿佛一个无限放松的人。人与自然。一个人，还没走到（那只垃圾桶旁边），便后悔了。她停下，停着。东看看西看看，同时勒紧裤腰带。

在旧社会，王的道德高洁而明亮。

东看看，西看看。

没有一个正常点的人。

一个人打起一只打火机的火苗，用它点燃另一只打火机。另一只是 309 牌：绿色，同样是塑料壳的打火机。

两支打火机在对烧。

就没有一个正常的时候。

直到驱走附体在王寡妇母女身上的魔鬼（一阵白雾），这年秋冬的雨势，才总算回归正常。

造雨是这样。造雨的人不是迟到，就是忘了

怎么造雨。好不容易请来一个，造了三天，只下了一个雨滴。1个。问造雨师怎么回事。他也说不出个究竟。只好再换一个。三个月没下雨，太不正常。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等不及，跑去寺庙（那是观音庙，求子的）烧香、磕头、祈祷。有什么用呢。下雨属于自然现象，不是拜两下就能搞定的。好在新来的雨师造型上要强一些。大褂、宝剑、摇起来破音一听就是劣质金属打造的铃铛一件没拉下。只是造雨的能力不行，还不如第一个。同样摆了三天的道场，结果一个雨都没下下来。他的方法不对。

一个杞人，她有一双温暖的手。

雨不是这么造的。一个村知识分子（他终于愤怒了）跳出来。用干冰，他说。用大炮把干冰打到天空上去。

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打蚊子去吧，老裴。有人讥笑他。还是打洞啊。啊，打洞多好，对不对，老裴。其中一个妇女，她说，老裴，你整天蔫蔫的，晚上还能射吗。

下午，王派人（带着一箱58度金门高粱）来跟我通气，说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过两天，我将被再次放逐），那里最近在搞选举，乱。我无语，丢给他一个白眼。畜胚！

这点骨气我还是有的，屈平原说。

老裴没说话，绕过造雨师走开了。心理默默发誓，再也不想管这个烂摊子。随他们去，一群

愚民刁妇。我们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个造雨师不好意思，第四天一大早就走了。临走之前，他留下了一句话，令人深思。他说：道路上漫长的，这就像一只鞋子。说完，他骑上那部红色的手护拖拉机，消失在弯曲的机耕路上。

这是半句话。不知道是前半句，还是中间、后半句。（其实我之前都点到过）总之他没说完。这也许就是让人不解的原因。不知道。村里没有再邀请造雨师来。一方面是费用有点贵，另一方面，大家觉得不下雨其实也无所谓。反正都三个月了，再熬上一段日子也没什么。雨，迟早总是会下的。最后，大家的理性还是占据了上风，由老裴亲自出马，去说服裴寡妇（这个村小，五十来户人，不是姓张的，就是姓裴）。也就只能这样了，老裴说。裴寡妇没啃声。但大家认为没说话就表示同意了。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正不正常，我不想过多评论。

昨天（2018.10.2，星期二），我出门，仔细看了一眼眼前的楚国。它确实已经完了。

雨在下。

我一看就是它：一个公元2000年多前的雨，说不上巧合，但它就恰好射在了我的手背上。

3、一个点白，那是因为它处在黑中，反之，雪正在下。在十二月的倒数第二天。我走在结雪的街上，走去五龙路上的新农牛肉吃一碗面条。雪在下，勉强中雪：比印象中的中雪小，比小雪

来的大，介于两者之间。过了明天，这一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就在眼前，顺着街道看过去，它就在前方不远。我只要走快些，超过下雪。我朝它走去。把这旧年甩在身后。迫不及待，不要这两天零头都行。连同这雪。我们以前说过，这些都是杂质。在一个只有杂质的世界。看见我抬头，他抢先说，是这样的。他叹着气说。不是卢照邻就是他的邻居。对心情的影响都不大。回见，我说。说完，走去更中心的雪里。雪在下（《1986年，小雪》）。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一个农村小伙伴。有人怀疑他去了无底洞。这种事只能去一个人的内心翻找，再说，过去就过去了。一个人走在雪里，他只是想去附近吃一碗给身体送去能量的面条。但下雪让这件事变得复杂。要说，至少更浓厚些。不知道。他接过一个雪花，用手指尖。一个明显被污染了的雪花。几乎能在上面看清各种化学分子式。他不相信雪。每个雪具有统一的结构形式。雪只是在重复。雪和雪，他走在雪中。你已经被包围了。他想起这个笑话。被他妈包围了。想起来索然之极。他懒得想，快步略过一部被雪淹没的凯迪拉克。在文学作品中，雪经常被用来掩盖真相。一种文学道具。雪得到了极大利用。他这样想。雪无非是一种介于水蒸气和雨之间的东西。雪到处乱下。在一些不需要下雪的地方，雪正安史之乱般飘荡在空中。其中一个准确落在虎的虎须末端，反弹后混入其它雪中。消失

不见。虎山，雪中行他想起这个。虎山下雪纯粹只在想象中。牢靠，但也无法证实。他总是这样。习惯把各式事物搅合在一起。真不知道这些有什么鸟用。虎和雪的结合，如同雨和鬼是一对好朋友。也没人跟他指出说你这搞错啦，事情不是这样的。他有时需要一碗面，当他感到饿。即使在雪中步行，而正前方的人们捧着一碗热干面边走边看着她的棉花睡裤仿佛丧尸。那也是雪中的丧尸啊。最后，在一碗牛肉米粉里他只吃了飘在汤里的两三个零星的葱花。而作为雪的总结，为了像一匹马那样平静下来，我按下一台 HP 打印机开关，（亲自）打了一张测试页。

值得鼓励。

2018 年 12 月 30 日，汉阳地区，雪在下。

以前，茱迪总是捧起他的手，说多么好的手，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一根细、红、直的虚线它首先是一根虚线。其次它直，也红，还细。不好想象。但很容易说出来。这是为什么。同样，一头鸟稳稳停在空中，从地上往天空看，反倒是天空在大幅度运动。一匹马，崎岖、伟岸，停在路中央。

我跟她相当的不熟。中午，我听见（我怎么知道的，一种颜色）一个红色的快递员（他是对的）在楼下喊我。是谁谁吗，下来取个快递，他说。我飞奔下楼，从六楼。见到他，我才看见他穿着一件红色的快递服。他脱下衣服，折好，放进电

动车的后备箱里。十二月末，天气那么冷，他只穿着一件单毛衣。把货收好，他说。说完，火箭一般射出，消失在动物园路。我捧着货物，原地站了一会。感觉没什么站头，也就上楼去了。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想。在离开原地之前，我低头，看了一眼脚上的彩虹条纹袜子。以及地面。就好像我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做到这些。

从裤袋里掏出一支火机，点两下，放到桌上：竖着。这时，一条河：如果它是一条河，它也是一条不动的河。不管它是不是奔腾，它不动。这是规定。河水流淌，不动。它最多只是移动（或变化，河水的变化）。我不知道。河水是良好的溶解剂，我不仅搓尽脚泥，更濯了毛发，屹立阳光中，仿佛一只清洁、闪光（的猴子）。仿佛不是。仿佛一个刚从朝廷退下来心脏不好使唤的指挥史什么的，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堕入河里。河对面，一个少年有时停下，回过头看，不说话，等着他母亲走近。我继续洗脚。也磨剑。在河边，我通常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有时只是停在那儿，看会儿河水。我又一次（不是8到12月份，是有一年冬天）在河边回顾人生。我剥桔子吃。人生的滋味跟这个桔子没有不同，苦乐参半。剥开的那一个，冰凉，但仍然好吃。就像一场意外似的。人生，一个人在河边回顾。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搞错了。他不应该来到这里。不应该来。但又不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特别是当一个人在主动回顾他的人生时，

他应该把眼下正在吃的桔子也考虑在内。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繁复。人生就是一条河，或不动。

因此。

有一天下午我站在阳台听歌。

DON'T TALK ABOUT STATE AFFAIRS。

我没有不耐烦。也不急。我站在阳台上不仅听些歌曲还喝水。等鸟、心不在焉的眺望远处以及叹气。有漏了什么吗，没有。

醒来。

衬衫。

天空在下暴雨（那又怎样）她牵着她的宠物漫步。所有事都在同时发生，不分先后。前天，下雪。这会儿下起谁都不需要的雨。一条牛仔裤（牛仔裤）。他心急极了，绕着一根电线竿子离这个、骚那个，后，甚至出离了离与骚，直接飞去云霄九，打通天地（在天空最中央挖了一个洞）。12月的华中湖泊、江河地区。“裴呢？”我问正在油灯下假装补衣裤的女儿。“别问了。”“不知道。”她干脆说。我也就没接着打探。

历史会重演，这是肯定的。

停车场。

停车场和照废一切空荡的天空。一个从草丛里走出来的人，追上他，握起拳头说道：卢照邻的邻居是吧，我支持你。它让我忧虑（虽然感人），关键它还不老实（这也没什么，只是几句平常的

虚构)。但那会儿，1986年10月，那个我已经不是现在的我，而且一碰就摔倒。人和诗，两种同样虚构的东西，有分别的是它们的功能。写远了。有一些东西，明显能看出它们的不同，比如农奴制和广场舞和随便一个百事。其次，衰颓的人，更容易丢东西。中午，一个人停在跑道上缓慢蒸发（我们无法观察到，但知道）。问她派什么用场，她也不说，只是孤单单站在一旁念大悲咒。11、也不是。

进入11月，我的风湿果不然要好许多。

## 第二章

在剩余的下午我会一直留住这种状态不去变动我不知道。我是这样想的假设一个癌细胞明明知道消灭宿主它也得完它还这么做（什么都不为）为的又是什么？

它不是第一片羽毛往后也不是。不是的。

此刻没什么特别我躺着。一只脚搁在一部风扇的摇头上因为某种阻力影响它卡住了发出的声响类似在古代空踏一部掉链子的自行车此刻世上的其它情况只需要全部减去这个 1。

而我在这里（始终在宇宙的中心点）。

真的，我说这没两毛钱意义 Dang :

把风 ~ 住 ; 二、用一只手掌 ~ 着太阳光线我说 ~ 在我心中如同佛也在。它们有些拥挤。

我们说道理是一样的在九月还是在十二月末一样。当然

麻木当然是必须的在这个鸡毛社会麻木带来不仁义。这也是道理。但有些事情终究容不得细致观察哪怕它是道理那样的一个东西。道理中有道。

南方是地理概念（或不是）湿气重饮食偏咸辣，天气和人们心思一样涣散不值钱而我通常在 06 点 25 分左右即起打扫庭院我说这样好了师傅给我 2 包（中南海点 8 他望着我没说话）。

用手来回扇出一些风仿佛是假的：风。

正反，你说。

突然说。

你突然跳起停留在半空中不动也不说话并且倒垂着仿佛一枝倒拖柳树虽然不是特别雷同。

风，你说去把它打开。你显得极不耐烦穿着人字拖朝阳台走去路上碰倒了一部取暖器和一盆

像万年青那样的植物它全部加在一起只有八片叶子八片！而且两片是折断的。

put on（风或其它把它们倒扣在桌上）。

06:40 星期五天还没亮开她坐在巨浪里像那个特别的浪花那样舒展。你的凉鞋呢，父亲若有所悟问道（四周没人）除此以外一个点（黑点）不多不少正好合适。

加上空气什么的（要是也算在内）总之冷我三睡刚醒。有一天星期一二还是三早上7点不到我醒来脑壳晕乎乎的窗外阳光极好。阿强大早上打来电话说羞啊我在荆州跟裴嫂开了一个农家乐欢迎随时莅临指导欢饮欢迎。怎么说呢。这是另一个（时间）问题。

你得机灵点才能活好。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之下。

玛利亚·简伤心了不知道多少天然后就忘了伤心。她沿着河逆流而上。磨磨蹭蹭的。

可是院子里的这头鹅它究竟是怎么了见天的折腾个不停。它们都是今年的树叶吗。

框架。

点燃一支吸着用前天那把百得牌火机它非常的好用在点燃一个烟头时我感到有些舍不得但也没想起把它丢到窗外。窗外，雨在下，中雨。一个点它要是方的那还好偏偏它黑黑到在普通的黑中它离方仍旧很远，一个点。

13. 我们之前说过（10）它不是1和3是

十三是一个在感到失落时一个已经足够大的数。卢照邻喜欢 13 这个数是因为他的邻居（那个“走在路上整条路上只有他一个人”的那个人）的建议而他竟然采纳了反正也不会带来什么损失。卢照邻是这样的。他有点丧心病狂对各式各样的建议只要是建议他都吸收。

水位。

从脖子到肠胃顺着经络一路降落到脚掌。

我披上外衣去柴房找裴短工抒情他不在这时绿灯亮起我走过路口我走进一间书店。

理论上而言，我和朋友们的手机时刻相连。只要开着机器并且他们还在地球上：我们是信息共同体的产物。

仿佛（其实又不是）忘了东西我在担心什么。我手里提着我最爱的彩虹条纹袜子看着快要沉醉的夕阳。

等电话（No.28 次使用而小虚他去东京已经八个月快一整年了在六本木还是西池口袋公园一带穿过少女们光洁的大腿寻找一碗标准四川担担面他找到没）。

下午，阳光褪去。

我在房间里写东西喝水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我打开手机看几句洛特雷阿蒙的诗顺道接些地气。这一天的现在：18:01 分一个电话 (0474)482-193 从乌兰察布（内蒙古）突然打过来。一个人不认识我也没接。

空停在一个门框下（的里面）有时，秋天。

前后上下看看（终归没什么可看的：一根巨大冒着少量的烟囱。打开窗（它原本就开着我把它开到最大）。

展开。展开什么？在语言层面或行动中。我的主要行动是停着绝对不动。下午我收到3个未读硬核短信：一、行动高度一致；二、金字塔代理模式——轻松月赚百万；三无论反对什么反对无效。一个成功的下午我这样定义因为它已经过去而我还在（这里、那里）。

这时的天（十二月末）空荡荡的天上全是气体有且仅有。

前进。朝着什么前进（只要它是一个什么：城市、未来、新声）前进便是。总会有抵达（是不可能）的时候。不要悲观。要像一个观音那样始终保持微笑状虽然有时难免自身不保。

看，父亲对他坐在后座的儿子说看见那部白色丰田车了吗。（那部被两辆擎天柱压成铁饼的白色四驱丰田）。

这是一只手：

抓住鱼竿它实在。松开，它空着。

1986年，一个矿工的女儿教会我唱《人在旅途》这首歌。去年（2017年，回乡探亲）大约也是秋天这个时候我开车去了一趟那个离村30里路远老早废弃的绿松石矿场因为不是特地去也就没想着会看到一些什么。至于

失落，谁不是呢，这年头。

2、它是故意的并且不为什么。

一根 pvc 水管。

我是这样想的：通过它，我似乎什么也没想起（得到）除了一头鸬鹚。

今天小雪（一年中总有那么一天）。

它不是九月的风。

不在九月。

九月，A 在收拾碗筷。A 和 B 她们同卵双胞胎两个人来府上做丫鬟不久我不熟不知道她们整天的在忙个什么劲。特别是那个 B。态度极差老给我摆脸色看。好歹我也是一个退休了的指挥史荣光犹在。B 有一天傍晚走了不用去管她。

一支灵光，远远朝我射来像或不像它都只能是一间淡季的印刷厂我说了算。资格摆在那里。

不用过完这个八月阿强就会离家，去北方。从荆州绕道武汉（汉阳）时我们还有时间见面吗（我还留着唯一的一本《叙述和抒情》而且接头暗号也没更改）。

喂，阿强，看到请留言。

丫鬟 B（最终）还是跑了。

我不怨她。没必要。

一个女人一旦认为她是一个女人她就成了一个女人而不是别的。前进！不要哭和回头就像我们的茱蒂不知道跑到苏联（谁知道）还是哪里去当了尼姑（三年无音信）无所谓的。

一只深秋绿头蝇在周围在十二月末的房间里盘旋。这不是它的错不是吗。我用咳嗽驱赶它竟咳出一点血沫：粉红、鲜艳，分量约一钱。操他妈！

那我去果园破水啦，阿强说。最近雨下的太密，树根都快腐烂了，唉，这真不是和尚过的日子呀你说是不是羞。羞，你知道哪里能搞到转基因经济作物什么的吗，我这桃子产量不行我跟你讲羞，不瞒你说我这里唉——阿强絮叨着。

一条浅水平常的河。

数学作业。

猫，关着眼睛，呼和吸均匀一致。

晚上我做梦梦见一条黄色的河。该怎么说呢我蜻蜓点水飞到河中央在浪花上站着以为会有不可预测的事发生但是没有，1986年。

在东风乡石佛营路上，他们（晓晨、欢欢：这都二十一世纪的第19个年头了他们一个都没来而我空等了两个钟头眼见着天都快黑完了）。

点燃一支，吸着。

她在雨中并且她的宠物也在雨中休息。是中雨。她想记住这些印象（一条狗、雨和走在雨里的人）她记了。不知道为什么。她感觉到饿自然也就开始哭起来。动静不大，基本被中雨声淹没。

据说江（没有注明就是指长江）对面的南望山逃来了一个怪物，平时吃食些野果、垃圾、火锅底料什么的吐出来的东西却是诗。谁信。我是不信的。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们相互喷烟，它走开了，一头怪兽。

对立面，裤和报警（对立面，裤和报警和红色，一部红色拖拉机，红色的）。

（不久）下起了雨。

雨下在随便什么地方在十二月末，雪还没来（重要）。我看过去看过去看过去远远的那雪还没来。来了，也不见得（重要但）就会好过些。

这些都太农耕情感。

专栏：柔和浅蓝的火仿佛地狱表面释放的光芒，是免费的。

他正好有一次算术测验和我手里正好拿着2个淮南桔和昙华，它是不是就是昙花。我不知道。

下午 14:50，我没打算走进更深的昙华林。没必要因为也没区别（不论女人还是少女还是别的什么九月或秋天）因为主一旦隐身恶魔将必然迷失在那粉红色的象征中。更何况一个人顺着一把梯子爬，爬到头，她就能找到云或庙吗？

不能。

在段落与段落之间，失落（或更神经大条或直接消失）。

why don't you get a job.。

why not?

下午，我放下手头的事准备去洗个澡只是准备没去洗。我几乎放下了一切。放下后我感到实在沉重只好去床上躺着一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过15分仍旧保持着这种感觉。一条鱼准备消失的那

天阳光好极了它的准备工作没做扎实。我在一个大玻璃水缸里看见它：它看着一点也不赤道。

十二月末下午，一个阴雨天我出门走过精神错乱的人群来到河边看水看见几个丢在河岸边的孩子穿着厚厚的冬衣一个个傻乎乎的统一没有区别。我能说什么呢。他们是未来。而在十二月末另一个下午我出门去学校接张临放学磨磨蹭蹭的在路上行驶着 ..... 呜呼，天色暗淡兮我飘渺啊。

傍晚，17点过3分，神累了，神累。坐在江边休息也喝水（没人知道他是神（我在他斜对面坐着））仿佛依稀记得已经过去的一天是昨天而这昨天之前依稀也有过那么一天（理论上，它只能是29号）。

在哪儿都能遇见发霉的人。（注意：但我们不要得罪一个朋友。他有他的往事。）

它绿、方、高约1.2米，离我一个弹飞的烟头那么近，一个垃圾桶它是。是否杰出就不说了，总的来说虚空是不稳定的。

一条黄色的河（一条河，河水黄它是）。

十月中旬（星期二）路过一家出版社（法制和建设）时我感觉天快黑完了还是回家写巨著去吧我这样想也果断实施了的想法在天彻底黑完之前顺利回到家中。

河只是流淌。她不会离开一个人除非这一个人自己离开。离河而去，一种相对运动的离法。

一条黄色的河河水不一定黄色只是泛滥这不符合规矩。我怎么认为的,并不重要(这是他们的事)。但倒退回去,看着,还是以为它更像一只不动的喜鹊(这不是性格的问题)。一根象征意味和热气的烟囱(但有人在我们穿过树林之前就已经发现了我们)。

天气,日子,对手,感到,你说。

天气对手日子,感到我说还想怎么样。你不说话。低垂着头仿佛一个最近才开始信佛(也信爱情)的丫鬟。能做到这样也算不错了。

不知道。

假设,他(王)连夜梦见国土散发出烧糊的怪味。而这终归只是假设。而王必须只能是王。王流着口水睡着了在某个下午花朵凋谢的时候梦见一头脖子倒插在地上的鹅。王不知道这两种梦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午饭,他一般只喝一点河豚汤。

对诸多事和物没有热情。

钓鱼(下周)是人迷恋那种安全而又不确定的状态,由此,我们是现代诗人(意思是,抵得上10个杜甫加屈原大夫之和)同时作为四肢无力的生物我们又显得工具化和太旧而这其实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从早晨(我猜)到此刻(17:13分)我主要处在极度放松状态如同一只鹤:它掉了一根腿脚,目前正单脚挺立在武汉动物园内墨水湖的浅滩上,

不，我发现它其实是一只火烈鸟。

一只独裁的火烈鸟。

其次，才是独裁与马桶。我这样做（静止不动：蹲在马桶上方仿佛一个便秘安静思考的独裁者），它一定不是我主动的，我也没多想火烈鸟也不是鲸鱼，厕所很小。

十二月末，雨量中等（雪当然还没下），雨势均匀不分轻重缓急，而那个走在雨里的人完全凭她的感觉在走。不是吗，她走的完全没方向她在走。更多的是离开边走边离开她是这种走法朝任何方向离开。

迅速离开。

不管离开的是什么（去哪儿）离开就是。

翻开一本新华字典。看着它仿水耐用的外壳，我仿佛堕入五里云雾之中。在十二月末，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2001年（浙工大）毕业。在杭州一家制造电表的科技公司当一名程序员，主要学习与研发智能电表的电费收缴系统（简称CRM）。有天中午吃完饭，我正思考是不是去他妈的辞职不干了。一个武汉什么鸟大学毕业的同事拍拍我的后背跟我说：快看看，美国被炸了。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现在，我用它（911牌塑料火机）连着点了5、6盒中南海.5。历史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上，我们都是兔子的邻居或至少每家每户都培养过兔（用来剪毛的那种长毛

兔)并且由于受到台风影响,引起的风把羽毛刮跑一根没剩并且也带走了玛利亚·简的作业本。

玛利亚·简遇到了一个在公用电话亭躲雨的天使。是这样的,槐树。我没骗谎话。

不用去关照这些。

这些、那些,都是些杂质。

一匹枣红马就停在动物园路的中央。

那些轻微摇晃、厚实、反着光的树叶。

杂质。

0 是没有。

没有始终。

一个跟在身后穿着浅蓝布衣的女农民以及夏天我走在前方偶尔停下等,她既不是0也不是没有。

这个早上我把窗打开等一头鸟飞来停在窗前它没来而事情总在重复发生。不知道。鸟是一种自主活动的动物要是唤之即来那显得多没诚意。不应该。不要去追求这类过失。否则准没完没了。我是说等待这件事。没必要。等一加一不等于二的情况发生需要花去一个人无限精力和时间而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几十岁的人了,月光笔直射在她脸盘上反射后统一掉进手边的烟缸里。

另一个人B接过他的话说道。她说你进来吗。不进来就算了她说。今天放学后玛利亚·简在路上遇见这个看不灵清但似乎友好的幽灵(天使的敌人)她只好跟着它走了,玛利亚·简。

玛利亚·简是一个八岁上一年级的小女孩在一般情况下她不去上学是因为几天前她刚丢失了她的妈妈。不见了。她伤心了几天后就不伤心了，忘了，我们的玛利亚·简。

她在路边做家庭作业。

傍晚，我们冒着雨去游泳路上看见她。嗨，玛利亚，我们问她。她没抬头。在一个星期二雨天傍晚我们在河里游泳时说起玛利亚·简的妈妈有可能去苏联当尼姑了。我们打算就这么骗玛利亚·简。

那些看不见的昆虫为繁殖交配爆发出大量噪音我们听不见。

九月末我走在月湖公园林荫小道听见了但没听清楚哪些是繁殖噪音不能一一分辨。

是什么，仿佛一块手表置身于暗处。

不需要也没这种事物。

它可以是任何什么：一种特别的风。

九月。

九月的风跟它比那差太远。

它大，大的特别，轻起来又特别轻（别的也是）它无法正确形容除了它特别。但有的人认为它可能超出了风的范围不再是风不是风那它是什么。只要看着它吹动树叶的样子（自己想）你就知道那就是风吹动一片树叶该有的样子。什么口

语什么鸡毛反体制跟诗有鸟毛的关系，没有。到处都是腐败只要在一个腐败的地方。风也是。

一盒牛奶和一根巨长的茄子而你都快 40 了而一秒钟之前我们还在谈论关于重复这种技巧以及语境、死亡、威廉斯什么的。我去抽屉里取了些钞票纸终于还是出门去。

比如：当我看着那个烧烤人娴熟的手势我知道通过这些辣椒粉孜然什么的所创造的微薄税收它们去哪儿了？1986 年傍晚我站在河边捧着一碗饭忘了吃。

因为它它妈的鸡巴什么也没搞砸。

19:45 分我回到家父母走亲戚还没回来吃了些剩饭我睡了因为感应到一点来自自我的微弱召唤。

我以两只手背相互摩擦产生微量的热用来温暖心里面起伏的哀伤：它不定、轻且连绵，仿佛（一间冬季暖气还没来的印刷厂）。

用指头。

她拥有超稳定的人格。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草抑或风若当真深究起来谁又能比谁容易呢。我比一般的马匹暴躁总体上。

它只是重复。

而我是坏的（约等于忽略不计）。

高中同学鹏时常在寝室熄灯前唱一曲《光辉岁月》他也只会唱这个他长的胖因为忧郁。

29 号早上星期四这首诗在 2、3 节后就要结

束（《楚辞》）它直、浅蓝，表面毛糙，不知道具体什么用场在十二月末。一道灵光朝我射来我用随身玉佩接引它不及 15 分钟中央便长出一朵奇葩（洁白，状似木兰）随后灵光耗尽。

也只有当我足够长久看着这枝（它一直是柳树的）树木我才有机会看清它的变化而我原本就空停在这枝光杆和没有鸟停歇的树下。

一些书本，咖啡什么的。

不要多想。

尤其在如此明亮的 11 月下午末我只好随意给它（一朵云）一个命名：地中海的碗什么的。也就是说献给这会儿华中地区某一位可能也正在看着它但看不明白的人我愿意。

我也是在拆开烟盒包装时才意识到屈原爱国的理由。

A 消失永久消失不见不再被见到。

我吹它，它不动。

改造。

我打算关上门窗（这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也只能是我自己的事）。

1986 年，梁山伯独自去河边钓鱼。

谁都没通知。

九月，她移动手臂。

一晃三个月（9 ~ 11）我却从没听说过归元寺的钟声或暮鼓而一到下午天空大量放晴我把脑壳搬到窗外在阳光作用下我同样感到了大欢喜。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

当我翻开一本书它正好在 88~89 页之间每次都一样。

我把打火机的火焰开关调到最大点燃新的一支、走开、消失，而影子贴地不动。

泪水和中雨我至今仍记得一个隔壁村的凡夫路过问我：天有龙乎，痴儿？

我没理他。

他不懂。

此刻我正凝视一支雨龙的委屈。

小聚。

“更添只有残留的躯壳迎结光辉岁月。” 1997 过 20 年了我没见过听说过他（鹏，一种大鸟）但偶尔会想起他来。很少。

A 对准他喊。

你还是再下去一趟吧 A 说道沿着斜坡下去。

他被 A 对准着。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十二月中旬，一枝路边用来休息叶子闪着光亮的树木它是。在它（一枝邯郸银杏，但愿）还是一根树苗的时候：1986 年，那 2 个脑子常年发昏的鸟人老早已躺在那里谈天涮火锅吃了。

或 92 年或可能 94 年如果不是 1986 年。

我把它们断句

变成了诗

路过客厅我看见一个关公坐在朝南的房间里

在一条板凳上做他的语文作业；另一个则倚靠在床头彻底被阳光照射着。也不是那些阳光（射在他身上的那些）看着像次品。但这个时候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去哪儿了：统一干坐在那儿，谁也（不想，也）救不了谁。

不知道。不知道和不知道。

地球上有 2 个人。

同卵双胞胎。（一种假设）

有一天 A 出门去了终南山还是星际旅行什么的不知道。而 A（他的同卵双胞胎兄弟）在厨房煮一锅饭。A 和 A 不同因为假设才成立，看清楚了吗，因为是假设。

恍惚中，天使受到重创。它原本枯萎的羽毛掉了一地。我现在星期天离小马汽修 45 米远 23 米高停着 Yo-Yo Ma 的大提琴。

今天（诚实，12 月第 1 天）雾霾。

送葬队走散。

炮仗响声沉闷而空虚。

兄弟 B 这时正在厨房焖饭还有 4、5 分钟米饭才彻底熟不熟说到底也无所谓，B。

以虎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这种语法控制：严肃的虎。

怎么搞定今天的诗。

它需要一个题目。

几句文字。

再加点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像风除了吹翻以外对一片树叶有什么作用  
我不可能知道。更不关心。

比如——  
抬起一根手指——  
把它——  
竖在空气中——  
放凉后——  
再用它去点开——  
台灯。

谁会傻乎乎去搞这种大跃进呢？那不成关公  
磨刀了吗。

拉链。

宝丽金。

宝丽金和一套完整拉链技术（母羊（不知道）  
长出一副保险杠在它的胸口）。

我要介绍当地一种植物“金刚狼刺”不管你  
愿不愿意我都会认真介绍，在有生之年。

只要你不觉得过分。

活法三万门多得用不完加起来也就觉、正、  
净（谁归纳、总结的）。十二月末我在家临时学习  
佛法会不会稍晚了点。

总之，我们在前进。

同时也是临时的。

归纳海豹需要不止一只看上去像海豹那样的  
海豹而不是一群信天翁。

中老年们吃完壮阳丸漂洋过海去搞全球谈判

你们都看见了这句话有 25 个汉字不用翻译。红色，一面墙。

稍等，他（卢照邻或屈大夫）拍拍我后肩说。金城武的夏天结束了。

观音土：我们重新开启这个主题可以吗不可以。附近，阿强老规矩在唠叨他那套东西方加近未来理论。我把它（忘了，也许是一把火机）握在手上，并翻开。

其实在历史上，我是一个木匠。

梯子什么的。

捧起后又高高举过头顶。我实在喜欢并且也不感到伤心：它是通用的。一九九四年，少年有意踩着那些光斑走在前头（不远），他母亲行动稍慢，手上拎着一只黑色的上海牌皮包，另一只手时不时用手绢擦着脸脖上的汗水。

在 1 个小时 03 分以前。在一个中午的回忆中。（有什么神秘的吗，没有）都不是。

比如，举着一句空话：一连三个月没下雨。

他们三个人剩余的那个正从斜坡走上来。

也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这样。

有的根本不懂悲观。

他（有点复杂，但他不是照邻）把我留在那个 3A 级风景区他走了。那种东山再起的幻想（在他落寞时）总在不停给他送去温暖。

还能怎样呢。

自然。

我坐在城市球场抬头看见一部飞机在低空飞行（从右到左）我继续喝水。并且我也不是为了看动物（至于什么忘了）才走进动物园。

人们看着新。

仔细看，仿佛又有些傻。

约2分钟后，现在。

马影。

我之所以这样问（自己对自己）是我：我在想。

|^{\* \ \*+simplicity=,[],!.' wkaoemsm[{} 并没有明确的原因。我想，在当代，下雪具有深远的含义：

另一句空话。

一桌丧尸在树荫下打麻将在五龙路上我路过它们时起了一小点的凉风。

已经是第二回了。

她想了想停下，停着。

小马汽修。

今天阴天。傍晚有一、两颗小雨。

以上，Select All，接着开根号，基本上能得出“这一个人望着这个从草堆里跑出来的人没说话没有鱼会记得。”

翘着二郎腿她的目光主要注射在脚上的袜子上它已经是这下午我看到的第二片羽毛。

草丛里乱七八糟的桂花可乐（我带来的）一串钥匙一个泰山牌打火机（还有三根烟）一堆儿童游乐设施一些空气土地一个什么（信号发射柱

吗，顶部有灯）一根鸟毛树叶抖下的烟灰一个天空（暂时晴）光线什么的手表一只鸟鸣（像鹅叫）秋天一种社会主义点燃接上一支德克萨斯一双蜻蜓在飞行中的交配万有引力绿铁丝网石头秩序消防栓暗物质诸如此类鸡巴。

一个人（我）此刻在这里在一个路口做什么。此刻，这鸟停在树叶上鸟头倒闭羽发霉看着不像什么良禽也不可惜。也没任何情绪变化。

什么诗？无非是一些语义两可语气如同诅咒一般的废话我是不信的。

天生爱较劲。

从这里看过去对面就是殖民地汉口而这里还是这里。

这里、那里。

我是怎么发现的（我又没经验）。

总之损失惨重。

三、两个人手上握着微型烟囱缭绕着。

它重（感觉）但不一定有重量（实际上）它有时非常毛糙（只在暗中停留，一般来说它很少移动）。这是作为一个诗人拥有的好处。

这（包括所有扯淡）。

这时的夜晚不动、大，并且安静。坐在附近的那个人穿过窗户望着对面微亮的客厅（那是一部电视在闪烁光线）她想起以前想过的那小片（约3x3cm）绝对的黑暗但照旧没得到半点儿感知。“我们走吧，筒。”幽灵叹了一口气，说，“筒，跟天

使哥哥说拜拜。”

我们没有成功。在欺骗玛利亚（中圆点）简这件事情上我们同意失败。

预览。

是我看着的这种雨它过于实际：当我伸手去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抓到的也只是水不是吗。理论上，与烧炭党相处的日子不算愉快。

这里，那里和这里，这里和到处都是这里只在这里。

难道王就不是人？

谁知道，你叹了口气说仿佛谁知道似的。

虎山和下雪我们主要聊了在地级市度日的感受（这就又回到了老地方）。

次要提及的是一座庙（玄谈庙）：它在离我800公里外的老家村子不到8里外的一个溪流拐弯处庙堂里摆着几个将军菩萨和老年人打牌的麻将桌和一根晾衣绳。

我经常跑去田里看农民劳动（小时候）。

平原，我这样平淡、无节奏（这不是我的错，我的语言是无效的）理解国殇对吗。

我看见对面屋顶上停着一只单独的鸽子我是怎么看见的，单独？十月：标准秋天：早起：我加了件外套，出门买烟。

九月有风，这风也特别。是吗。当它吹起一片树叶，树叶在风中翻动的样子，我马上感到，它是九月的风。其实在十月也一样。

这么说来，这风也没什么特别。

只是我熟悉。

I' m ok。

两个重叠在一起的点仍旧是点只要它们在一起我是这样想的街两边的人行道上种着一些对称的梧桐树。两个点，黑点。它们相对分离又在一起。

1、好消息是，至少我们现在再次有了1个点。

2、其它再说。

毕竟不是我的灰鸟。什么意思，怎么搞到这一步田地。

13:38分，在一个书法没落的下午小心沿着A键指向的方位望去：不远处的归元寺我从没去过；2、再远些大概便是晴川和鹦鹉洲（我一个外地人弄不灵清）；3、更远就过了江，一个叫崔颢的男人遥遥远远站在江边的黄鹤楼顶念旧喝水也看白云。

这是老（历史遗留）问题了。

这会儿，语文三首（参见：《这会儿，语文三首》。

我猜他（中年偏上，手脚娴熟，冒汗）不是来自荆门也是黄冈的说话特别大响声。

否则呢？不知道。

他给了我2包精装黄鹤楼吃米粉吗他问。

太阳升起。

对方（接线员）说：这样：你同时按住主页和菜单键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试试看，她说需有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

加强儒、释、道之类（只要有效）之宣传力度来不得半点拖延。至于 S 骚乱级——纵然不存在如此这般发展——其唯一办法只能适当（定向）使用暴力以安抚我其实特别不愿看到这样。

吾爱吾国。

依稀记得去年春夏之交（五月初五：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奇怪的日子。）我去了一趟黔中郡（今长沙地区，我有诗友邓兴定居江边）那里民风朴实、人民精神倦怠，替王欣慰之余，我一连跟他们打了 3 宿麻将：正好不输不赢。

情况属实，定了！“早晨啊，”他说。

说完复又垂下头去。

第二天早上，雪没下，天空荒着。

在写下午的内容她的短裤还是那条短裤。

是夜，睡不着，一个人起来吸吐会儿烟气。

不知道。

那部白色的丰田铁饼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四、泡壶茶水。坐在沙发椅上。想一想 B 她的猫粮或周世宗（公元 954 年 12 月 4 日，雪，并望着窗外）。

把缰绳拉紧了，卢照邻。

我数过了并且只认得其中的一片树叶（不要问我为什么）它以前在另一枝树木上（不是旁边的那枝）。

我说到饭碗了吗，没有。

他走去我跟前停下俯视着我仿佛一匹马我们

都是。

公园高音喇叭在播送一曲爵士乐间或插入一段意识形态感正宗的游客须知或一匹马。

一个火警报警器，红色的，报警器，红色。

雨在下。

有一碗饭。

1986年，雨在下，中雨。

我反复写到少女了吗？是。女人，或者少女，在昙华林，她们应该是街上的全部。

此刻（2018年，16:23分，11秒，风和日丽）。  
一个一看就是老派人：守旧，old school，停在窗前看今晚的月球（约正常的1/3）。

不动。

要是我不想动我就不动。

我缩小，像个火星，四处乱蹦，碰到马匹的鬃毛，我提前把它烧着了。

十二月末下午，一个人他们在等他们的飞碟经过一只手高高举着那张太空旅票。他们中有一个掉了鞋，他说没意思你们聊，我回家啦他说。他回家去了。

从马路上走来的那个人来到树下站着。

起开，她说。

我仿佛遇见了一个天使和女尼的混合体。

9、如果把一个点指向一个雪花。那么，现在外面也没有在下点。

它们是我的绝句。

和旋律和

音乐：我必须冷漠、随机，  
凭直觉搞坏我的语言。

法语。

水流缓和而我偶尔看着泛起的那点光。

不远处，那头母羚羊一步步走近，近到一个  
仿佛约好的距离，停下，停着不动：垂下头。

C++。

没想到大佬突然腾空抓住雁（把它撕成粉末  
状）。雨在下。这雨多下一个（雨点），不像雨，下慢，  
又破坏雨的规矩。所以我们说——

这是一个值得反悔的日子。

这种时候一定是我已经非常虚弱总想起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来。就像这会儿，

看着。（不一定要看着什么只要看着）怎么搞  
成这样。描述雨，是件困难的事。在傍晚五点半  
左右，前天，一场雨。

星期二，暂停稍息。

风吹动一根草。在风吹动这一根草时旁边  
的另一根草却静止不动。喂，有人在风中喊。不  
知道在对什么喊，风还是草。还是在打电话。我  
们不知道。不可能知道。不认识那个人。也没有  
那个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她在风中喊了一声  
“喂”。这个声音轻到只能被她自己听见。或许她

自己也没听清楚。她只是朝空气喊了一声。不知道在喊什么。四周有风。她停在一个长满水草(冬天,它们都干枯了)的池塘边上。一个人站着。周围没有人,只有不大的风吹拂着她的光头。她看着风吹动这一根草。看着,但没什么看法。她也不觉得奇怪,当风吹动这一根草时旁边的另一根草却静止不动。她喂了一声。轻轻的,很轻很轻。基本上没有被任何东西听见,便消失在空气中。她感到饿,回家了。我们不知道。

书是昨天收到的。

下午,躺在被窝看了第一篇《同行》和第二篇《秋操》的2、3页,睡着了。听见呼吸声。感觉不到气体经过身体处理后发生的变质。呼比吸长。但都是压强的作用。呼气的释放过程要缓慢一些。感觉是这样的。我没完全睡着。更没梦。感觉像是游荡在一个“中间地带”。没有具体场景,或者它实在太不稳定,在持续变换中。不是幻境。它没有幻境那种斑斓色彩,只有明暗的不同。我并没出现在那里。而是作为一个无形(宏观)的观察者融化在那里。可以触碰到这个、那个,可以无处不在,但又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这并不稀奇古怪。向来都是这样的。没有恐惧的感觉。安稳也说不上:我还是能意识到呼吸运动的存在。脑子还在微弱活动。它似乎只能勉强计算一点像“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挥两下,又丢回地上”那样一种单调的信息。一头鹅停在路中央,冒着热气。

我睡着了。

把一点烟灰弹入可乐罐中。十一月末，还没进入十二月，天气骤变，尤其阴冷。星期二，下午，我靠在床头，身上铺着两层被子，还是感到冷。一种南方冬天的经验在形成和变得清晰起来。那是我小时候有过的。在一间开着门窗的乡村教室，孩子们紧握拳头，缩在袖管里。脑子统统被冻住了，一个个目光痴呆，仿佛神游。当时的世界，苦。但不觉得。没有比较。对冬天的认知相当单一。四季分明。鸟儿都会唱歌。

1986年，鸟。

它不是灰鸟。不在《鸟史》中。一群1986年的鸟，它大概是一种不知道名字的燕雀，小巧，不张扬，在稻田和山林中随处可见。但没有人在意。这种鸟，我虽熟，总归便宜。

冬天，躺在床上想起这种鸟。它们唧唧咋咋，跟蚱蜢没多少区别。想起了，就想会儿。没什么想头：它们毕竟不是灰鸟，没有亡羊补牢的那种感觉。也就不想了。

画家，打水，下棋，不是，羊皮，你说。

一年级，你在学习语文。

但如果说起饿，那就是一种肚子缺少油水的饿。1986年。

只是笼统望着。

一部蓝灯。

傍晚5点过兮，我照旧到街上踱步。

终于，不知道睡去了哪里。

画面中看不出准确年份。

在第 89 页，右上角第二排的词条是一个“挡”字。

有一天，已是 11 月的最末一天。我出门踱步（也就是散漫的步行）。那是一枝龙爪榆（我查阅字典才得以认识），而那自然是一头鸟（翻遍《鸟史》，我也没找见）。一枝树和一头鸟组成一个风景。这是一个静态的风景：鸟停在树枝上不动，树木安静的像条狗。我经过时，它像是坏的。

去哪儿，哥们。司机摇下玻璃，遥遥远远在马路对面喊道。

哪儿也不去。

一个人走去一个地方。走到后，发现那地方并不在那里。由此，她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经验：她要去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那里下雨吗，下。特别是在九月。她算了命，挑好日子走去那里。走到时，已是九月的最后一天。

雨在下，中雨。

现在，她不在这里。她已经在那里，一个没有的地方。那里比这里远。而且下雨。下在一个没有的地方。一个人走去那里，她其实是奔着看雨去的。她去了，在九月末到。她想看看在一个不在的地方，雨是怎么下的。她一定是看到了，中雨，九月末的中雨。她没有回来。

哪儿也不去，我操你妈。一个人对着马路对面的向他挥手的司机喊道：能去哪儿，能他妈去

哪儿。

思想和进化（革命）和直到再说。

鸟在八月末飞去南方。

路过邯郸，它翻身飞落，停在一枝银杏上。

鞋有遥远的发展史。

6、鸟和雪。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鞋和雪。鞋和鸟呢。总有原因。千山鸟飞绝，独钓寒江雪，星期二，我站在窗口吃苹果（也喝水），雪还没来。一个鸽子重复飞在屋顶以上的天空。而我想起的是这个时代还没有鞋穿的人。她是一个好人（中等偏上吧）。我只知道这么多。我们结伴，走去失落之巅。那里等着世上唯一的独角兽和乱蹦的侏儒。晚风轻拂，我们忘了带上勺子。

世上。In the world。

我缺少作客的热情，坐姿单调。在世上。在各种各样的世上。世上主要是要有阳光。没有，在再好的世上那也犯困。

大姐大。

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反应，尽管她是一个在武汉动物园大门口卖气球的。我对她的了解不会比（离此地不到500米，如果它还在）那匹赤道—麦哲伦企鹅来的多。她缺少阳光照射。她的屁股坐在最高一级的阶梯上，一只手勉强能够拉住那一大堆卡通气球，另一只手的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她睡着了吗。她是在劳动中休息。很难得到阶级

的认可。她当然也是在世上的。她就是世上。We are the world。是各式各样世上中的一个。

会来，但还没来的意思是未来。

它是一片洁白的羽毛。

星期二，一个人坐在草皮上，显得有些单调。一个人她从动物园门口路过来到一块斜坡上坐着她有些单调。她枯燥。在剥一个橘子吃。她没什么的，只是在单调地吃一个枯燥的桔子。不用怀疑。更用不着担心。她有一个女儿，或者她一定是某个人的女儿。她动物吗，谁不是。我回忆不动了。我现在在一个风景区的一条长凳上休息也看天空。没有特别的想法。

在九月，我说九月的风特别。那是我说谎。九月的风只是九月的风，并不特别。我甚至也不关心九月不九月，风还是雨。我只是担心。担心什么，我并不知道。这就像一阵风吹过，有人觉得它特别。特别是在九月。我理解，她们并不是觉得这风特别，而是担心。西方终究会没落，东方也一样。所以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担心的是这种逻辑成不成立。一种不实用的逻辑，它算不算逻辑。一个还俗和尚从北方下来，去广州，中间在这里短期停留，穿着一身南方的行头。他说，天快黑了，游泳池里怎么没水呀。说话完全没有逻辑。不过脑子。九月，我生了一场病。认知系统严重阻塞。当我看见一匹马停在路中央，我竟然真的以为有一匹马在那儿。我朝它走去。它不

动。我没说话，用手摩擦它的背脊。就好像我们老早认识。它是一匹说不上来什么马。有马的轮廓。肚子鼓起，一涨一涨的，但没到怀胎那种程度。我看着它碗口大的一只眼睛。清澈，空洞之极，愈看愈深入：那里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有一点不知道哪里来的回声，仿佛某处在滴水。我就这么看着（被吸引着），有时得弄上一个下午。傍晚天黑了，我才回家。我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也许我应该跟屈大夫谈谈，理论上，他懂些巫术。装神弄鬼的他比较在行。自从上个月问他借渡江船只后，我都没去他家串门。不要啦，他在微信群里说，一条破船而已。丢了就丢了，他说。

知道他要说什么。

热点。

每分钟，我的每一个女朋友衰老8岁，并不能被3除尽。这其中，茱迪去苏联已经有三个月了。她拍摄了几张张牙舞爪的照片给我保存。换了个人似的。

十月中旬，我把它取下，剥开来，尝一片，它酸甜惨半、新鲜，感觉像一只诚实的桔子。不知道谁，把它搁在树枝上。附近也没有看到手上掂着一个桔子晃来晃去的人。

碎片只能是碎片。它们不可能组成有秩序有结构的碎片堆头。我的脑子里有各种这样的碎片，我花了一个下午去整理，把它们打乱。这样做是为了使它们之间不再有产生感情的机会并变得更

加纯粹。就好像一朵云是一朵云。一朵云的云。云在，空荡的天空中一朵散淡的云，这云普通，变幻方式也一般。它既不属于天空，也没有鸟儿路过。甚至连时间都没跟它混在一起。

它是一朵专为造雨人准备的云。

按下播放键，接着听那首“有一天下午，猫失踪了”的歌曲。下午，周二 15:32 分我只是在等待：等待一些东西跑过来，同样的这一些东西跑过去：也许在这其中，就有这一朵云。

云停在空中不动，稳稳的，仿佛鸟（在停法上）。去邻居那里借来一把梯子。

4、现在，这双手牢牢抓着梯子的两根长粗杆。我往上爬。朝天空方向前进。梯子穿过云，没入更高的天空。我只爬到中途，在云上歇了会儿，便掉头下来了。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一个站到梯子顶上的人。没这必要。实在要做，偷懒的情况只需要把梯子放平，走过去就行。那个少女是对的。她让我给她造一部梯子，并不是她真的需要一部用来爬云的梯子。她只是感到孤单，空旷的精神需要被填塞。她要一部梯子做什么，不需要。她是对的。这反证我可能不对。我造好梯子三下两下爬上去消失。这不对。

我仔细想了，应该没有。

我当时作为一个木匠，严格来说并不是专门造梯子的木匠。我制造梯子以外的任何木器，除了梯子。梯子一般被用来抵达高处的工具。我不

知道人们有这么需求究竟有什么意义，到达高处。就像一个人在云那么高的地方站着。她想做什么。就因为在那里她能看见更多的东西么。她不需要。她把烟头灭在木头上，走了。在我爬上梯子消失之前。我实在并没彻底消失。我躲在云里。也不是。我只是在云里迷失。找不到梯子了，我只好待在云里。如堕入五十里云雾中就是这么一种体验。我在云里游泳。游去哪儿都一样，东游游，西游游，我一个人在那里游了会儿特别没意思。云是不能吃的。电离含量极高。还有其他的人吗，我喊。没有回音。这种事我通常只做一次。我这时突然有点想念关公和卢照邻。从某种意义上，我可能已近消失了我不知道。我感觉这种消失的感觉总体也不错。消失就是一个人。一个掉了梯子的人。就这样我在云里消失了多年。直到有一天十二月，一个打算消失的人爬上来，看见我在，不好意思的说，走错了。没事儿，我说，现在这里是你的了。我回到从满地心引力的人间，立即翻开手机联系了关公（忙音）和照邻。我就在胭脂路的咖啡馆，和屈兄还有关二在一起。赶紧过来，照邻说。我热泪满面，组织的温暖如泄洪般奔腾而至。我风雪兼程投向怀抱。

雪从天空往下落，动机不明，背景深邃，迫使人们小心想起远方的事物，以及内部那已算不灵清但还没彻底熄灭的灵魂。

雪在下。

我不耐烦，对这里的一切。只要它是一切离开。

一个 .，我想。这也没什么错。一个点不在它正确的位置上。一个点在移动。在江汉平原或华中江河湖泊之间移动。它是实心的，这一个虽小的点。点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小。小小的，不是大东西。不多。只有一点。我当然不会傻乎乎认为我是一个点。感情上不允许。奇点就是一种情感。有谁见过吗，没有。所以它是一种情感。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给我一个点干嘛，用它来爆成一个宇宙吗。不要给我。

它在蒸发。

Coca-Cola。

南方，也不见得。

巴黎在下雨。

她的妈妈丢失了，在大前天下午，下雨的时候。玛利亚·简感到伤心。不是伤心丢了一件东西，是这东西没有回来她伤心。我们的玛利亚·简这会儿还小，她不理解丢东西的含义。她的伤心是有限并短暂的。三天后，她一个人上学去了。在路上，她碰见天使和幽灵她两个都不喜欢。嗨，天使说，这不是我们的简吗。你这是去哪儿呢。我是天使，天使说。简没说话。妈妈以前告诉过简，世上根本没有天使这种东西。他一定是骗人的。幽灵飘进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关上门，在不知道给谁打电话。你想听相声吗，简。天使说，我刚学了一段。玛利亚·简说我要去上学了，再

见。简走了。天使漂浮着跟在后头，一上一下，像一只特大号苍蝇。让我给你表演吧，简，你那么伤心。天使说道。简把手指塞进耳孔里，塞住，听不见。天使只好围绕着简嘴里开始念叨起相声（单口）。简走到河边，停下，看着水。一开始还好，渐渐地简突然哭泣起来。抹着眼泪水，简哭的大声。我们都慌了。一个个脑袋露出水面，问简：简，你为什么哭啊。你不是在做家庭作业吗。简哭的更大声。我们只好停止游泳，爬上岸，来到简身边。她是不是被蜜蜂蛰了，一个小伙伴说。他撩开玛利亚·简瀑布般的头发，安慰她说没关系，我待会儿把蜂窝给捣了，你等着，我这就去。简哭的更大声。那就是考试不及，简，是不是。B说。我们都不愿意说起她妈妈走了的事。她是跟着一个陌生男人走的，村里人都这么议论。玛利亚·简她自己不知道。我们还是去游泳吧，简，去游泳。我说。我打算把简提拎起来，但她实在有点重。简在哭。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哭声中包含的悲伤感同时也传染给了我们。搞得我们也想哭。结果，我们约好一同放声大哭起来。把鸟雀都从岸边的芦苇丛惊飞起来。1986年。

根本就没有天使这回事，后来玛利亚·简也承认了。高中毕业后，简再没回到村里。仿佛消失。十月中，一个星期二，我在江边观光散步，看见一个坐在岸边女人的背影。只是背面。所以我也就不知道她是不是堕落天使。我看了会儿江水，

保持静止并且我脑子的水位在匀速下降。

做客。

对育儿、堵车、加工午餐之类没有耐心。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隔壁邻居借了一部梯子。

我（想不起具体缘故）掉着眼泪水，伫立在一根田坎上（和那部梯子），没有任何移动。

整条路上就他一个人。他是坏的。一条路和一个坏掉的人，以前，我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通常的情况是什么都没发生。这一个人只是坐在路边叹气。喝水也看着天空。一条狗经过他，他感觉冬天不远了。当这条狗经过后又反方向经过他，他感到虚拟。他就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是坏的原因。他的脑壳坏掉了，刚从虎山下来。那里在下雪，他去山里看虎。没见到，却下起连续大雪。这跟旧社会有什么区别。他想算了，还是回家。他依原路下山，来到路上。在路上走着，他忘了回家的路。想不起来。他想这应该是来时的路但明显不是。他是骑着马匹来的。而不是驾驶性情不是一般暴躁的龙。他选择相对稳当的交通工具。他这人一向稳当。他坏，但稳当。当地人觉得他虽然没好处但毕竟也没什么危害。他顺利活了下来，在裴寡妇（1986年，她去苏联已经有三年零三个月，杳无音信）的照料下。他的历史比较清楚且短暂，没什么可大批特批的。你叫裴朝波，寡妇告诉他，这是你的名字。别人乱喊你，你不要答应，寡妇告诉他

说。你的名字朝波，姓裴，是我的儿子。记住了，寡妇说。寡妇在一个下雪天走的。她告诉朝波要出一趟远门，以后你的靠你自己过她说。寡妇留了一些钞票纸给他垫底。天冷起来，他点燃这些纸张烧起一壶水，坐在窗前泡茶水喝。虎山遥远。要翻过村前的前门山，之后翻过三座山才勉强能看见它的山尖。他借了马匹，从邻居的女儿那里，他骑上马走了。去哪儿，邻女问。赶考，朝波说，明年春回来。邻女送了他一些干粮这其中包括两公斤干燥的春饼，够他一路吃到淮安。就这样，他让马匹自己走动，走去哪儿是哪儿。过了一些日子（下过两场雨，大部分天空晴朗）他们来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看上去风水不错。在河边，朝波解开缰绳，给马匹脱掉鞍。马不走。大概产生了感情。朝波拍两下它屁股上的肌肉，马匹这才欢快的跑走。升起篝火，他卷了几张春饼来吃。也不是饿。是他有些疲倦并且差一点睡着。那不会是虎山的山尖吧，他望着远处高过云顶的那山的轮廓。至少看着像。他想还是回家吧这一路感觉离中心越来越远啦他有点不习惯。他想寡妇说不定回去了她一天三餐烧饭绝对准时。他没去想。看着篝火里最大的那个火焰。在不是星期二就是星期三的一个下午。没人知道他是坏的，他自己也不知道。附近也没有人。他左右看看，整条路上只有他一个。趟过河，他往山里走去：详见拙作《虎山行》。现在，上午 10:07 分，他坐在路边，

望着那堆两个礼拜前熄灭的篝火，感到冬季正在降临。冬季，它就像一个什么东西从天而降，万物收藏。它是终结。他这样想，对生命的体验，每个人都差不多。他见到了那头虎，是见到了的。跟一般的虎不同，那虎，见了仿佛没见。这也不是他去虎山的目的。那是虎山吗，不知道。无所谓。一座山而已。他没有特别的目的，只是去了。山里凉快，不久下起雪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朝波想。这里又是哪里：周围一切都虎极了。他念着自己的名字，生怕忘了。这些我们不去重复讨论。《虎山行》里就有相当一大段的叙述。虎，站在山岗。他到达那里的时，雪正好停着。虎膘了他一下，下了山（从它的动作来看，也可能是走去无底洞，不知道）。仿佛原谅了他的一切。整个上、中、下午，没有人经过。除了，它甚至都不是狗，最多算一条柴犬来回路过，再也没有别的，包括风。朝波他坐在路边，等着一个人来。否则，还能怎么办，哪怕他是突然从草丛里跳出来的，也行呀。

十二月末，对一个身在江南冬天特别怕湿冷的人（可惜没有资格），温暖，我尤其需要（我想借一点）。

一只燕停在空中，一边飞一边静止不动，如果它愿意表现成这样。

三、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旁边，竖着一只打不着火的火机：它全身绿色。

这些都是在地级市有可能会产生的困惑（情

感)。我现在 13:20 分坐着，是同一把椅子没有离开过，上、中、下午。雨在下（平原打来电话，问我见过他家的饭桶没。妈的，找不见啦，屈平原在电话里叹气说。一连叹了三口以上），下午。我见过类似的雨（1986 年），它不多，正好下三天。托大的话，也会多下个半天，看情况。一般不会。

喝两口泡到第七、八度嚼蜡般的茶水。

而王（傻乎乎的），却照旧盘坐在梧桐树下，乘凉、喝水也独自研究牌技。这都十二月末了，他还不甘心。从八月起他就这样。而我通常只是（站在窗前）点燃一支，冒起烟雾...（稍候）...用有限的耐心全方位点燃它。我，王，我们其实不搭界。只是平原他偶尔提及他的直属上级领导，每每多有抱怨。何必呢，都是混口饭吃。不知道，统治或即使士大夫阶层，与被统治者的思想觉悟多少还是天壤云泥之别。他定好了日子，说我一定的过去，就我、他、关二、佛陀，观音大士就算了，顶多再加个老卢（他们关系不是很铁，大概同行相轻的缘故），就这么几个。周末，老地方（黄鹤楼下的方掌柜武昌鱼），不见不散。他发了微信过来。我说行。聊写作可以，别的就算了，烦。他回说那是当然。

掐掉烟头，准备单挑院子的一角练气。

在 11 月的下午，鸟，停着。

我没胃口，早晨只饮了一点汤水，匆匆出门来河边行散。

hospital。

进入下旬，我总算又病了。

防水、没有破坏性、遇自然光即刻挥发、咸淡适中、温暖、消极、包邮等等。

5、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点：抓在手里，它沉；丢在路上，(当然)也不可惜。6、作为一根电线杆，它是一根无聊的电线杆。不是92年，就是94年。她停下，停在一根电线杆下，歇会儿。严禁倚靠！杆子上喷着红色标语。她说（自己对自己，我们听不见）。她走开了。

一粒鸟屎从天空坠落。

老人政治。

南巡。

喝水。

鸟在十月末。

少顷，又跟来一头，亦然。我只好再次踏上我那对绝对的风火轮，消失。

下雪，又会怎样？

在地级市。

我走去厨房喝水（或找一支拖把），一头鸟（想象中，它至少不应该是一只鸽子）没有来到窗前。这能怪谁呢。我想起1986年，一个乡村少年吃饱饭后，很快感到饿。鸟会不会也这样。一头鸟飞行在无限的天空，从宋朝飞来，一路飞到现在，它饿了。飞落，停在一根树杈上。我们的饿相似，不是生理的饿。更不是精神的。它纯粹只是饿。

就仿佛脑子里遗传下来的一个声音：é。而这个声音推动一切。就有这么稀奇古怪。我自觉病得有道理。一到每个月末就这样。我站在窗前喝水，一根羽毛从天降落。它不是对面阳台上正在喝水的女人的鸽子的羽毛。不是。它不重要。一根羽毛，我看着它降落的过程。它没任何感情，只是掉落。也绝不可能原路返回，回到天空。它始终遵循物质的定理，不破坏，也不改造，而不像人，人主导毁灭。（它那么壮观、自觉、方向正确）。它烧着了，我看着它，反照出一个固定形状。完全凭感觉。

下午，我感觉老家溪流上的那一整块瀑布就快要断水了，而我们的佛、如来、屈平原以及关公整个下午都待在那里玄谈。也没见谈出一根毛来。

所有。

这个、那些，他们谈论所有一切。但绝不深入而只谈表面。深了没法谈，过于抽象，逻辑推进不到那种地方。而浅表呢，似乎又实在神秘，更难把握。只有佛陀不言语。关闭眼睛，微笑，盘腿休息。他不想听。香什么草，能当饭吃啊。关公混不吝，对平原大夫多少有些不满。你那套已近过时了。他苦口婆心说，暴力，只有暴力才是有效语言。靠你们这群臭文人知识分子是绝不行的——（他把“的”字发音拉的很长，以暗示对方接下来的话的重要性），统一大业，需要的是实力，武力！没原子弹怎么行。噢，要是像你们

这样嘴上说说就把事搞定了，那还要我们这些匹夫干什么。我们卖力气，货真价实，哪像你们假模假样的，一会儿龙，一会儿凤凰，在天空飞来晃去。了不起啊。有用吗，没用。屁都不是。是不是，佛祖。关说，我说的对吗。佛陀依然不语，用手指斜指旁边附近的如来，意思是这种事你最好问他。南无阿弥陀佛，如来在数莲花上的花瓣数量，挥手让关尽量不去打扰。关占了上风这是肯定的。大夫诗词无敌，但口齿不灵。你你你，讨厌。大夫愤怒，差一点吐出鲜血来（他有这种伎俩，很熟练），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弹琴，唯丝竹可待。

B（丫鬟）看着他。

楚辞。

十二月，星期三，吃过中饭。我没有出门，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捂着冰凉的膝盖。我是这样想的，秋天的群芳南路，路中央停着一匹马，影子正好有四丈（13.2米）。一个孕妇站在路边抽烟，看着马匹。

2018年12月2日。

（即使）送自己一部火箭，（她可能也不愿意）射向外太空吧。这个时候，如果愿意，她可以想想天鹅座之类（大而化之）的什么地方。但它是一匹停在路中央的，意味着什么？她不去想。有些空。她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电量是64%。电话没来，她等着。她也不愿主动拨过去。一个无数

个女人中的一个她是。只不过她有孕在身。不代表什么。群芳南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在通县。更动物园路一样也是东西走向。我不在那儿。也不是这种季节。秋天，我在夏天就离开那里，来到这里。我总是靠街道居住，这么些年来，不是群芳南路就是七圣路，还是现在动物园路。一条比一条熟悉。在秋天的群芳南路，我走在路这边，对面，一个女人站在一枝银杏树下打电话。阳光是好阳光。一头喘气的猎豹咬住小羚羊的脖子，停在草原上休息也吹风。她在打电话。语速快、音量高，路对面能听见，但听不清。一个人（我）看了一眼一个人 B（她），懒得看，走开了。马匹当然停在路中央冒气。这是早就说好了的。它代表一种情绪。下午的一种柔和不怎么稳定的情绪。因马有温和的一面。也不是。马主要是独立。单独的一匹马站在路中央，从约 50.53 米（我当时站在 DBC 加州小镇的四层阳台上）远远斜且往下看过去，它睡着了。我再去看那个女人。她不是不见了就是找不到。在武汉汉阳也一样。我站在窗前往下看动物园路，一些强盗鸽子在路上抢食，拉了一地鸽屎。这个下午才刚刚开始。

一头委内瑞拉黄鼠狼它是。它快速闯过（惊起）鸽群，跳进路边的菜园。消失。

动物园，动物园，这不是一个城市。

谁知道。一部出租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它傻乎乎闪灭的频率是我呼吸的 2 倍。那就 2 倍。

这既不是巧合，也不是意外，更说不上启示。武汉，动物园。

一个人看见。

诗。

K 一是个写武侠散文的过时作家。他也是地球上活到最后的那个人。他在动物园路两端来回游荡。有时捧着一碗热干面，或单手握着一小瓶 250ml 劲酒什么的。总之没闲着。一般在路上碰见，我们会打个招呼。不算熟，但有同病相怜之庆幸。至少他单方面觉得是。

弟弟抬起鱼竿。

后头就没接着说，但意思已经很明显：这人没用了。废物一个。这时，一个黑人（大金耳环、金手镯、大金链子全身金光发亮的）女人从他身旁掠过。直觉上，她的在当地开代工厂的资本家父亲正躺在时近傍晚的泳池里听听调频广播也望着不远处色彩缤纷交错的战火。

他没有看到结果。

K 是这样的。作为一个过气武侠散文大师，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汉阳诗人。文艺么，都是想通的。没什么。他喝一口劲酒，诗兴大发，在心里这样写道：《致一个美国农民》：要记住 / 你的现任总统 / 特朗普先生是爱你的。 / 如果你正在餐前 / 祷告，赞美主 / 记得将心比心，不要嘲笑他 / 的稀缺发型。 / 不是说凡事要看见过，心里面才踏实，在南方，论它什么事，说到底又与我有何鸟屁干系。

从高处俯视K，让我感到踏实。至少他还像一个人而不是其他那些在街上晃来晃去的丧尸什么的。丧尸动物园。诗则超越好与坏的伦理，辅助催化这个（毁灭）过程。

叼起2根草，嚼着。

秋天，村里请来造雨人。

一个人走去厨房烧水。

我以前认为写诗至少不会让人变得更坏。

暂停！歇会儿。

想起去齐国议和的旅途漫漫，我正好沿路狩猎（一旦途经郑、卫，也许采集几首小风玩玩。仲尼人不错，诗毕竟还是过气了。）“周末一定来！小平和蓝石哥特地从北方赶来，你不在场说不过去。”平原他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是没有托词，只好给他微信过去一个ok的icon。他回了一个笑脸。

一只（并重新脱胎的）猴子。

“届时，把K也叫上。”平原这人真的很烦，不知道什么星座。

我只要听着就行。他不放心，特意打来电话。明白，我说。多大点事儿，哥！有空你就把《楚辞》整整明白，我看里面错别字还一大堆呢我说。不像屈那么传统、严格，我的规矩只是把一行诗句控制在21个字符宽度以内（包括标点）。但我这会儿写的是散文体裁。等于什么都不是。一些丧尸和车在移动（交叉后离开）在动物园路上，因

为它们都是动物。

套上袜子。

电线。一串钥匙（Texas）、燕尾夹和一叠 kabba 币、光电鼠标（黑色的）、一盒只剩 2 根的中南海、瓶盖和一杯喝干的茶水以及一部 HP 喷墨打印机和一只烟缸、一把车钥匙、手表、一些颓唐气息、物理的也是宗教的总之统一都在桌上。安史之乱已经有些年头了，下午，我离开座椅，来到阳台做做伸展运动，或简单眺望远处江对面的南望山，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

雪（雨夹雪）在下，13:18 分。

鸟（它自由惯了）。

呕吐，以及银河和帝国。

鸟在 11 月末飞去南方，一路上夹叙夹议闲聊着。这里就不展开写了。

一枝枝条茂密的树木。

她在写（一朵花卉，或许一块咸味的饼干）。

有粽子吗，我问。

5、杞人停在云朵上，望着正在烧光的天，准备好了度过这个美好的上午。要怎么说呢，他是杞人，杞。而我是无所谓。我对天和天空都没兴趣研究，无非一个空，一个空荡。青、空荡（我就放心了）的天空中，云团厚实、白，仿佛就要暴开。而天确实只是空，就连天空，在天中也显得那么具体，踏实。而云，严格来说云只是天空的副产品，可有可无。天是怎么烧着的。我们的

杞人又是怎么在没有梯子的情况下爬上那个云朵。这个星期四上午，天暗，天空阴沉，我有些忘了（不是找借口）。确实是我最近脑壳失灵，冷暖不知。我把窗户推开，推开到最大，冷厉的寒气一下冲进房间，我立即开始呕吐，从口中喷出一股烟雾，仿佛身体内部在缺氧燃烧一样。并不多见。我深吸一口空气，灭之。再次喷出的雾气较之略淡，如此反复，直至排除的气体最终清爽，只是一般性质的白雾。我好过多了，仿佛一个焕然一新的杞人，站在窗前望着。只是望着，没望着什么。这时的天就是天的样子，天空也是。两者难以分别。而望久了，就能闻到一股烧焦的气息。不是来自外部空间，更像是脑壳神经的短路。一种极难描述的焦味。我隐约感觉，这就是杞人看着烧着的天看着那些温吞火焰得到的感觉，消极，但过瘾并一劳永逸，来自天或天空。一个星期四，下午，金城武躺在沙发上，哪儿也不想动，嘴里吐着传统的泡沫。

都是一个样。

其次，还要搞对方向。

字体和插入。

进门时，舅舅正在石板上斩一支龙，我们的茱迪（三个月没说话，目光痴痴的，我们送她去隔壁县外婆家疗养）当场昏厥了过去。怎么又搞成这样，舅妈感叹（但没埋冤）。我们能说什么呢。总有一天，她也会长大。离开糟糕的童年，进入

更糟更恐惧的成年时期。就放在这里好了，舅妈说，你们可以去河对面的风景区逛逛。带上几节甘蔗，她提醒。仿佛我们是做客去的。

俗话说，离开一个人只需要远远的走开，远到看不见：即使对方喊：喂，丢东西啦！你也不见得要回头。

再见，茱迪。别忘了关上门。

整个八月。

从八月到十二月，到十二月末，我坐在椅子上，时不时总想起我们的茱迪，她后来上哪儿了。她为什么不愿说话。路上要是老虎陪伴，她一定可以走的更远。

不知道。

水泥。一部捷克小说，写了一只鸟（湿地苇莺）掉进混泥土，被浇筑进一面墙里：这是街边一面平常的墙壁。有时会刷上一点汽车广告，或一个流浪汉贴着墙晒太阳。后来就出现了革命，以及二次革命浪潮。小说主要叙述的是动荡的爱情和不厌其烦絮叨无数天文学和进化论和洋流和丛林冒险等偏门知识。临了，也没再提及这只鸟。

路上，只有我和虎。

而我们的茱迪确实已经走远了，不要过多的想念。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杞人，要有新时代的样子。不要动不动就跌倒。要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冬天，要记得盖上被子。不要打开窗户（窗外，雪在下），

让它一直关着。像一头动物那样，不要后悔，安静的坐在笼子里。雪，让它下就是了。下雪并不会传染不好的情绪。优良的雪从空荡的天空飘落，下午，房间里的人像是坏的（病得不轻），开始牙齿疼。忧伤的情绪随之而来，他牢牢把控住了那些场景，让这情绪在其中生长漫延，仿佛年轻的佛陀来到村庄。对此，我有大量可靠且挥之不去的经验。但也就仅供参考，不便深入。我是这样想的，与其为了好过些去放下，还不如就这么端着。至少诚实。

我们的玛利亚·简假装没有看见，她停下来在一块路边的石头上蹲着完成她的家庭作业。当破天使和幽灵这时打起架来的时候。

玛利亚·简和茱迪。星期二，一个杞人走在路上，丢三落四，虎跟在身后。

下雪了吗？你抢先问道。

你说呢。傻乎乎的。

大约3、4百年前、明末，一个姓张名质，字幼柳的落榜书生，整天在钱塘江两岸游荡。完全不知道在荡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会稽吾兄。他解释说。我只是想找到你并通知你忘掉封建制和穿上裤子。完全脱落。掉线。1986年，雁飞去南方，（路过邯郸）从高空看见路边坐着一个沉默的大佬。喂，雁俯冲下去，提醒他，你掉链子了。来，趁热一块吃点火锅，大佬说。而有时星期三，吃过中午饭，我下楼步行。偶然遇见一个普通民

众，他倒背头，钻石耳钉，刚吃完饭在路边剔牙也点燃一根有害健康的黄鹤楼吸着。我是怎么知道的。就因为他看上去普通，没什么特色？不是。世道不是浑浊，是复杂。仿佛一个去商场看电影、吃麦当劳冰淇淋、拉大提琴的，散场后只好忘掉这一切。雪在下（看着没什么后劲），没有戏剧性的事发生。不远处，一个披 PUMA 衣裳的樵夫在岸边垂钓。要是狗，那还好些。昨晚，我做梦，梦见一些不知道产地的乌鸦在空中乱蹦，跟着我现在（下午，15:27分）正在听的音乐节奏（True Faith），不知道。据说理论上，有些梦是反的。

就这么热一下身。

写在她脑子里，艾米丽狄金森什么。一块饼干。我被迫来到这个指定地点：北纬  $30^{\circ} 32' 26''$  东经  $114^{\circ} 16' 27''$ 。一块咸味的饼干。冲泡一壶绿茶，以一个东方人浆糊般的脑子等待一个茶尖沉入壶底，这通常被客气的称为“饼干”。短暂，但也是完好的分别。饼干。当一只手握着一杯水，它们在一起，放下后，手在不远的地方放着。旁边是一块饼干。

饭碗是盛米饭的碗。

饼干不是。

在一个仿佛亲人、一劳永逸的朋友面前，大量谈吐、自说自话，不需要过脑子。屈原大夫吗，不是。是饼干。一块干燥的饼干。我急着赶去治水没时间，带着女侠消失在雨中。同时也带上了

大量干粮（主要是饼干）。

艾米丽狄金森看着一块饼干。

中午的阳光，我还有印象：那些阳光，只能说它特别：不存在其它，只是特别：那条街、街边上的河、风、那些宽大的树木、标语、往事、杂质什么的都过于稀松平常：也只有在那阳光下，我才能逐一还原。饼干。

整体的画面仍然没有移动。饼干。

空地空着，那两枝银杏没了：饼干。

这是好事。饼干，好饼干。

我想对他说：诗人，你好，实在憋不住，就敞开着往江面注射尿液吧。

吃点饼干。

杞人不会这样，他杞。而不饼干。

剃掉这个星期的胡须（饼干）。

热身结束。

一个穿 adidas 短裤的女人上午写了一首诗（后面会提到，这件事并不会对下午发生的事造成影响）现在下午，约2点一刻，天空晴，她躺在地板上。她的邻居有时嘲笑她，说饼干，你都写了十七、八年了，发表过一个字没有。你他妈想脑袋瓜子开瓢吗。饼干警告他，飞过去一脚无影腿。她（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衫）背对着我，四周雾气早已蒸发，霾还乌漆八糟在：这算什么呢。饼干吗。饼干并不能指任何东西。指挥不动。茄，一个人带着它走在街上，基本没什么用处，它只

是一根紫色的蔬菜。我没有携带任何灵。只是带了少许饼干。诸如此类，我得走了，起身，嘴上絮絮叨叨的，满身叹着气。我需要支持吗，不需要。这一个人说。说完，他才走进当时的秋天。碗里盛着二两米饭。那是什么东西，鱼群吗，在江水里闪光。不知道。净含量多少。“没听见枪响呀。”A 纳闷。“两码事，跟枪声无关。”某鸟说。

现在，看着一枝“树木”，不要饼干。

武汉的九月已经是秋天，一个下午，我路过昙华林，看见路边的中医药大学，便走了进去。来到操场坐着。完全没道理。完全为了找一条树荫下的板凳（不算 201 教室里那个多汗的少女低头玩着她的手机）。等风的什么，不知道。我看着一枝树木。以“树木”的方式看着它。什么是树木的方式。简单说就是脑子不动。简直没法看。完全看不懂。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也没什么可看。一枝树木，它有什么可看。等一下。

我在想。

结束意味着它过去了，成为有过的事实。

### 第三章，以及标题。

刷抖音、区块链什么的。

A 走过去，走过去。解下雨披，解下雨披。正面对着他兄弟说，说：兄弟，兄弟，广义上，我现在比你年轻。比你年轻。B 膘了一眼，一眼，装作没看见。没看见。广义上。

我以正常步伐靠近，靠近。还没近到人与人之间 1.2 米（1.2 米）的安全距离，距离，距离。便，便。见对方突然——突然，跳起，扎马步，马步么。大声道，到：你搞莫事！莫事。一匹夫耳，皮肤。我懒得理他。懒得理他。故意贴在他一旁，一旁。找了块青卵石，石头。磨蹭起这把名动一时，一时。的勾践剑。剑。

地上的人抬头看见，看见了。看不懂，不动。怀疑它只是一个象征，象征。象征恐惧的日常，

或无聊。恐惧或无聊。只是随便，随便、简略看看，看看，不一定，不一定。要想起点什么来。什么来。十月的第三天、3号，3号。我突然意识到九月已过完，完了。现在是以为还远的十月。十月。如何说呢，如何说。我的世界里终归是有鹤的。有，一定有。（鹅也行（也行），而，而。（鸬鹚也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吗，可以。还有灰鸟、观音、雾，诸如此类的一泡乌。诸如此类一泡乌）而世界以外，以外（边缘、核心，3、斜对面：斜对面）已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我。是我什么？我们，我和“我”在移动，什么？而“我”走的明显要快一些。要快些。明显。

除了捣乱，没别的鸟用。

没什么鸟用。

反思。反思。

这也没什么，在九月，确实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确实容易。

1个敲在纸上的黑点。

在纸上敲出一个点，黑点。点黑。

我以为它是一只喜鹊。以为它是（不是）。走过去看，看见它只是一把蔬菜。只是一把蔬菜。

路走了一段（在一个四川饭馆前）她停下看雨。停下。路走了一段，在一个四川饭馆旁边。

有一天太阳升起，太阳升起。天空还算晴朗，晴朗。旧时代刚刚过去，过去了。新的暂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哪里有那么多新的。

消失。消失。迅速消失。我移动排空的身体壳，  
躯壳。原路返回，返回。重逢并漂亮地穿越人群。  
穿过人群。

一般人视之而不见。

一般人。

不管它有任何目的、启示什么的，不管。稍等，  
稍等。它就成了一个未接电话：等于什么都没发生。  
未接电话，什么都没发生。

这会儿，下午的光线已经退去。退去，阳光。  
我们之间没仇和恨，也没有爱。没有。

没有一点美好的事物组合。没有。

无奈这会儿星光灿烂兮我超级寥落，寥落兮。  
只好抱起鹅，抱起鹅。循着影子走去河边。走去。  
他朝我走去，低头，用吸管吸着一罐可乐水。用  
吸管。走去。后备的鹤也在梧桐树（冬天，树叶  
都掉光了）下等着。掉光啦。冬天，树叶掉光啦。  
它在我眼前两米开外坠落，像一个阿拉伯酋长。  
只是像。堕落。

那个跨过铁轨的人，人。吹着口哨也来到树  
下。树下。

龙不容易养。是啊，不容易。

他把可乐吸得很响。极响！

相当于有了光。约等于。

不一定，不一定。我马上告诉他，告诉他。  
这个得看情况。视情况而定。

弄瓶矿泉水喝，喝着。从这条路笔直走，走。

理论上,理论上。可以轻松穿过一个湖,湖和湖面。稍后升空,升空。一路走去月球以及更远,更远。从而可以反过来俯视太阳系,反过来。这个悬空装置,装置。1。1。

马车也坏了。

坏了。

南无阿弥陀佛,陀佛。把它撕了个粉碎。粉碎。

我也过意不去,过意不去。先哥,先哥。你电话来的及时,及时。提醒我明日正式立冬。明日立冬。我一个越人倍感楚土关怀,倍感:它是好的,好的。分明、分明。真切。真切。

看得见的未来,还没到来。没到来。

同样,一头什么鸟,我不喜欢,不喜欢。它那古怪的模样,古怪。翻着白眼,白眼。俯冲,在半空接住。接住。

燃烧:烧。

听歌时,我通常用不着动脑子。用不着。

如果武汉是一个动物园。没有如果,就是。

这会儿,一个女的就倚靠在这么一根东西上。这会儿,这会儿。一个女的就倚靠在这么一根东西上。一根东西上。

王,王。断气那天,下午,断气那天下午。我独自在后院剥菌桂。剥什么?菌桂。

两枝梧桐树中的一枝。一枝。

或者猪头,猪头:不要对一排从太湖底捞起被运到街上销售的螃蟹大发慈悲,不要/它们没

有蟹权，没有。一扇微型门窗似的嘴里吐着没用的泡沫，没用泡沫 /11:37 分，11:37 分，写完诗，写完。从螃蟹边上离开。离开。

小巧（约一个电子）。约一个电子。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就是这么个事情。

阿强他有点搞不清楚什么叫虚拟现实主义，搞不清楚。书都写完了，完了。他不应该跑到实际空间来搅乱。来搅乱。我说要得，要的。要得，我说。安顿好了，我就去看你们。找你们去。

三、无论它是什么，不要再想了。

三、不要再想了。

艾米莉·狄金森。

狄金森。

数学，音乐，妹妹，鱼片，木桥和秋天，你说。  
数学。你说。

以上。

以上。

云云。云。

昨晚，昨晚。我们喝到至少半夜。半夜。

跟它无，也无可能有交集。交集，无。

电表箱。

箱。

中午或下午，夏天。或夏天。

冬天，王欲逐我至东之岛夷。东夷。东夷是什么地方。

假设，一部像是随便丢在地上的梯子。假设。  
大雪往事。往事。

战争、饥荒、好的恐惧、分田地、水稻培植、  
发明一点小小的原子弹、毫无疑问也包括藏起一个  
可乐配方、麻将、无数次拥抱（A 和 A）、打造  
越王勾践剑、插入后拔出、鸟飞在空中，云云。  
都是为了在完成这一小套连贯动作，后收回夹烟  
的手臂凑近嘴，复吸出一口烟雾，吐到世界上。  
战争，吐到世界上。云云。

1986 年，快要下雨了。

1986 年。

神，神。代表存在一种可能，代表可能性。  
而不是多种，不是。或无数种，无数种（道德上  
不允许：不允许）。这是从人的视角。人。

又被箭射中了。射中。

尤其在九月中旬。

尤其。

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经验。写完一个事  
通常需要 35 个字（这已经包括标点）。包括标点。

王八蛋，停在斜坡上的人骂道。骂道。

在 2018 年 10 月，此刻。此刻。

06:35 分，再过会儿，我要送张临去学校。学  
校。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驾驶红色拖拉机，  
拖拉机。经过时，停了车，停了车。来到树下等待，  
等着（点燃一支香烟，东看看，西看看：东看看，  
西看看）。

虚度。虚度！我这样想着，只是想想。我说，我说，用诗去处理一些细小的事，我没说完，忘了。忘了。

她让我自己烧麦面吃，她让我自己烧麦面。扛着锄头，扛着。戴一顶竹编帽，帽子。她要去白虎山的茶树地里锄草。锄草。

按 2 是售后咨询，再按 2 转到人工服务。

人工服务。

在蓝灯照射下，它还是暗淡。暗淡极了。

“傻乎乎没长脑子吗，早着呢，”鸟 A 说，“这才赵国邯郸，怎么也得过了武昌才算南方。”“傻乎乎没长脑子吗，早着呢，”鸟 A 说，“这才赵国邯郸，怎么也得过了武昌才算南方。”

马匹，它就停在院中央。停着。

也有同学说，不是的，他后来得了抑郁症，回老家去了。回老家去了。

弟弟只好用手护拖拉机连夜把她（嘴上夹着一根竹筷子）运送到隔壁县的舅舅家。舅舅家。正在斩龙的舅舅。

月亮上的人。

月亮和人。

穿上袜和外套，穿上。顿悟和漫长的起床。顿悟和起床。漫长的。

鸟 5 没吱声，这趟是它的初迁。鸟 5 和粗粮。两个泥水工。一、二，两个水泥工。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我就知道是他，知道。没什么火气，火气）

朝我移动过来，朝我移动过来。对准我站着。站立。

中途跟小平打了通电话，通电话。那会儿，那会儿，他也正在北京某个饭馆喝大酒。喝大了。某个。回来路上遇见一起车祸，遇见车祸。一部丰田私家车被两部卡车撞成了一个铁饼。铁饼。

追捕结束了。结束。

一根黑魑魑的生殖器随便晃荡在空中。黑魑魑的。

他们现实，现实。相信丢下种子，丢下种子。就会有庄稼长出来。长出来。

环卫工（1个）在扫街。扫。

有时（天空晴朗），晴朗。我打开窗，打开。看去不远处的寺院，看过去。看见一些过路鸟（反正不是鹤，不是仙鹤）绕开它飞行。绕开。而有时，有时。（我也习惯了，当地不是下雨，就是雨正在下。不是就是。看见的庙落后，庙落后。颓败，颓败极了。仿佛一部一不小心就会翻阴沟的星际迷航，不小心——又或者它只是纯粹不在那儿。纯粹不在那儿。）

“你的光呢，带来了没有。”

“你的光呢，带来了没有。”午觉，我听见一个声音，听见。醒来，醒来。在一厘米开外见到他，他。知道他是神。是神！

这应该跟我没有关系。

应该没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

算了，不饿。我用手机。用手机。

我只是感觉，一种感觉。那会儿有一股力量在逼近我迫使我即使在一匹无法跨越物种鸿沟的一个冬瓜那么大的动物面前我也得表现出相应的诚实：诸如此类。感觉，诸如此类。

人，已经是下午的人。下午的人。

此刻，此刻。我的右手边是长江，长江（武汉段，武汉），我伸出右手，伸出。粘起一点长江水，水。长江的。

A说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她说（自己对自己）。她说，自己对自己。

折射。射。

我，人群、河，我们统一在阴天里。统一在。重点无法被展开（它不是，不是。）

我见世面少。少。二、也可能在旧社会待习惯了。习惯了。总之不要骗我，不要骗我。不值得。不值得。

桔树。桔树。

安装。安装。

昨天主要连着看两季（10集，1小时/集的）英剧，每集一小时的英剧。一个连环杀手和一个同样心理有各种毛病的侦探。杀手和侦探。

还有十来天，怎么过圣诞节。怎么过？

它鸟眼关闭，闭着。双翅收拢，收拢。宁肯背对着我。背对着我。宁肯，也不愿意。不愿意。窗外，云在移动。在移动。云。

太阳升起，我去江边浣衣。洗衣服。

一个人打开窗，打开窗。朝那块空地看去。  
看过去。

历史会不会倒退，退，也只能在前进中退。

你说了算。

大量黑点从空荡的天空，以想象中的速度往下飘落。黑点，飘落。同时，我又将手（左手）举起，举起。弯紧手指，弯紧手指。在风中牢牢夹住那个缭绕的烟头。牢牢夹住。

他坐进这部行驶了 36 万公里以上的绿色雪铁龙的副驾驶。寄上安全带。36 万公里，安全带。1986 年，1986 年，中午，中午。一些明亮的光线，光线。射在女人脸盘的汗珠上。射。没有折射。（那就是反射）

星期二，一个人走过来，停下。

星期二。

（这是一定的）。一定的。

鸟和点。鸟和点和鞋。

昨晚，象群和大批禽鸟（禽鸟）一齐倒塌、坠落。倒塌，坠落。点起一支香烟，一支香（1986 年，虎山：虎山下雪了），感觉明显吸不动。感觉吸不动。

4、依照传统，传统。线，线。通常由（无数）个点线性组成。无数个点组成。

沿着动物园路磨蹭着，不小心便到了动物园正门。不小心。

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不知道。

想起还没彻底搞定，想起。准独裁者依偎在马桶边缘哭了起来。哭了起来。钓鱼去吧，钓鱼。他安慰自己，安慰自己道。天气还不错。不错。那么，那么。南方，南方。它也许才有一种忽如其来的突然感。也许才有。我说的对吗，对吗。许茹芸，芸，等写完这句，写完，我打算再听一遍你的泪海。再听一遍。（正在听）

放入整体中，我们看不清。看不清。

她们一起去海滩 SPA 了。去 SPA。其中 2 个走失，走失。余下的统一喂了鲸鱼。为了鲸鱼。

穿一件“足以抵挡外星生物攻击”的滑雪衫（这才几度？）这才几度？风，风。对一只（我都没用一头，可见它有多幼小。可见）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无非是一些宇宙能量。无非是。

黄昏失落症，失落症。是不是一种现代病。是不是。

一个  $\frac{1}{3}$  面积。三分之一。

看着一盏闪烁的黄灯，黄灯。不是蓝灯、神灯，是黄灯。几乎不可能想起这盏灯。不可能。能想起的，能想起，最多是另一盏。最多最多。

雨在下，细雨。

细雨在下。

这时，公园喇叭开始播送一曲悠扬、悲哀的

古筝旋律,开始播送。配之以一些游客须知的朗诵,朗诵。其中主要有3条:3条:禁止动物入内,动物。严禁破坏树木(违者罚款),树木,罚款。以及携带枪支弹药。弹药。

一个人他知道空地上已经没有那两枝银杏,银杏。他知道。知道。有时,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窗户。特地看过去,特地。同他知道的没出入,没有。他没看到它们(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那两枝银杏(2009年~2018年,秋天:09年到18年秋天)它们已经被人搬走了。搬走了。大前天,前天。还是在更早的一天他看着有人(利用一部蓝色卡车,卡车)搬走了它们,搬走了。被运到一个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不知道。不知道。它们现在不再在空地上,对吗。对吗。对。也只能对。只能对。一个人(想了一想:一个人),感觉这件事并没有重点。没有。那块空地(之前,它更空)。空地。少了两枝银杏树木。缺少。它们是被人搬动移走的。被人搬走的。在大前天(不太确定),在一个下午,下午。这不重要,不重要。那里(空地上)只是少了两枝树(一枝树和一枝树之和),少了两只。并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不会有什么伤害。它们在别的,别的(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随便。经过土壤适应,适应。发展根系,发展根系。会继续在阳光照射下老去。老去。不是重点。绝对不是。重点通常在那种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容易被忽略。

一条阳光下的县城商业街。阳光下。

而我衣裳干燥，干燥。形容与发冠俱整，整洁。基本没有要特别注意的事。没有。

对砍。对着砍。

一条中午的河。一条河。

乱曰：乱曰：“算了吧！算了吧！也不是每朵花，每朵花，都要求无比鲜艳。无比鲜艳。它要是一朵诚实的花，诚实，最好关着，关着，不开放。不放。反之，反之。娘希匹（浙江一带骂人的话），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

30年过去了，过去了。这个早晨，早晨。厚雾，雾（2018年11月26日，它厚、大。大且厚），淹没了窗外的树木、淹没。楼房和虎，和虎。我决定去街上补吃一顿饺子。补吃一顿。

杞人说。杞人。

一本熟悉的诗集落在里面，诗集。它一定不是，不是。我曾经有过的那本的诗集，有过，曾经。（它已经送人了）。送人了。

我想，我指定还是要去赴宴的。指定要去。

我们开车去汉南看屋子的装修，雪在下，细雪。开车出去，在下雪。

无论去哪儿，还是离开，动作一定得利索。一定得利索。

想下楼夜游，夜游。又不想消耗宝贵的体力，体力宝贵。关闭脑子不动，不动。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也就在这种时候，这种时候，我偶

尔会想起，想起，伸出一根手指，伸出手指，大范围搅两下宇宙这锅汤水。大范围搅动。

再教育。教育。

我拨响一根手指，手指。一头熟悉的鸟，熟悉。（不是灰鸟，不是）便飞来，飞来，落到窗前。窗前。

斜对面，跨过龟山是长江。斜对面。

..（这是什么？点吗）

等你电话。

等电话。

它们是一排太湖螃蟹，它们是 / 与我不一样，不一样，与我。它们是一排，一排 / 代售的螃蟹，代售。而我是一个人，而我是一个人。比我多（余）。比我多。

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时代么。哪个又不是。是啊。我负责把控方向盘和唠叨。把控一切方向盘。

7 加 5 等于 12，等于 12。这是抽象的胜利。胜利！而这次国民党大败民进党只能说是当地的制度特色。不认识。

昨天概括。概括。

在街上停着，停着。看看光线，看看。停会儿，想想去哪，想想。想一想有可能走去（虽然这不重要）不重要。

稍稍大于失落。稍稍大于。我不知道。不清楚。现在 12 : 03 分。现在 14:53 分，星期四。

也是，这才小雪。也是。下雪还要等些日子。下雪还要等些日子。那条穿过县城的河，河流。

倒映出天空和云，云。云要浅一些，深浅的浅。在水下（里，里），均匀，洁白。洁白。不过没关系。有关系吗，没有。不知道，山伯低沉着头，沉着头，说好像看见了来世，好像。在鱼漂的漂尖上。漂尖上。

他们在跳舞。他们。头上开着花。花儿。

大水过后，再过两、三天就到了九月。

再过两天就是九月。

MacBook Pro。Pro。

2、天在烧。在烧。

拐一个弯，相当于离开一条街（动物园路）来到别的什么地方。别的什么地方。

我有多久没洗澡了。多久？10天，两个星期。最多10天。

都是一个样。一个样。

仿佛一间停业整顿的印刷厂。停业正等。

为什么不是其它，而是虎。为什么？

在担心什么，自己又不知道。不知道。

12月雨，寒天下午，睡觉。睡觉。

“0”不是无。也非空。非空。

事实是，事实是（我听着），就算往前数15代，15代。我们家族的人也都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免不了一辈子干活。免不了。

从大前天起，大前天，我们的菜迪便失去了所有的控制，失去控制。五根绳都绑不住她。绑不住。一个南方的物体它是，她是。能说明南方

的什么？能说明什么？不能。不能够。它在喷雾气，雾气。肚皮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是一匹三脚马。马。早上醒来，我感觉我顺利度过了我的童年。醒来，童年。

在早前的 2,500 年左右，两千五百年，已经，已经。因此，因此，我（只有，只有）返回住处，返回，取了渔具，取了，走去附近的汉江岸边歇息。歇息。

鞋是保护脚不受伤的工具。是。发展到现在（2018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只要看一眼，看一眼，便知道它就是鞋。就是鞋。

而那个人，那个人（她的痛苦，主要来自她自身的虚无：无）也站在河边，河边。不叹气。叹气。风吹过，不动。不动。打雷，她舞蹈，舞蹈。有时也解下腰里的剑，解下。不断投入水中。不断投入。

中间多出了一点杂七杂八的记忆，以及吃饱了饭。以及吃饱了饭。一个少年和他母亲在其中一边树荫下走着。走着。

我坐下来，坐下来。坐在一块石头上吃零食。吃。下雪与火锅。火锅。201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利于会友，会友。我午后 2 点出门，2 点出门。2:03 分，回到家中。回到家中。

造了三天，三天。不是雨点分量不足，不足。偏轻，偏轻。便是下到中途就没下了，没下了，

停在空中。停着。

在一排螃蟹旁边螃蟹（在一排螃蟹旁边螃蟹）。他们是浪漫主义者也不是浪漫主义者。不浪漫。

大约 5000 年前，出现兽皮缝制的原始鞋。大约出现。我的世界比之寡淡。寡淡。我们渡江去对岸，去对岸。男人划桨，男人。女人梅，站在船头指挥。女人梅。这是一根既无聊又标准（从我的视角观察）与地表垂直的水泥电线杆子，标准电线杆子。秋风中，虽然酷。酷。但主要感觉还是前 2 者。明白，即无聊和标准。

烂，也不见得多烂。

不见得。

跟电脑游戏差不多。差不多。

资本主义有它温暖的地方。有。

“把那个扳手给我”。“给我！”你说。

一个孤立的点，点。要是附近没有鸟，鸟（下午，雪肯定是不下了。不下了），那它怎么造反？怎么造反。没有对象和理由。没有理由。从批判现实（包括超现实）的角度，她是专家。专家。

那是什么风。什么风。

她拖着一双宝蓝人字拖晃去市场买蔬菜。去菜市场买东西。

我不知道。不知道。

它是中雨，我这样想。也应该是。应该是。

他还睡着。睡着。

九月，正常情况下，九月，正常情况下，北半球已经是秋天。秋天。

是什么花，开完后，它还要开放。是什么花。就算不放，也硬挺着，不凋谢。挺着，不凋谢。

足球鞋。

球鞋。

12、它是一个规矩的点（相对于鸟）。

规矩，相对于鸟。

火车。火车。

楼上的邻居路过，路过。问我蹲在黑乎乎的楼道里在干嘛。蹲着干嘛。写点诗，写点东西，我告诉她。我跟她说。

事到如今，它的结论是什么。事到如今。

我不种好看的花，不种。也没力气爱山河，没力气。故天气之好恶，天气之好恶。与我无甚影响。无甚。

我得去路对面的儿童中心医院、5层，对面5层。行进路上经过几枝树植物，几枝植物。不认识，都不认识。不像是落叶乔木。不像是。

为什么单单是数学让人得到了逻辑。

不为什么。

足够混成一个可靠的画面。足够。

望着潮起潮落的江水，望着。不知道在做什么。不知道。又或者突发性仰天哀叹几下，仰天长叹。不知道是不是在向未来遥远的后代发射某种神秘并经过严格修辞加工的特殊信号。反正我

没接收到。没接收到。

写了，自己又不去看。不看。懒得看。

K今天突发状况，想写诗。K。他写了。卸下锅，在路边的一个PVC锥桶边上。在路边写。K。

我想保持这种说不上惊喜的感觉。保持一种感觉。当然这只是假设，假设。不能当真。不当真。这40年来，40年。我从没有（极少）在脑壳里想到，想：让地球充满爱，充满爱（仿佛海水，海水）、对穷人怜悯：穷人、大地慈悲：慈祥、丛生自在平等：自在和平等。也许，也许，是我忙，忙。又或许我实在内向，内向之极。当恶魔召唤我时，召唤恶魔。我全密封，没有缝隙。全密封。

二、看司屠的小说集。看小说。

大约真的只能是这样。

真的只能这样。

它可能是我最近用过、最趁手的随身火苗，最趁手的。除了那把掉在月湖公园长凳上的309牌。309牌火机。

二、三、五，既然你说了，并甩出。

甩出。

我没中枪。没有。

年轻人在网吧打装备。打装备。

我没理由的，跟它打招呼说：嗨，前世。

嗨，前世。

他儿子弱小的脸孔被手机屏幕的光照亮并且脚上穿着一双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足球鞋。足球鞋。

小马汽修在星期天照常营业，生意至少非常之惨淡。汽车，非常惨淡。

这就是传统的好处，好处：下雪，也是传统之一。也是。作为一个坐在公园长凳的被观察者。作为。她小、黑，动作机械。她特别机械。

穿三条裤子的人喝醉了酒。喝醉了。驾驶她的轰达上环城高速兜风，兜风。一骑绝尘。绝尘。地狱在向她召唤，召唤。她在入口绕了一圈，绕了一圈，回来了。回来了。

朝他的微信账户扫码。扫一扫。

至于观音土，观音土，众所周知，周知，它的化学分子简式是  $\text{Al}_4(\text{Si}_4\text{O}_{10})\text{OH}_6$ 。化学。

深沉指挥使 2：刺激 1632。指挥使。

反复看，她才想起是一个点。一个点。

盛世龙脉。龙脉。

茱迪！茱迪！她傻乎乎的（傻乎乎的）男伴在电话里喊道，喊道：说你她妈去哪了，去哪儿了，妈的。我还在酒吧这里耗着呢，他说。耗时间呢他说。

点和一个 .，以及大写的鸟。大写。

在快要来临的平安夜和节日，快要来临。他们最幸福，最幸福。拥有组织（也是信仰）带来的温暖。温暖。

引擎盖上的猫。

猫。

## 标题：《7、》

《有一天下午：绕着一个点走3圈，记住路程，大致上就能较为准确算出圆的半径：约78cm。你把它定义为一“泡乌（pw）”，那么，太阳到地球的pw数，差不多是19,000亿》

《小马》

《坐在店铺门口》

《吃烧烤》

《近处》

《三两水鸟贴水面而逐浪》

《我现在想，它应该是92年，夏天》

《历史告诉我们，在三维空间，要储存和移动水，最好使用容器这种形式。它稳定，可想象，且易实现。》

《一些午后（或下午）的光穿过梧桐树茂盛的树叶空隙落在砖铺的人行道上》

《B仰头看着这一个人（主要看着她那有点分叉的鼻尖），看完了，才想起来说：“那又怎样？”》

《早晨，雾还没散去》

《它难吃，但又不是碗的错》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衫），坐在长江江

边，望着江上的什么》

《“知道，” B 说》

《耳根别着一束映山红》

《加之群众与鸟雀泛滥，逻辑混乱，等于说这是一个略显枯燥的时代：总之，我还没想好》

《一些东西（鹤吗），在空气中乱坠，掉毛，实在不清楚是些什么》

《她没听见》

《伸出发霉的舌头接了些雨来喝》

《有时，她看着像是要转身离开，但是没有》

《打开》

《南方的冬天，冷的让人不像动物》

《浮肿和坑》

《出门》

《一根三拖一的 AV 信号线》

《下午（14:37 分），阳光》

《他怕》

《了》

《大招》

《朝未来走去》

《我有时（10:31 分）会想起一、两个朋友，在我听着音乐，朝向未来晃去时，我灵活穿梭在光线中，并且手机电量异常充足》

《1979 年》

《鸟，晦涩。》

《关节》

《统一》  
《不在那儿。》  
《工作》  
《一根略弯的食指》  
《妻子问他：怎么啦，山伯？》  
《问》  
《倒着往天空飞去》  
《我有点搞不明白，这可是九月末的风雨，连  
忙打电话问阿强。他提示我说，是这样的。》  
《九月的一天下午》  
《打牌》  
《放学》  
《画面》  
《打开水龙头，也没做别的仅仅站在一旁》  
《水柱》  
《挡：阻拦、遮蔽的意思。  
比如，水来土~；》  
《我在美国的长兄提醒我祖国猪瘟蔓延，少吃》  
《“到了没。”鸟5号问》  
《米饭不分左、右、内、和外、和幸福》  
《作为一种常规粮食》  
《不漏就行》  
《出门，10:21分，上午》  
《下雪》  
《命》  
《想起和看着》

《这些、那些》  
《说话》  
《人有 2/3 是动物》  
《朝空气发射各式各样的脑电波》  
《a yellow river》  
《傍晚我正要出门》  
《两次》  
《严格的虎》  
《我站在阳台眺望也叹气》  
《“杞人，下来吧，天快塌了”》  
《杞人 2 》  
《开弓》  
《16:08 分，最后一批儿童哭完后回家了》  
《我下楼去发动汽车》  
《冷冻机、龙》  
《高端候鸟》  
《幼儿园》  
《需要足够缩小才行》  
《在一个放之四海皆浆糊的早晨》  
《吸雾》  
《块茎，以及这些都过去了》  
《英语》  
《顺着斜坡往下看，看不见底：仿佛有一座庙。》  
《他们沿着斜坡走，走到底返回》  
《当时》  
《长考》

《对方（一个不认识的）》  
《通知》  
《你以为你是凤凰吗？》  
《关门》  
《赶紧》  
《相对》  
《一根水管》  
《用打火机点燃一支。用完后，把它立在风雨中。这时风也就停了，雨却越下越复杂》  
《等雪。》  
《拔营，朝厨房走去》  
《武汉市動物園》  
《有一天是星期五、30号，是11月末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今天》  
《那就算它在。》  
《亲切》  
《朋友的书架》  
《茱迪》  
《所以》  
《在路边呕吐完后，她睡着了》  
《怪病》  
《3、仿佛一枝枯萎秧苗的生殖器荡在裤裆里》  
《纠缠态》  
《出汗》  
《大概》  
《幽灵伟大而无效》

《其实》  
《闲逛》  
《云》  
《玩笑》  
《在如此物理的下午，我接到了通知》  
《昨晚我梦见一只谁的鞋子破了一个洞，鞋头  
长出一枝没色彩的花（映山红之类：1986年，它  
应该长在一个向阳的岩坡上）。》  
《星期四》  
《招鸟的日子》  
《九月》  
《基本为空》  
《没什么事发生，鸟》  
《单单》  
《不动》  
《寻找丈夫》  
《通常》  
《了》  
《。》  
《精瘦的丈夫》  
《钞票》  
《睡了一会又冷醒》  
《温吞》  
《气味》  
《一个来自月亮的人》  
《看着类似一只电表箱那样的东西》

《明白》

《风光》

《相声演员》

《阅读》

《国内有没有 1 亿基督徒，他们是中国人，也是耶稣的人》

《前线》

《想了想》

《当时》

《刚刚，我问屈大夫借（他正殴打一名仆女，挺可怜的，不知道为什么）借渡江工具。他提醒我仔细行舟，说近来观天象，风雨骤变反常，谨防堕江云云。神神叨叨的。我看他最近逻辑缺失，关联事物的技能基本报废，其楚辞之造句如堕五百里之云雾，写了等于没写。算了，这是他的事。我没怪他。》

《13、它黑（就那么回事）。》

《也不会就这么突然停。》

《一个人坐在一把椅子上，这个人是我，不是别人》

《向西班牙看去。》

《回想起今天早晨醒来，我口渴，看见手里空牢牢握着一把汗，便更加确信两千年前染上的病，也该到了它发作的时候：11 月份，时令正好，当然等到冬至更佳。》

《星期二，我没出门》

《不要》  
《一枝桔树的树杈中间，搁着一只桔子》  
《怕》  
《看天》  
《忽略》  
《所有一切》  
《钻木取火》  
《最劲的风》  
《扫荡》  
《败草》  
《同志的直觉》  
《折扣》  
《严重》  
《12月，我突然想起阿强》  
《砍》  
《倒下一片》  
《热点》  
《大水》  
《困难》  
《空手》  
《位置感》  
《下午，坐在窗前（和一头鸽在一起）连一点升天的想法也没有》  
《隐约》  
《与九月有关，也不是》  
《南方》

《否》  
《搞错》  
《等风的虎》  
《我是支持你的，她说》  
《它干燥但我无动于衷，这是一定的》  
《少女》  
《河水流淌》  
《义和团是一群昏了头的暴力爱国者》  
《下雪，一个人走在路上》  
《合上》  
《正好》  
《88~89 页》  
《话筒》  
《刮骨》  
《关于钟馗》  
《一只百得牌（蓝色）打火机》  
《一首诗开头要是这么写，它基本就完了》  
《举起》  
《关好窗，重新回到床上》  
《我现在星期六下午 3:15 分坐在一条法式长凳上，发发神经也喝些水，我是否》  
《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一天中的大部分事已经做完，窗外，天空乱七八糟，纯粹只是一个摆设）》  
《后来也换过几个》  
《那是以前。现如今，0 更像早睡早起》

《我们没说话，主要是我没话说》

《红灯》

《傍晚》

《在空气中》

《现在：17:03，烟缸里有2个桔皮、一个空烟盒、几个虾壳、烟头和一个还在冒烟的新烟头。》

《等车》

《重伤》

《换一首写》

《朱德和他的扁担》

《这有什么意义呢？》

《一根风雨中的扁担、  
草鞋、菩萨和回锅肉》

《她（严肃），没说话，晃着。》

《而我想起的是一只雪中的什么狐狸，它枯燥、脱毛，步伐缓缓，从远处看去，那（举世无双的）雪就快要下满了》

《每一个东西都不是除自己以外的别的东西》

《这些都过去了》

《需求》

《一个人》

《踏板》

《也是》

《敏感》

《仅仅》

《油灯》

《不知道要说什么》

《脖子和十字架》

《一口铁锅》

《步行》

《旧社会》

《155%。》

《17:34，再过 20 分钟，我就要出门，日常去接张临放学，估计辰时 8 点才回家中》

《不可能》

《现代武松》

《湖中央》

《重复》

《练习》

《胸口碎大石》

《1986 年的九月》

《解开》

《摇晃》

《熟悉》

《悲观的燕子》

《翻开》

《我还是去一趟江边，看会儿那个游泳的人，顺便给他带去一个哨子》

《碗》

《一片鸽毛》

《降临》

《使命》

《硬挤进某诗中》

《现在，点燃一支，正式想一想》

《1个雪花》

《垂直》

《那是一个无聊的下午，我拖家带口的，赶着去封地之国》

《雌狐（寒露）》

《晚餐》

《这个时候，我来到窗前，点燃一支吸着，也喝些水。不知道。想起一个，随便什么人，还要过120年才来到世上：他感性，衣袖空荡，在一匹相对而言偏瘦的健马上被1支超亮超级闪电分3次击中仍然没有投降&坠落马下的意思（而为了一首诗的效果）灯关着》

《装宽带》

《他开走了》

《繁殖》

《后代》

《功能》

《这些、那些》

《把戏》

《矛盾和错误》

《不符合时代特征》

《光线》

《漫射》

《高烧》

《我大几千里跑来这里，不仅弄丢了尾巴，还损失了 2 斗余粮》

《一根水管它是》

《暂时》《不需要》

《降温和刮风的一天》

《一面墙》

《我们仍然没有回头》

《十月末、傍晚，革命没有来。来了，也不见得有什么意思》

《21 号，星期天，上午 10 点多，阴（有雨）》

《把那只酒瓶扔将过去》

《脑壳》

《“老王，”我坐在门槛上（休息也喝水）喊这个瘫痪在座椅上的人，“早晨。”我说》

《这不说明任何东西》

《尼古丁》

《半衰期》

《移民》

《伯明翰的冬天》

《键盘》

《一部白色丰田 SUV》

《故事二：改编自一个假设的故事（故事一）：讲述一个男孩在一个夏天遇见一个爱喝牛奶的女孩，多年后，成长为一头常见的奶牛。》

《朝南方向看去（大范围），那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勒色桶》

《309，我只是拿在手上，转圈或有时（也不是突然，停下）勉强打 2 个差不多大的火焰》

《其实我也懒得知道》

《比如，今天下雨，小雨，凭什么？》

《一个打火机，打 37 下才着火，你能说它不是一个打火机吗。不能。》

《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 30 日，宜结网、沐浴，忌徙迁》

《当我伸出手把烟灰抖落在窗外，我的心跳在 60~70 之间》

《昨天已经过去，是过去的一天》

《她想了，没想起什么》

《沿着一个点往上爬》

《她丢下猫，抓起一把粮票，走去食堂打些饭食》

《它吞下一个雨，吐出的却是一小点的闪电。

基本上没什么用场》

《吴宇森》

《除非（也许（但愿吧））我（突然）跳起并垂直掉进去和立即关上盖子》

《南方和虎和经验》

《（外观、气味和性格）》

《一个人不睡觉又能做什么呢》

《2018 年 12 月 8 日，待定三首》

《下午 2 点，光线通过树叶空隙，射在林地上，形成一坨一坨明亮的光屎，没有浪费，也无罪过》

《中百超市》

《777》

《黄鹤楼》

《你说这康有为也真是的，跑就跑了，你还指使人点火药库干什么呀》

《那是什么》

《对岸》

《什么都不是》

《正反》

《新闻》

《一本书。

《离别，92年》

《寒号鸟》

《想起七圣路，等于想起一些朋友：竖（海上）、杨黎（南直隶）、小虚（Tokyo）、慢三（一个楚人跑去苏杭作什么）、志明（常山）、张羞（这里）以及重庆饭店，以及舒服的远方饭店》

《骠马》

《在仔细抚摸一头猫的下午一个人脸色发黄，她忘了吃饭，同时也在忘掉不好的爱情（那是什么鸟爱情，她不愿再想起，烦）窗外，运动还在进行，甚至已经达到冒进的地步》

《大禹》

《我（世界）= 世界（我）：这样算行吗？》

《魔高一尺》

《去哪儿》

《天使》

《Come on, 小马, 烧起来》  
《最大的火焰》  
《充电》  
《虚线》  
《2、一个点看不出好和坏, 悬在空中》  
《那么, 我们等会见》  
《我点燃一支, 递给他, 让他早点回家》  
《跟它说, 喂, 风, 你他妈给我消停点, 停着,  
还是说简单点, 在风中默默点燃一支烟雾, 顺便  
舞上一曲, 制造一点反风? 》  
《闹独立》  
《爱情》  
《自由》  
《关二爷保佑! 》  
《吃饭》  
《我用百得牌点燃一支香烟, 吸着 (这时, 窗  
外阳光超好: 平、淡、安静)》

(完)



感 谢：杜金柱

作者/装帧：张 羞

出 品：坏蛋继续出版 2019.12



